

狂

飈

冬天的太陽，射出微弱的光輝，大地河山，顯呈出一片蕭條的景象。

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大江南北農家的茅舍，冒出一縷縷的炊煙。斜日憔悴地掠過高峯，對懶臥江心的焦山，回眸凝視。移時晚景蒼茫，全宇宙都陷入深深的沉寂。

昨天晚上，立羣的母親就告訴他，新年快到了。家中已經開始忙着預備過年的東西。每人都縫一件新衣服。豬圈裏兩條豬已經牽一條去殺了。楊大媽像走馬燈似的，在屋裏走去一會拭桌子，一會打揚塵，一會作鹹菜，一會燻臘肉。她一雙手，個個指頭，紅脹得跟一把紅蘿蔔似的。鼻梁骨，因為常常發痧，早已捺得通紅。現在連鼻尖也凍紅了。

立羣看見天色昏黑，從大門口一直跑進廚房。

「楊大媽，飯好了沒有？」

「快了。」

「沒有好，我再出去玩一會。」

「天都黑了，還出去玩什麼？你到那裏去？」

「我到王伯母家裏去。」

「二少爺，不要去了，天黑，看絆交！」

「我纔不呢。」

「回頭媽媽要罵你。」

「媽媽纔不呢！」

立羣把下嘴唇一噘，回頭就跑到後院。看見花園的門，還是開的。花園的西邊，就是他推門進去，連聲叫：「慧英！慧英！」

慧英在樓上聽見他的聲音，立刻就像射箭一般地飛跑下來。

「你怎麼又來了呢？」

「楊大媽還沒有作好飯。」

「你餓了嗎？」

「餓得很！」

慧英不講話，對立羣遞一個眼色，搖搖手，立羣會意。兩人手挽手，輕步走進客廳。慧英在大沙發後邊，拿出一個餅乾筒子，取了四塊餅乾，再把筒子放好，給立羣兩塊，兩人坐在沙發上吃。

「慧英，你曉得要過新年了嗎？」

「我曉得。」

「你曉得還有幾天？」

「還有三天。」

「不對！不對！昨天二十三，送盂王菩薩上天，從今天算起，還有六天呢。」

「我曉得。」

「你曉得什麼？」

「我什麼都曉得。」

「呸！」

照立羣的眼光看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男孩子管的，只有男孩子纔知道，女孩子是天下最無用的東西，除了啼哭以外，什麼都不懂。但是女孩子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她需要男孩子幫忙。立羣常常覺得慧英很愚蠢，但是他喜歡同她一塊玩，因為慧英處處需要他幫助。

立羣今年纔七歲，他學會的本事，可真不少。他能夠爬上很高的樹去摘菓子；他能夠用窄布帶在江邊扔鵝卵石；他能夠發現像「棺材頭」那樣的蟋蟀；他能夠作彈弓來打鳥，雖然打不着，他也很得意。尤其是今年秋天，立羣進了小學，不久就會讀書、寫字、講故事、練洋操，更神氣得了不起。慧英也想讀書，她母親一時還捨不得她，沒有讓她上學校。

慧英暗中也佩服立羣的本事，但是立羣有時太驕傲了，慧英不稱贊他，有時還故意說兩句反對他的話。等到立羣氣走了，她一個人又寡寂，偷偷地哭了一陣，又跑過去找他。

「立羣，媽媽說，過新年要給我縫一件新衣服。」

「這有什麼稀奇？我的爸爸還要從上海替我買一件新大衣，一套新軍服回來呢！」

「我也有一件新大衣，可是我沒有軍服，我想媽媽一定會替我縫的。」

「呸！笑話！女孩子家穿什麼軍服？軍服只有男孩子纔配穿。」

「女孩子爲什麼不配穿呢？」

「因爲穿軍服就要打仗，你會打仗嗎？」

「我想，我也會打。」

「呸！你要會打纔怪呢！打仗就要殺人，你會殺人嗎？」

「我不會殺人，我也不想殺人。」

「你不殺人，別人就要殺你！」

「誰告訴你的？」

「二舅舅。」

「就是那個長鬍子嗎？」

「就是他。」

「我不喜歡他。他那天一來，就拉着我的手，把我駭了一大跳。」

「他是一個好人。」

「好人不會像那個樣子，怪聲怪氣地笑。」

「你曉不曉得，他還會哭呢？」

「那樣大的人也會哭嗎？」

「他每回喝了酒就要哭。有一天他從城裏回來，喝得醉醺醺的，講話都有酒氣味。媽媽叫他到書房去睡覺。我偷偷地瞧着他，他在床上滾來滾去地哭。我問他，他說他不想活了。我嚇壞了，跑回去給媽媽說。媽媽說，不要緊，他老是那樣，一會就會好的。我總有點不放心。隔一些時候，我又跑到書房去看，他已經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第二天起來，一點事也沒有，還是怪聲怪氣地笑。」

「這個人真怪！」

「媽媽說他從前還作過革命黨呢！」

「我知道，革命黨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

「那不是革命黨，是白蓮教。我已經給你講了好多遍，你還分不清楚，你真笨！」

「我不笨，媽媽說我聰明。」

「呸！」

「你二舅舅真的作過革命黨嗎？」

「當然作過。媽媽說，二舅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加入了革命黨。他從日本帶回來許多炸彈，領了一羣人跑進皇宮，把文武官員通通炸死，滿清皇帝就駭跑了。」

「二舅舅當皇帝沒有？」

「沒有。打完了天下，他就辭職。」

「爲什麼呢？」

「他要到西湖去當和尚。」

「他真的去了嗎？」

「去了幾年又回來。」

「爲什麼又回來呢？」

「他說當和尚不好。他還會作詩呢。有一天爸爸告訴我一首二舅舅作的詩，我還記得。」

「你背給我聽聽。」

「我們再吃一塊餅乾。」

「我怕媽媽說，餅乾吃多了吃不得飯。」

「不給，就算了！」

立羣起身要走，慧英連忙拉着他。兩人蹲在沙發後面，拿出兩塊餅乾來，重新坐在沙發上吃。

正在這個時候，慧英的母親進來，立羣連忙拿出口裏的餅乾，起來叫「王伯母。」王太太平常就喜歡立羣懂事，有禮貌，像大人。今天又看見他可愛的樣子，滿心喜歡，要留立羣在她家裏吃飯，立羣說怕家裏的人望，王太太說叫郭媽過去通知一聲。

接着王太太又問了立羣一些話，立羣回答如流。王太太吩咐慧英，好好陪着立羣玩，她親自到廚房去加菜。

王太太今年還不到三十歲，丈夫已經死了七年。王先生是一位鐵路工程師，精明強幹，極得上方的信任，作了幾年事，掙了好些錢。他同立羣的父親，在鎮江南門外，買了一塊地皮，蓋兩所房子。房子蓋好，他同他新婚夫人搬進去住。不到六個月，滬寧鐵路上，忽然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情，有一天王先生正在無錫附近，督率工人，修補一段鐵軌，忽然聽見遠遠火車的聲音。大家都不在意，因為火車照例停在車站，等路軌修好了再向前進，那知道今天的火車一直開來，路基還沒有修理堅固，車

頭翻了，車上傷了一百多人，修軌的工人，壓死了十二個，王先生一隻大腿，也和身體分了家。

王太太得信，當晚從鎮江趕來。王先生已經擡進醫院，熱度太高，醫生都說危險。王太太通夜守着，他有時昏迷，有時清醒，清醒的時候，也不能多講話。第二天一整天，第二晚上一整晚，情形沒有變化。第三天早上十點鐘，就過去了。

火車肇事的原因，事後調查，係由於一部分軍隊，奉了巡閱使的命令，馬上開赴南京。他們在上海把乘客趕下去，占據車子，強迫開行，沿途不許停頓，所以無錫修理鐵軌的消息，他們也沒有機會聽見，一到那兒就出軌。一營軍士，除掉傷亡以外，只剩下七十幾個人。

王太太把丈夫的屍首搬回家，喪事辦完，慧英就出世了。這一位從來沒有瞻仰過父親的孤兒，常常中夜聽見母親飲泣的聲音。整個世界人生的憂愁，似乎已經與生俱來，沉重地壓在她小小的肩膀上。

剛結婚的時候，王太太是一位有名的美人，丈夫死後七年，她的樣子完全改變。從前紅潤的兩頰，憔悴蒼白，額角上開始起皺紋，頭髮也有好些白的了。只有娉婷的姿態，修長的身段，澄清的眸子，還隱約的表現當年的風度。

她現在惟一的安慰，就是慧英。她自己常常這樣說，假如沒有慧英，她早就不想活了。立羣的父親，看在把兄弟的情分上，遇事幫忙，減少了王太太許多生活上的麻煩痛苦。王薛兩家，簡直是一家人。

王太太出去以後，慧英又拉着立羣，要他背長鬍子舅舅的詩。

「這一首詩，是二舅舅在西湖當和尚的時候作的。讓我背給你聽：

十年革命黨，

兩月祕書官。

西湖山色好，

莫讓老僧看。」

「你再唸一遍呢，我還沒有聽清楚。」

立羣又唸一遍。

「怎麼又是祕書官呢？」

「爸爸說，革命革完了，二舅舅作了祕書官，他剛作兩個月，就辭職當和尚去了。」

「祕書官大不大？」

「大得很！」

「二舅舅爲什麼要辭職呢？」

「我不曉得。大概是作官不好玩。」

一會吃飯了，兩人隨着王太太走進飯廳。照例王太太坐下面，兩人一左一右，上面空着。這是王太太紀念她丈夫，從前王先生在的時候，總是坐上面。他死後，除非有客人來，王太太總是把那一個位子空着。

今天晚上王太太特別高興，臉上露出笑容。

她問立羣什麼時候上學。立羣說，學校放寒假兩星期，要過了大年初五纔開學。王太太問他學堂好不好，他說學堂好，讀書、打球、練洋操、唱歌，還有許多遊戲。

「媽媽，我也要上學堂。」慧英聽熟了。

「你還小呢。」王太太道。

「我今年不是六歲了嗎？過了年我就和立羣一樣大。」

「那麼你明年暑假後再去好了。你年紀小，進學堂，別人要欺負你。」

「不要緊，立羣會幫我的忙。」

「立羣，」王太太笑問立羣道：「你肯幫慧英的忙嗎？」

「只要她乖，」立羣志氣昂昂地答道：「什麼忙我都幫。」

「什麼忙你都幫嗎？假如別人打慧英呢？」

「那麼我就打他。」

「萬一你打不過他呢？」

「我就去告先生。」

「先生不聽你的話呢？」

「我再同他打。我去拿一根大棍子來打！一棍子就把他打一個筋斗，他爬起來跑都跑不贏！」

慧英和王太太都笑了。

慧英高興，因為立羣肯幫她的忙。她把一對清瑩皎潔的大眼睛，看着立羣，再望着她的媽媽，臉

上表示得意。

晚飯後立羣回家，王太太帶着慧英上樓去睡覺。

慧英上牀，一會就睡着了。到半夜她作了一個夢。

她夢見同立羣到樹林中間去捉蟋蟀，忽然一陣暴風雨，天上的雷接連地響，電光在雲裏，像幾條金蛇。她大聲叫立羣，立羣不在旁邊。忽然天色變得漆黑，她心驚膽戰，一連絆了好幾交，她哭了。

慧英還在啼哭，她媽媽把她搖醒，問她什麼事。慧英睜開眼睛一看，在微弱的清油燈光下面，她看見母親慈藹的面容。她闖進母親的懷裏，兩手摟住她的腰，頭俯在她的胸前，更哭得厲害。王太太知道她作了惡夢，把手輕輕拍她。

「媽媽，立羣不幫我的忙！」

「他會幫的。」

「不，他跑得遠遠的，我叫他，他聽不見！」

「我的乖，這不是真的，你在作夢。」

「媽媽，我害怕！」

「不要怕！」

「媽，現在天明瞭沒有？」

「還早呢。」

「只要天明就好了。」

「你乖乖地睡，不要急，天一定會明的。」

新年的早上，立羣一早起來，給爸爸、媽媽和長鬍子舅舅拜年。元旦日吃素，是他們家裏歷來的習慣。今天早餐，桌上九個碟子六個碗，全是素菜，麵裏也放麻油，不放豬油。

立羣的父親，除夕的下午趕回家。去年上海生意真不壞，單是紗廠，他就淨賺了七萬多塊錢。三十九歲的人，憑着先人的基業，在商場上混了十多年，弄到一百多萬的家產，總算得一帆風順了。

這一次回家，看見立羣又長高了一些，他心滿意足。照例立羣應當八點鐘睡覺，因為父親問長問短，母親特別允許他晚睡一個鐘頭。

立羣的父親在箱子裏，檢出替他買回來的大衣、帽子、軍服，還有一根光亮的皮帶，一枝鑲鐵小手槍。立羣看見，歡喜得跳起來。他穿起軍服，捆好皮帶，掛上手槍，披好大衣，戴上帽子，挺起胸在屋中

走來走去，口裏不斷地喊：「立正，向右轉，開步走！」他父母瞧着，只是好笑。楊大媽進房裏來拿東西，看見就是一陣傻笑，出房門，兩隻手還按着大腿。

依立羣的意見，立刻就要到王伯母家裏去。他母親說，王伯母他們睡得早，不應當去驚動，明天一早拜年去好了。

一會立羣睡了，兩夫婦談了一些家務事情。立羣的父親特別問到王太太母女，知道一切如常，他纔放心。提到王先生從前的慘死，他還不勝感嘆。

今天吃完早飯，立羣也不說話，一直跑到王家。走到樓下，大聲叫：「王伯母！」

王太太同慧英走出房門，扶着欄干向下望，看見立羣穿一身新軍服，雄赳赳的樣子，都驚異微笑。

等她們下來，立羣舉手行了個軍禮，但是進客廳以後，還是對王太太作揖磕頭拜年。慧英和他相對作了一個揖。

王太太送立羣一個金製的徽章，上面鑄得有「長命宮貴」四個字。她親手替立羣掛在胸前。慧英今天穿一件淺紅色的新衣裳，腳下的皮鞋，不大不小。額前紛披着短髮，小臉上她母親還

給她打了粉，搽了點胭脂。

王太太一隻手牽一個，走到薛家，要給薛先生、薛太太拜年。兩人都說不敢當，隨便對作了一個揖。慧英上前恭恭敬敬地給薛伯伯、薛伯母、長鬍子舅舅作揖磕頭。薛先生看見慧英長得比從前更加可愛，把她抱起來，再放下去，嘴裏說：慧英重了好幾斤。

一家人在客廳裏，快快樂樂地談了一陣。楊大媽擺茶出來，八仙格子裏面，裝滿了各式各樣的點心、糖食。因為剛吃完早飯不久，每人只略嘗一點。

接着薛太太提議，要到王太太家裏去拜年。王太太再三說不敢當。他們不是本來說好要去逛金山嗎？再遲了，恐怕回頭要耽擱午飯，最好立刻就去。但是她希望，明天大家都在她那兒午餐。他們兩家的風俗一樣，元旦日一定要在自己家裏吃飯，誰也不請誰。

他們大夥出去，沿着江岸，緩步前行。立羣和慧英兩人手牽手，一步一跳地走前面。薛先生、薛太太、王太太、長鬍子舅舅四人在後面跟着。有時慧英和立羣跑得太遠了，他們停步等一會，等齊了又向前跑。

已經是九點鐘，太陽從長江下游極遠的水平線上升到天際，光芒四射，照耀起伏的波濤，擡頭

再看金山莊，嚴燦爛。從山下一直到山頂，牽線不斷的人。

他們走到山腳，薛太太已經覺得很累了。薛太太身體不大好，胃病常發，走多路就喘氣。大家看見薛太太疲倦，坐在樹下休息一會。

休息的時候，薛先生叫立羣唱一個歌，立羣唱雪中行軍。他全副武裝，唱起來特別有精神。他唱到「山中喇叭嗚嗚吹，山下人家把門開。山下人家你莫驚，我等不是外國兵。」大家都笑了。後來又唱到「將來替你打勝仗，保我中國四萬萬，人人都安寧，四萬萬，人人享太平。」薛先生不覺慨嘆道：「希望真正能夠這樣就好了！」

「鐵崖」他忽然回頭對長鬍子舅舅道：「依你的觀察，中國會不會亡國？」

「中國一定不亡，只要國民心理上，有一個大轉變。」

「什麼是心理上的大轉變呢？」

「就是要有民族意識。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都生活在大一統局面之下，四圍左右，都是文化落後的蠻夷戎狄。就算有時候憑他們原始的武力，把我們征服，他們不久就被同化了。這一種情形，使中國人民，不容易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然而沒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對內對外，根本就沒有辦法。」

「最近北京一些教授學生們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不是民族意識的運動嗎？你看學生們打毀章宗祥、曹汝霖的住宅，不是民族意識的表現嗎？」

「這中間固然有民族意識的成分，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民族意識，作為運動的中心，而且有些地方，根本衝突。」

「何以見得呢？」

「處在現階段的國際局面，一個民族要求生存，最要緊的條件，就是要犧牲個人，保衛團體。人都把個人的利益看得輕，團體的利益看得重，整個民族纔能夠有團結，有組織。現在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大部分都是個人自由。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分裂，政治更難得上軌道。」

「一個自由的民族，應當是一羣自由的人民結合起來的。個人自由，就是民族自由的基礎。」

「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稍為學過一點西洋政治思想的人都知道，歐洲政治思想史上，有兩大潮流。一派從亞里斯多德下來，注重具體事物，因此注重個人。一派從柏拉圖下來，注重抽象觀念，因此注重團體。大概在太平時候，個人主義發展一點，還沒有什麼關係，在戰爭的時候，假如個人主義，太占勢力，國家民族的前途，就很悲觀了。因為個人和團體，根本對立。固然有時候也可以調和但

是在大部分的時候，總得犧牲一方面，來保全另外一方面。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團體精神，現在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剛好相反。」

「個人爲什麼要犧牲呢？」

「因爲個人是暫時的，民族是永久的，個人是小我，民族是大我，犧牲暫時來爲永久，犧牲小我來爲大我，從人類歷史眼光看來，是合理的，自然的。」

「你這種話，也有道理，但是我總覺得，你把個人看得太輕了。」

「中國人的弊病，就是把個人看得太重了。」

他們兩人在討論政治，王太太、薛太太在另外一邊談家常，立羣和慧英跑在一株槐樹下去游玩。

「立羣，這株樹子真大！」

「比我們屋邊那一株槐樹還大些呢！」

「你瞧！上面有一個斑鳩窩！」

「裏面準有小斑鳩！你看我爬上去捉！」

「不要上去，那樣高！」

「這算什麼？我兩下就爬上去了。來，你替我拿着大衣。」

「你不怕把軍服弄髒了嗎？」

「不要緊。下來拍拍就是。」

立羣抱着樹，幾下就到第一個分叉的地方。像猴子一般，直往上去。慧英在下面望着，又喜歡，又害怕。看看立羣快要到鳥窩了，忽然王太太回頭看見，不覺叫了一聲。薛太太問她什麼事，她說不出來，只用手指。三人一齊看見，都飛奔過來。薛先生擡手大聲叫立羣下來，長鬍子舅舅急忙說，不要吵他，好好對他說，怕他急了掉下來。

立羣也不敢再捉斑鳩了。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往下爬。他心定了，穩當地攀援着樹枝，一會就到樹下。薛太太嚇得滿頭是汗，薛先生脖子裏這一個弔水桶也放下了。他本來要責備立羣，想一想，只囑咐他以後不要這樣。

他們緩步走上山去，沿途成千成萬的人。許多婦女，拿着紙錢、香燭，準備到廟裏去燒香。還有幾位鄉下女人，一路磕起頭上去。一個個累得滿頭是汗。中間有一位老太太，大概已經六七十歲。也是

那樣跪拜上山。她身旁有一對年青夫婦，攙扶着她路上的人都怪她的兒媳不勸止她。年輕夫婦，只是搖頭嘆息，說沒有辦法。

他們進廟去，大雄寶殿，香煙繚繞，善男信女，擠滿一堆。他們瞻仰了神像，轉過廟旁的花園，那兒有幾株梅花，據說是唐朝遺物。

在石凳上休息了半點鐘，重新緩步下山。

立羣、慧英仍然牽着手在前面跑，長鬍子舅舅忽然嘻嘻地笑起來。大家聽見他奇怪的笑聲，都停步問他什麼緣故？他手指着立羣、慧英說：這兩個小孩，真是天生一對！

三人都笑了。

慧英、立羣聽見，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回頭又向前跑。

新年初五不久就過去了。立羣的父親轉到上海，長鬚子舅舅回無錫鄉下。那兒他先人遺留下幾十畝田地，自從西湖歸來，他就自耕而食了。地方上的人都尊重他。因為他是老革命黨，地方官吏不敢剝削他。有時候左鄰右舍的農人，受差役的欺負，李鐵崖出來替他們說話。那些差役看見鐵崖像狗一樣地夾着尾巴回頭走。

鐵崖在日本帝國大學，是政治系最好的學生。後來參加革命，沒有畢業就回中國。他冒了很多危險，奔走活動。他忍苦耐勞的本事，是誰也想像不到的。他曾經腰裏帶二百銅錢，跑一千里路，三次進監，兩次越獄。最後一次，是辛亥革命成功放出來的。他承繼的遺產，十多萬兩銀子，幾千畝地方，通通被他革掉。

鐵崖是一位出色的革命黨員，他犧牲的精神，同黨的人都佩服。但是他有一個怪脾氣，不喜歡誇張自己的功勞。他從來不吹一句，不但不吹，而且生怕別人知道。辛亥革命成功，鐵崖沒有得着什麼重要位置。假如不是一位深知他的朋友替他講話，恐怕連省政府的秘書也作不成。

他就職不到兩月，看見上面的人，都沒有立過功勞，同事的人，只想逢迎權貴，夢想升官發財。在那一種空氣中間，鐵崖不能呼吸，就辭職到西湖去出家。

他的血太熱了，他不能忘情人生世界，消極生活，在他不會久長。有一天他忽然想：假如不當和尙，家裏還有幾十畝田地，一所房子，他可以作一個農人，過美麗純潔的生活。

因為想作農人，他分析中華民族將來的希望。他認為最可靠的，就是鄉下的農人，他們無形中還保存中國祖先的美德。勤勉、耐勞、天真、勇敢，農村中可以發現，在較高層的社會中間，早已經絕跡了。

怎樣到農村去生活，取得一般農人的信仰，利用他們的美德，替國家民族，作一些踏實的工作，就是鐵崖心中的打算。

想到這一個意思，鐵崖的和尙作不成了。同時廟裏發生一件事體。廟裏的老方丈，是一位有學

間有修養的高僧，也就是因爲他，鐵崖纔到廟裏出家。方丈手下三位大弟子，卻沒有他那樣的道行。方丈病了，照例方丈死後，由寺內衆僧公推繼任的方丈。三個大弟子，個個都想他的位置。方丈還沒有咽氣，三個和尚就天天爭執，聯絡威脅，無奇不有。鐵崖看見這些怪現象，覺得禪林古刹，也是政治舞臺。出家本來是要擺脫生活的慾望，現在這般和尚生活的慾望，比臭官僚、濫政客還要發達。

佛家生活，是違反人性的。鐵崖決心回家。

回家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婚娶。他討了一個農家的女子，後來生了一個男孩。他雇了幾個長工，親自下田，同他們一塊兒操作。這樣過了幾年，他身體更強壯，外表上他是一位十足的農夫。假如不是他的長鬍子，和他那一對奕奕出神的眼睛，誰也想不到，鐵崖是一位留過學，革過命的人物。

第二年妹妹出閣了，接着母親去世，一座大房子，就是他夫婦二人。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使鐵崖精神有所寄託，然而政治仍然腐敗，外侮逐漸增加。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改元洪憲，鐵崖氣得兩天不吃飯。袁氏稱帝以後，中國的政局，更分裂紊亂。

鐵崖眼見世事日非，自己的工作也等於精衛銜石，他的熱血，凝成內心沉重的悲哀。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他喝酒了，每次喝得很多，醉了，一陣狂笑，一陣大哭。頭幾次太太太駭壞了，後來習以爲常，只

趕快扶他去安睡。

這一次妹妹要他來過年，就是因為聽說他近來心境特別不好。他的太太雖然不願意看見他那個樣子，也贊成他去。

在薛家十幾天，鐵崖好多了。在家裏隔一兩天，總要喝一次酒，發一次狂。這樣的經驗在鎮江只有一次。

他最喜歡同立羣玩，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清早江邊散步，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他們又遠望上山。

他們一路走一路談，立羣高興聽長鬍子舅舅講革命的故事。革命黨是英雄，他將來長大，也要作一個革命黨。

慧英頭一面見鐵崖就怕他。鐵崖奇怪尖銳的笑聲，怪難受的！她總說鐵崖是一個壞人。立羣屢次解釋，她已經承認不是，看見鐵崖，還是怕他。

鐵崖也喜歡慧英，看見慧英同立羣在一塊兒，他覺得是天生一對。

臨走的時候，他居然對薛太太談到兩個孩子的婚姻問題。慧英像貌端正，性格溫柔，可以作一

位賢德的媳婦。假如薛太太高興，他願意作媒。

薛太太被他說動了，和薛先生說，薛先生卻不贊成。那時新文化運動，風靡全國，許多青年男女，強烈反抗父母代定婚姻的制度。立羣年紀太小，替他定婚，恐怕將來不滿意。慧英的父親生前和薛先生有最好的交情，他負了託孤的重任，萬一將來立羣和慧英弄不好，他有何面目再見泉下的友人？

這番大道理說出來，薛太太和長鬍子不能強迫，只好暫時擱置。鐵崖在這一方面，思想比較守舊，這樣一對佳兒佳婦，關係不能確定，豈不可惜？他還告訴薛先生，現在不定婚，以後立羣出外，陷入情網，慧英就悲慘了。薛先生回答：在那一種情形之下，不定婚自然悲慘，定婚恐怕更悲慘。

一天早上，長鬍子在散步的時候問立羣：「立羣，你爲什麼不約慧英呢？」

「慧英不敢來。」

「爲什麼？」

「他怕你。」

「怕我什麼？」

「怕你笑她。」

「慧英好不好？」

「女孩子家有什麼好？」

「我是說，慧英給你作媳婦，好不好？」

「不好！」

「那點不好呢？」

「我不要她！」

「爲什麼呢？」

「我要作革命黨，我不能討媳婦。」

「立羣，你用不着作革命黨了，滿清皇帝不是已經推倒了嗎？」

「我想也許還有皇帝出來。你上次不是說，袁世凱想當皇帝嗎？」

「袁世凱也推倒了，以後沒有人想當皇帝了。」

「真糟糕！那麼我作不成革命黨了！」

「不作革命黨，你討不討媳婦呢？」

「要討。」

「你要不要慧英呢？」

「要。」

「爲什麼要？」

「因爲我不要她，就沒有人要她。」

鐵崖大笑。

下午立羣和慧英一塊兒玩。

「慧英，今天早上長鬍子舅舅問我要不要你作媳婦？」

「你說什麼？」

「我說不要。」

「你不要我，媽媽要我。」

「後來我又說要了。」

「怎麼的呢？」

「二舅舅說，現在沒有皇帝，我不能當革命黨，所以我要你。」

「我不懂！」

「這有什麼難懂？不當革命黨，就要娶媳婦，我認定要娶你。」

「隨便你！」

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慧英問媽媽。

「媽媽，今天下午，立羣說他要娶我作媳婦。」

「你亂說！」

「真的！」

「誰告訴他的？」

「不是誰告訴他，是長鬍子舅舅問他，他自己說的。」

「你願意嗎？」

「我不知道。」

「立羣好不好？」

「好。」

「那點好？」

「他會爬樹，他會捉蟋蟀，他還會打架呢！」

「什麼時候他跟人打架？」

「我沒有看見，他告訴我的。一位同學欺負他，他幾拳就把他打倒了。」

「你作立羣的媳婦，你不怕他打你嗎？」

「他不打我。他打別人。」

「好，乖！睡覺罷。」

慧英一會就睡着了。她母親大半夜睡不着。

四

一連陰了幾天。立羣一早起來，看見天氣清明，太陽從東方升起，小小塵點，在空中飛舞，吃早飯的時候，他心裏就盤算，今天星期日怎麼樣玩呢？

飯吃完，他跑進廚房去找楊大媽，楊大媽不在。他跑到後院，楊大媽正在洗一腳盆的衣服。

「楊大媽，給我一把刀。」

「拿刀來做什麼？」

「拿刀來砍竹子，作釣魚竿。」

「你有釣鈎嗎？」

「我有。我還有線。昨天一個同學送我的。」

「我不給你刀。」

「我要。」

「我怕你割着手。」

「不會。」

「我不給！」

「你真的不給嗎？」

立羣一縱身跳上楊大媽的背，兩手按着她的頸，兩腳夾着她的腰，連聲問：「你給不給你給不給？」

楊大媽肥笨的身體，被立羣一壓一擠，口裏像牛一樣地喘氣。她說：「二少爺，不要鬧！」立羣不理她。她又說：「再鬧，我要告你！」立羣說：「我不怕！你給不給？再不給，我要揪你的紅鼻子！」

這一下可把楊大媽嚇壞了。她的鼻子平常就陰痛陰痛的，再一揪，真要命！立羣知道楊大媽頂怕揪紅鼻子，要制伏她，就用這一個手段。

「好，好！我給你，我給你！你先讓我起來！」

「我讓你起來，要不給，我再揪你的紅鼻子。」

「二少爺，你要釣魚竿，我替你砍，我們一塊兒去砍。」

「我不要你去，我自己去！」

「我怕你砍着手。」

「真囉嗦！」

「太太，太太！」

「你還敢叫嗎？」

立羣抱住楊大媽的腿，使勁往旁邊一拖，楊大媽一雙小腳站不住，董的一聲，絆在地下。立羣一步跳上前去，騎在她的肚子上，要揪她的紅鼻子。楊大媽要擋，紅鼻子早在立羣手中。

正在這個時候，薛太太走來，連聲叫立羣。立羣看見母親，把楊大媽放了。薛太太問什麼事，楊大媽一面喘氣一面講。薛太太贊成楊大媽的意思叫他代砍。立羣知道母親不好惹，跟着楊大媽在廚房拿出柴刀，到後園去。

園內松柏交映，修竹參天，千萬朵臘梅，發出一陣陣的香氣。

立羣選好一根筆直的小竹，楊大媽幾刀砍下來，剝了楞枝，再修理修理。立羣接過來，放在耳朵旁邊，頭一偏，閉上右眼，看直不直。看完了，認爲滿意。再把手攪兩下，看結實不結實。一切都沒有問題了，纔同楊大媽回來。

他回房在抽屜裏取出釣鈎，釣線，拴好鈎，線繫在釣竿的尖上。

他拿着釣竿跑到王伯母家裏。

慧英正在走廊上玩，看見立羣來，肩上有一根竹竿。她問立羣竹竿拿來做什麼，立羣說拿來釣魚。慧英不信，立羣指示她釣鈎，釣線，慧英歡喜得跳。

「立羣，我們到那兒去釣魚呢？」

「到後山去。」

「爲什麼不到河邊呢？」

「河邊不好釣，倒影池纔好釣。」

「我們現在就去嗎？」

「不忙。還沒有釣餌呢。」

「釣餌是什麼？」

「是魚吃的東西。魚不吃，你怎麼釣呢？連這點都不曉得，你真笨！」

「我不笨，我聰明。」

「呸！」

「魚吃什麼呢？」

「吃飯。」

「魚也吃飯嗎？」

「還不是同一人一樣。慧英，我們到礮子裏邊去抓一點飯來。」

兩人跑進廚房，在礮子裏抓了一小把飯，用一塊青菜葉子包上。立羣左手拿釣竿，右手牽慧英，開了後門，跑上山去。

山上一片松林，林裏的青苔，又軟又厚。朝日從樹尖射來，布滿搖曳的枝影。

立羣同慧英手牽手走，口裏唱着歌。立羣會唱的歌，慧英都會唱，立羣常常唱，她聽熟了。這時候他們心裏想着釣魚，唱的是：

浪裏舟，

浪裏舟，

浪裏舟好不風流！

釣竿拿在手，

斗笠戴在頭，

腰拴大芭蕉，

腳踏在船頭。

釣些魚兒沽美酒。

浪裏舟好不風流！

不知不覺，就到了倒影池畔。

倒影池在三個小山中間，池水清瑩徹底，四圍的樹影，倒映池中。一切靜悄悄的，微風推送水面的落葉，旋轉自如。

立羣選了池邊一塊青石，兩人坐下。把飯穿在釣鈎上，放入水中。他們看見池裏許多小魚，游來

游去。有一個小魚，遊到釣竿旁邊，向水面上一翻身，不見了。

慧英張開兩個大大的眼睛，聚精會神地看。立羣等了一陣，想像魚已經在吃了，把釣竿舉起來，卻是空的。他失望放下去。又等了一些時候，再拉起來，仍然是空的。慧英說，怎麼釣不着呢？立羣叫她不要講話，慧英果然不講。等一會，舉起來，還是沒有魚。那一顆白米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吃去了。

忽然立羣想起釣不着魚的原因了。他上次陪着一位同學去釣魚，不是釣線上有一點什麼東西在水面上嗎？魚吃的時候，不是會動嗎？那是什麼東西做的呢？大概是高粱桿罷。這兒沒有高粱桿，怎麼辦呢？他告訴慧英，慧英也沒有辦法。

還是立羣有主意。他把一片小小的樹葉子，繫在釣線上，飯穿好，再放下去。

等了許久，樹葉絲毫不動，他急了，一連舉幾次竿，每次都是空的。慧英看見老釣不着，就沒有興趣了。樹上有一隻美麗的小鳥正在叫，由這一根樹枝飛到那一根樹枝，慧英起來看他。小鳥邊唱邊飛，慧英仰着頭跟着他走，不知不覺走了許多路。走到一個地方，小鳥忽然不見了。

四圍一看，下面是陰深的山谷，她在一個峻峭的巖邊。後面全是極高的樹木。樹林的左面是一

片空闊的平原。遠遠間或聽見牛鳴的聲音。

這是她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她怎麼會到這兒來呢？她想回去，找不着路，亂走一陣，總在樹林中間。

她叫立羣，對面山谷裏也叫立羣。明明沒有人，誰在學她呢？她又叫，對面又學她。她駭得亂跑。一陣大風，枝上殘餘的枯葉，滿林飛舞。霎霎的聲音，更引起她心中的恐懼。

她想媽媽一定在望她，回不去，怎麼辦呢？

立羣講的老虎故事，在想像中活躍。假如一隻老虎出來，她應該怎樣呢？還是爬上樹去嗎？她不會爬樹，立羣纔會爬樹。她可以倒在地下裝死。老虎不吃死人，只要她不動，老虎不會咬她。假如老虎拿鼻子在她臉上來嗅呢？她還能夠不動嗎？

她再往前跑。有時叫立羣，有時叫媽媽。沒有人答應。

快正午了，她餓得慌。在家裏已經吃飯了。媽媽會替她盛一小碗飯，擺一個大盤子，裏面有炒雞蛋、滴豬肝、菠菜、豆腐，多好吃！吃完飯，還要吃一個大紅橘子，橘子在吃飯的時候，早放在她旁邊。

這些東西，她都不能吃了。她又哭一場。真失悔！剛纔不應該追那一隻小鳥。那一隻小鳥，一定是

一個妖怪，專門會迷人。

她又想起立羣了。不知道他釣着魚沒有？立羣怎麼不來呢？

她又喊了幾聲立羣。忽然樹林的那一邊，髮髻有人在叫「慧英。」她幾乎不相信，又叫了兩聲，立羣也回答了兩聲。她連連喊叫，立羣的聲音漸漸逼近，一會，到她面前。

「慧英，你跑到那兒去了？」

「我看見一隻小鳥，我跟着牠。」

「就是這樣喜歡亂跑，一點都不乖！」

「你怎麼不早來找我呢？」

「我還沒有找你？我釣魚，回頭不見你，我就找你，到處都找不着。下一次再這樣，我不要你了！你一點都不乖！」

「我乖。」

「乖？乖還會亂跑嗎？」

「不怪我，怪小鳥！」

「我就是耍怪你！」

慧英眼眶紅了。

「不要哭！就是喜歡哭！走，回家去！」

兩人依然手牽手，跑回家。慧英剛纔還有點累，現在不累了。

到家王太太問：爲什麼這樣晚纔回來？慧英要說話，立羣瞧她一眼，慧英不敢說。立羣說：「釣魚多釣了一會。」

王太太親自擺飯出來，立羣、慧英同吃。薛太太過來找立羣，看見他在吃飯，纔放心。

「我看立羣這樣喜歡在你家裏吃飯，」薛太太笑對王太太道：「我把他送給你好了。」

「我那有這樣大的福氣？」

「你把慧英給我，我們交換！」

「只要你肯，慧英，把你送給薛伯母，好不好？」

「不好。」

「那點不好呢？薛伯母頂心疼你的。」

「我要媽媽。」

「立羣，」薛太太回頭對立羣道：「你願不願意跟王伯母？」

「願意。」

「你不要媽媽嗎？」

「媽媽也要，王伯母也要。」

「慧英，」王太太對慧英道：「你看立羣多大方，多會講話。」

「我也大方，我也會講話。」

「慧英，」立羣道：「你不會講話。」

「我會。」

「會纔怪呢！」

「立羣，」薛太太責備道：「不許這樣不客氣，慧英是女孩子，你應該讓她。」

「我爲什麼要讓她呢？」

「她是妹妹，你是哥哥，哥哥應該讓妹妹。」

「只要她乖，我一定讓她。」

狂
風

四三

五

暑假後慧英也上學。兩人同在一個學校，每天來去都是一塊兒。立羣沒有忘記他的諾言，到處幫慧英忙。回到家，慧英功課不懂，總是立羣教。

這一天是星期日。立羣一早就要去玩，慧英說她要預備功課，立羣只好陪她。
「立羣，二加三等於多少呢？」

「等於五。」

「你怎麼知道呢？」

「比方說罷，你昨天午飯吃了兩碗飯——」

「不，我吃的是一碗半，第二碗是半碗，還是媽媽給我添的。」

三碗。」

「你真笨！半碗還不是一個碗裝的嗎？就算兩碗好了。午飯你已經吃了兩碗飯，晚上你又再吃

「不行，不行！媽媽不許我吃那樣多，吃多了，肚子痛。」

「比方你吃好不好？」

「我不敢吃。」

「真沒有辦法！我們就不說吃飯罷。我們說吃桃。」

「好，我就喜歡吃桃。」

「你拿手來，讓我捲你的指頭記數目。你先吃一個，再吃一個，又再吃一個，不是三個嗎？」

「是三個。」

「後來你還要吃。」

「還要吃嗎？吃那樣多嗎？」

「這是算算術，並不是真吃！你老是這樣笨，我不教你了！」

「你說罷。」

「剛纔你不是吃了三個桃子嗎？現在你又再吃兩個。一個，兩個——現在你數數，一共多少個指頭？」

「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五個。」

「剛纔你先吃了三個，後來又吃兩個，一共是多少呢？」

「一共是五個。」

「兩個加三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五個。」

「對了。那麼二加三不是等於五嗎？」

「我懂了。一二三四五，正是五！立羣，你真聰明！」

「你真笨！」

「我不笨！」

「二加三等於五都不懂，還不笨嗎？」

「我旁的功課都好，就是算術不好，先生也這樣說。」

「算術不好的學生，什麼都不會好的！」

「瞎說！」

「我不瞎說，你纔瞎說！」

「你纔瞎說！」

「你纔瞎說！你纔瞎說！你纔瞎說！」

立羣態度凶暴，慧英一股熱淚，湧到眼邊。立羣最怕慧英哭，只要慧英眼眶一紅，他就急。

「不要哭？不要哭！」立羣連連躁腳。

「誰教你罵我呢？」慧英用手揩眼淚。

「今天不罵你好了。」

「真的不罵嗎？」

「真的不罵。今天真的不罵。」

只要今天不罵，慧英就認爲滿意。

「慧英，你曉不曉得學校要開游藝會？」

「我曉得。」

「你曉得什麼？」

「先生告訴我們的，是雙十節。」

「對了，就是雙十節。雙十節是革命黨成功的一天。」

「革命黨不是長鬍子舅舅嗎？」

「長鬍子舅舅是革命黨，另外還有很多很多的革命黨呢。先生說，雙十節那一天，許多革命黨在武昌起義。」

「起義是什麼？」

「起義就是把滿清皇帝推倒。」

「你不是說，滿清皇帝，是長鬍子舅舅帶人去推倒的嗎？」

「長鬍子舅舅帶人去推，武昌的革命黨也帶人去推你一推，我一推，滿清皇帝就站不穩了。」

「哈，哈！你一推，我一推——」慧英想起好笑。「立羣，是不是這個樣子？」慧英把手挽着立羣的手，搖來搖去。

「你一推，我一推！」立羣也跟着叫。兩人都大笑。

「慧英，你曉得開游藝會要作什麼嗎？」

「我曉得。要唱歌，要講故事，還有——還有——我不曉得了。」

「還要演戲呢！」

「戲班子演戲嗎？」

「不是，是我們自己演戲，演文明戲。我們裝學生、警察、工人、農人，到臺上去說話。」

「真好玩！」

「慧英，我還要演戲呢！」

「你？」

「就是我，我要演戲。」

「那麼我也要演戲。」

「你不行，先生沒有教你。」

「先生教你嗎？」

「先生教我，就是左先生。」

「讓你去演，我不愛演！」

慧英是膽小的，口裏雖然說要演，其實不敢演。她怕別人笑她。她知道，假如她走上戲臺，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雙十節只有一個星期了，同學們都忙着籌備慶祝，下午三點鐘上完課，一直到六點鐘纔回來。立羣和幾位同學，也動手排戲。慧英什麼事體都沒有擔任，倒也逍遙自在，一個人東跑跑，西跑跑，一處看一會。

再兩天，學校的大門用柏樹枝紮起牌坊，上面用紅棉花團作成斗大的「國慶」兩個字，牌坊的週圍，布滿了一朵朵各式顏色的花球。

禮堂門口，同樣地紮了一道牌坊，裏面布置了一個小小的戲臺，一排排的椅子，放得整整齊齊的。

立羣好勝心大，總想把戲演得最好。劇本發下來第二天，他把臺詞全背熟了。排演的時候，非常用心，晚上回家，還要和慧英練習。

戲。

看看只有兩天了。立羣心裏焦急，總覺得自己演得不够好。星期日吃完早飯，他就去找慧英排

客廳的沙發，就是城牆，慧英代表守城的兵士，立羣帶領一羣革命黨來攻城。

「你投降不投降？」立羣走到「城牆」邊大聲問道。

「不投降！」慧英跪在沙發上，兩手扶着靠背，大聲回答。

「我勸你投降罷，投降給你官做。」

「我不做你的官，我也不投降！」

「再不投降，我要攻城了！」

「你攻好了，我是忠臣，我不怕死！」

「砰，砰，砰！」立羣倒臥在地上，作放槍的姿勢。

「砰，砰，砰！」慧英在沙發上還擊。

「呵，不好了！我受傷了！」立羣用右手緊握着左邊的肩膀，作出受傷痛苦的样子。「但是不要緊，不要緊，我還是要往前殺！同志們，殺呀，殺呀，往前殺呀！」

立羣一直爬到沙發旁邊，兩手攀着沙發，要爬上去。慧英口裏只叫「砰，砰，砰！」立羣仍然往上爬。慧英用手推他，他也用手推慧英。慧英看見立羣凶惡的樣子，忽然害怕，下了沙發就跑。立羣正在沙發背上，慧英下去，沙發就翻了。立羣絆下來，沙發壓在他腿上。

慧英駭壞了，半晌不能動。看見立羣起不來，她跑過來問他，絆着了沒有？

「蠢東西！走開點！」立羣大怒道。

「我——我——」

「你——你——你剛纔爲什麼要跑呢？」

「你那樣兇，我害怕。」

「害怕什麼？這是演戲呀！」

「我怕你打我！絆着那兒沒有？」

「沒有。」立羣站起來。

「不痛嗎？」

「不痛！」其實腿上有一塊很痛。「來，來，我們把沙發扶起。」

「我們還練習不練習呢？」慧英膽小地問。

「這一段不排了，排另外一段。」

「那一段？」

「就是革命軍人離家那一段。」

「我曉得，他媽媽捨不得他。」

「慧英，你作媽媽好了。」

「我不！我太小，我不作媽媽！」

「作媽媽還不好嗎？慧英，你作，我要練習！」

立羣既然堅決要慧英作，慧英只好作。

「媽媽，你老人家好好保重，我要去革命了。」

「兒子，不要去！媽媽捨不得你！」

「媽媽，我不能在家裏待了。中國快要亡了。我們必須要推翻滿清，趕走外國人。全中國的國民都應該爲國犧牲。」

「我怎麼說呢？」慧英一時忘記了。

「你說：『兒子，你去了誰來養我呢？』」

「兒子，你去了誰來養我呢？」

「革命政府養你。革命軍人的家屬，要受優待的。」

「我又說什麼呢？」

「你說：『只要革命政府肯養我，兒子，你去罷。』」

「只要革命政府肯養我，兒子，你去罷。」

立羣兩隻手捉住慧英兩隻手，眼釘着慧英，使勁捏一下，回頭就走。

「立羣，你把我的手捏痛了。」

「左先生說，要重重地捏一下，表示捨不得。」

「捨不得哪一個？」

「捨不得你呀！」

慧英明白了。立羣又擇一段，繼續練習。

雙十節早上九點鐘，全校師生，聚會一堂。學生的家屬，請來參加。學校當局一面慶祝雙十節，一面開懇親會。

九時半校長上臺，鬧轟轟的聲音，逐漸停止。校長說明開會的宗旨，感謝來賓，最後還說這樣一段話：

「民國成立，已經九年。中間雖然經過不少政治的紛亂，我們深信，革命先烈的血不是白流的，中華民族一定會自由獨立的。他好像一個多災多難的孩子，當母親的要費許多心血，纔能夠把他撫養成成人。今年他九歲了。在這九年中間，他曾經害過許多的疾病。四歲的時候，袁世凱稱帝；六歲的時候，張勳復辟；七歲的時候，南北對峙；八歲的時候，和平會議又失敗了。今年開始九歲關頭，又有直皖之戰。這些疾病，都是很危險的，但是他並不因此喪失了他的性命。同時在外部，他也經過許多的危險，這些險危，現在不惟沒有減輕，比以前更加厲害。但是我們始終相信，中華民國這個孩子，不久就會長得身強力壯。中華民族每一個分子，都會盡所有的力量，來愛護他，扶持他。特別是這一批小朋友，他們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他們一定不會忘記了他們的責任！」

校長說完，全體七八百人，一齊鼓掌。接着唱國歌，國歌唱完，游藝會正式開幕。

頭一個節目是兵操。二十個小學生，身穿軍服，手拿木槍，一位小小軍官，在前面喊口令。全體動作，不先不後，整整齊齊。操完進去，觀衆熱烈鼓掌。

接着是女學生唱歌舞蹈。十二個人全穿雪白的衣服，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舞臺旁邊有一位女教員彈鋼琴，女學生按着節奏，像一羣白蝴蝶，錯綜變換。舞完進去，觀衆拍掌更厲害。

其次是兩位同學出來講故事。他們講故事的方法，新鮮別致。一個問，一個答，從問答裏把一個故事講出來。他們口齒清楚，間或用一些手勢，形容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態度。

慧英坐在她媽媽和薛伯母中間，口講指畫，告訴她們那一個是那一個，薛太太、王太太，眉開眼笑，望着臺上。

「立羣什麼時候出來呢？」王太太問道。

「還早呢。他們那一個戲，頂後演。」慧英回答。

「立羣演得好嗎？」薛太太問。

「演得好，演得好！」慧英肯定地答：「排戲的時候，左先生說，立羣演得頂好，比什麼人都好。」他們說着話，臺上正唱歌。四五十個小學生，一齊合唱。一位教員在前面，拿着短棍子指揮。

接着一個短劇，描寫兩夫婦。丈夫是一位倒霉的教書先生，沒有錢買米，太太吵鬧，埋怨自己錯嫁了一個窮光蛋。丈夫雖然受氣，沒有錢，不敢講話，口裏銜一根短煙桿，縮着頭抽葉子菸，太太罵得厲害，他抽得厲害。

村裏有名的紳士劉三爺來拜訪了。劉三爺怎麼會來拜訪他呢？他受寵若驚，太太莫名其妙。劉三爺談到本村不久要選縣議員，教書先生雖然窮，人緣好，劉三爺要他幫忙活動。先交五兩銀子，事體成功，另有重謝。縣議會書記的位置，少不了他。

窮酸歡天喜地，接了銀子。劉三爺出門，他拍桌子叫太太，太太出來，他大聲說：「給老爺倒盃茶來！」太太說他發瘋，他說他沒有發瘋，白亮亮的五兩銀子，明明在他手裏。

太太看見銀子，連聲稱贊丈夫「能幹」「會辦事！」立刻倒一盃茶，端上來，行一個禮說：「請老爺喝茶！」

茶還沒有喝完，又是打門的聲音。一位穿西服的少年進來。他是日本留學生，曾經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旁邊的公寓裏，住了三個月。嘴上仁丹鬚，是道地的日本鬚子，同日本天皇一模一樣。憑他留學的資格，縣議員當然應該他作，就是會長也不成問題。

他請教書先生幫忙，教書先生問有多少酬報。他答應十兩銀子，身邊沒有，可以跟他到家裏去。兩人正要出門，劉三爺轉來了。看見日本留學生，知道事體不妙，起初對罵，後來對打。

教書先生勸不開他們，兩人鬧得很上勁。

又是打門的聲音。劉三爺的兒子，從縣城回來。議員不選了，怕父親白花運動費，趕回來找他。劉三爺聽說，立刻在桌上搶回五兩銀子。日本留學生，也不再運動。

大夥走了以後，太太重新出來同丈夫吵鬧。

這一幕戲，大受歡迎，掌聲幾分鐘不絕。

「革命軍人」上演了。

開幕時一羣革命黨人，齊聲唱革命歌，唱完，左手向空中舉起帽子。

大家在草地上開會，討論革命。衆人都愁沒有領袖，不能成事。來了一位英俊少年，革命黨人，以爲他是警察，要刺殺他。他說他不是警察，他願意加入革命黨。革命黨人歡迎他。少年很會講話，大家推他作領袖。

立羣演的就是這一位英俊少年。剛出臺，慧英連忙告訴媽媽和薛伯母。觀衆都說立羣聰明，三

人聽見非常高興。

革命軍人回家別母，母親起初不願意，兒子再三要求，她答應了。這一幕戲，慧英和立羣練習過好多次，每句話記得爛熟。臺上演員背錯了，慧英連忙告訴媽媽。

布景改變一個官僚的家庭。官僚享受奢侈生活，門外餓死許多飢民。洋人進來，官僚磕頭作揖，忙個不迭。洋人是福音堂的牧師，來替飢民請命。官僚不敢反抗洋大人，立刻下令開會，飢民歡聲雷動。

官僚白花了許多米，大生氣，叫差人進來，立刻到四鄉催捐款。

如狼似虎的差人，奉命下鄉。一個農人沒有錢，吊頸死了。另外一個，兒子生病的醫藥錢，被差人搶去；有一家連耕牛都牽走。

大家正在哀求，忽然革命軍人領起一羣黨人，把差人趕走。他對民衆演說革命，全體加入，每人回家去，拿槍，拿刀，拿木棍，鐵鎗。

最後革命軍攻城，進城殺掉壞官僚。革命成功，全體歡呼：「中華民國萬歲！」
觀衆很稱賞，許多人在打聽，立羣是誰家的孩子。

散會以後，立羣陪着三人到各處陳列室，參觀成績。

在路上王太太也稱贊立羣。

「立羣，你今天的戲演得真好！」

「謝謝王伯母！」

「那樣多人看着你，你不怕嗎？」慧英說。

「我是革命軍人，我怕什麼？」

「要是我，我就說不出話來了。」

「你是女孩子，你當然怕，我是男孩子，我就不怕！」

六

五年以後，立羣在小學畢業了。畢業考第一，先生誇獎他，同學羨慕他，親戚朋友，個個稱贊他。畢業那天晚上，立羣的父親從上海回來，長鬍子舅舅也請來了。他帶來一位表弟，名叫國剛。比立羣小幾個月，樣子却老鍊得多。他小學已經畢業，在無錫住初中一年級。

慧英長到和王太太的並肩一般高了。晚上她們母女也過來湊熱鬧。大家興高采烈，談到夜深。

第二天早起，天氣就熱，立羣提議逛焦山。焦山在長江中心，那兒很風涼。國剛很得意，他還沒有去過。隔一會王太太同慧英來，慧英聽說，也高興。

七人出門，紅日高照，小鳥爭鳴，一切景物，充滿了愉快。

慧英今天穿一件雪白的衣裳，打一把雪白的洋傘，穿一雙白帆布鞋，胸前佩一塊紅玉鑲金的鎖針。頭上烏黑的頭髮，後面梳了兩個髻子，額前一圍短髮蓋到眉心。紅薄的嘴唇，每次說完一句好笑的話，急忙把上唇緊貼住下唇，她似乎還恐怕別人看見，連忙用手遮住。面龐豐潤白膩，只略略搽一點胭脂，不用搽粉。一雙眼睛，黑白分明，每次左右流盼，牙齒輕輕貼住下唇，我們就知道她又要笑了。

她活像一隻白蝴蝶，飄飄地向前飛進。

羣今天特別喜歡，對她額外殷勤。他同慧英、國剛三人一路有說有笑地走前面。

翻一個小坡，就是江岸，焦山遠臥江心。回首仰望，金山高插雲表。乾隆皇帝的詩：「金山似謝安，高立春風仰華屋，焦山似羲之，醉臥東牀坦其腹。」算得千古妙喻。

國剛正在敘述他初進中學的情形。

「那時我年紀小，高年級幾個同學，常常欺負我。有一天下午，我拿着書，正要去上課。剛到走廊，忽然後面有人蒙着我的眼睛。又有一個走到前面，把我的書搶走了。蒙着我眼睛的人，提起一隻腳，在我背上一頂，我立刻絆倒。等我忍痛起來，兩個同我搗亂的人早跑了。」

「你不可以去報告先生嗎？」慧英道。

「我報告先生，先生查不出來。我到處留心，我的書總找不見。第二天早晨我上廁所，發現我的書在毛坑裏面！」

「真可惡！」慧英又笑又氣。

「我雖然不知道是誰，我敢斷定是他們四五個人中間的兩個。果然他們自己說出來了。我們都在自修室。有一個同學叫『三毛』——我不知道他爲什麼叫這個名字。——他從我桌子旁邊經過，連聲說：『好臭！好臭！』另外一個同學叫『五更雞』——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綽號。——連忙說：『大概是那一位的書，掉在毛坑裏面去了罷？』我生氣極了，上前去一把抓住『五更雞』要和他去見學監。他不去，我拉他去，他把我摔了一交。我起來報告學監，學監叫他們來，他們不承認。學監只說：『你們從今以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讓我們回自修室，兩個傢伙，又得意洋洋地和我搗亂。」

「要是我，我就揍他！」立羣說。

「後來你怎麼辦呢？」慧英問。

「我怎麼辦？我有什麼辦法呢？先生不理我，『三毛』和『五更雞』欺負我。他們嘴又會罵，什麼髒話都罵得出來。我力氣比他們小，揍不過。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好辦法。」

「什麼好辦法呢？」慧英好奇地問。

「那時我正讀三國演義，上面有『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擒』一句話，我想對付『三毛』和『五更雞』最好的辦法，只有智取了。他們兩人每天晚上都要起夜，這一個去一定要拉那一個作伴，他們都怕鬼。那一天晚上，我臉上塗些土紅，畫些黑墨，穿一身白衣服，頭髮弄得亂七八糟。大家睡了，我一個人偷偷地躲在毛房裏。」

「真好玩！」慧英笑說道：「他們來了沒有？」

「等了一個多鐘頭，我冷極了。我已經打算回去了。忽然遠處有腳步聲音，我躲在門背後，氣都不敢出。『三毛』走前面，『五更雞』走後面，都進來了。等他們蹲好，我忽然從門背後出來，作兩聲鬼叫。『五更雞』膽子最小，大喊一聲，倒在糞坑裏面。『三毛』兩隻手死死抱着木樁，一句話說不出來。我不理他們，逕自回去睡覺。」

「他們兩人怎麼辦呢？」五更雞爬起來沒有？」慧英問。

我管他們的呢！第二天學監召集全體學生，在大禮堂訓話。我纔知道，那個毛坑很深，『五更雞』滾下去，幾乎淹死了。幸虧有一個校工，聽見『三毛』叫喚的聲音，連忙起來，把『五更雞』救起。學監說，這一種行爲，是非常危險的，差一點鬧出人命案子。但是他相信，事情的起因，不過是同學們年幼無知，開開玩笑，決沒有謀害的意思。他希望這樣的事情，以後不再發生。最後他說，年輕人不怕作錯事，就怕作錯事不悔改。他不願意調查這件事情，他希望作這件事的學生，自己出來，坦白承認。他擔保不嚴厲責備。假如自己不承認，事後調查出來，他要斥退這一個裝鬼的學生。我打算了一陣，我就——

「你就承認了嗎？」慧英關心地問。

「對了。我就立刻站起來，承認是我幹的。學監問我爲什麼要這樣作，我把他們兩人怎樣欺負我，怎樣搶我的書，怎樣說話來嘲笑我，怎樣告訴先生，先生只勸他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怎麼樣我又打不過他們，怎麼樣看了三國演義，想『智取』他們，原原本本，當着全校的學生講出來。學監先生，倒說我誠實，只記我一次小過，同時還把『三毛』和『五更雞』教訓了一頓。」

「他們後來對你怎麼樣呢？」慧英問：「我想他們一定恨你的。」

「事情就妙在這一點了。」國剛笑道：「他們兩人起初那樣兇，其實都是草包。自從那一次吃了我的虧，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以後也就規規矩矩，再不敢欺負我。」

國剛的故事講完，立羣、慧英都稱贊他能幹。

他們到河邊了。立羣的父親雇好一隻小船，大家上去。

薛太太、王太太、長鬍子舅舅和立羣的父親，都坐在船艙裏。慧英、立羣、國剛三人坐在船頭上。他們三人一並排坐着，慧英打着小傘。

小船先向上水划，再從上游飄到焦山。看起來沒有多遠，因為水流得急，很費時候。河內涼風猛吹，比岸上爽快多了。慧英的傘，差點吹掉，她索性不打。她額前的頭髮，迎風亂舞。立羣怕她受熱，又怕她吹風，把自己的學生帽取下來送慧英戴。慧英也不推辭。她覺得頂好玩的，回過頭來，叫她母親看。大家看見她那嬌媚樣兒，都笑了。

上游有一隻輪船，衝波逐浪前來。越駛越近。船夫急忙橫起船，準備接受輪船掀起的波浪。一霎時小船顛簸起伏。薛太太膽小，怕船翻，立羣告訴她沒有關係。

輪船上一大排學生，靠着欄干，穿起整齊的白制服，戴上白布壓金的新軍帽。他們看見慧英三

人，不約而同地一齊把軍帽舉起，對他們招呼。慧英也舉帽回答。一陣亂雜的聲音，接着一陣狂笑，兩隻船就分開了。

船到焦山，大家陸續上岸。裏面重樓曲屋，幽雅絕倫。他們各處游玩一陣，最後選定一座臨水的樓臺品茶。立羣的父親又到下面餐館，訂一桌酒席。

樓上江風來去，心曠神怡。長鬍子舅舅忍不住又高談闊論。

「大凡一個偉大的人物，」長鬍子舅舅喝一口茶，捋捋鬍子道：「他人格中間一定有一種魔力，你會見他，就能夠立刻相信他，崇拜他，好像中迷一樣。又好像鐵針碰着磁石，不由自主憑附着牠。這一種人格，可以叫做『磁石性的人格。』我們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在日本留學，早就聽見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心裏想像，他一定是一位雄赳赳的武夫，殺人不眨眼的英雄。在東京第一次會見他，我大爲驚異，他完全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君子！他的人格中有一種吸引力，我聽見他分析中國的政治，革命黨對於復興中國的使命，我立刻就相信他的話。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是——一個革命黨人。」

「只可惜今年春天，他在北京去世了！」立羣的父親慨嘆道：「國家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我

們的偉大人物卻這樣早去，真是不幸得很！」

「孫中山先生死去，」長鬍子舅道：「固然可以悲傷。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在家裏擺起香案祭奠了一番，大哭了一場。但是我相信，中華民族，運命不絕，一定會有像孫中山先生那樣的人物出來，重新領導中國民衆，對內統一，對外獨立的。」

「這也不過是夢想而已！」立羣的父親道。

「這不是夢想，這是事實。最近有一位老同盟從廣州來，帶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息。他講國民黨在那方面，已經有極嚴密的組織。全國有血性的青年，爭着加入。尤其是蔣介石先生設立的黃埔軍校，有嶄新的精神。說不定最近的將來，就要出師北伐。」

「現在軍閥這樣猖獗，區區廣東一隅，就是出師北伐，又有什麼用處？」

「大凡政治上的事業，不能看軍事勢力的大小，要看全國人心的向背。現在軍閥勢力雖然大，人心早已不傾向他們，他們倒塌起來，一定是很快的。」

「但願如此就好了。」

「我們學校裏邊，」國剛道：「今年高中畢業的，有五位同學，決定要到廣州進黃埔軍校。去年

也有兩位去寫信回來，都說那裏面精神很好。」

「你看，」長鬍子舅舅道：「這不是人心向背的表現嗎？十幾歲的中學生，都有爲國犧牲的熱誠，你還能夠說中國前途沒有希望嗎？」

一會吃飯了。長鬍子舅舅精神煥發，一連喝了三盃。一壺酒喝完，他也不再要，大家吃飯。雖然菜館在江心，酒席倒很整齊，紅燒鯉魚，從江中新打起來，新鮮可口。

吃完飯，長鬍子舅舅同立羣的父親，躺在長椅子上抽葉子菸，立羣、慧英、國剛三人，下樓來各處玩耍。他們到正殿，參觀神像。從正殿過去，小天井裏擺滿許多花盆，上面葡萄架，下面金魚缸。缸裏的金魚，據道士說，已經養了三十多年。

左面上樓，樓上供着魁星的神像。憑欄望見長江上游，江上帆船，疏疏落落，一直延袤到天際。他們徘徊瞻眺，國剛忽然覺得有點不舒服，匆匆下樓去了。

「慧英，」立羣問道：「你看國剛這個人怎麼樣？」

「頂好的。」

「那點好？」

狂風

「誠實」

「你喜歡他嗎？」

「說不上」

兩人的談話，忽然中斷了。靜默了好幾分鐘。立羣只望着江上出神，慧英偷偷望着他。

「立羣，你什麼時候到南京去？」

「八月初。」立羣頭也不回地答道。

「只有一個多月了。」

「對了，只有一個多月。」

「你捨得嗎？」

「捨不得什麼？」

「你捨得你媽媽嗎？」

「我想媽媽一定很難過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她。」

「你給她寫信嗎？」

「我答應給她寫信，一星期一封。」

「我呢？」

「你怎麼樣？」

「你不給我寫信嗎？」

「我也要給你寫信。」

「也是一星期一封嗎？」

「這就看你回不回我的信了。」

「只要我回信，你就寫信嗎？」

「只要你回信，我就寫信。」

「你該不會忘記罷？」

「我決不會忘記！」

兩人的肩不知不覺地擠攏來，立牽把慧英的手緊緊地握住。他們都望着江面，誰也不敢看誰。足足有五分鐘。

樓梯上有腳步聲，兩人急忙撒手。

國剛上樓來，談一會，一塊兒下去。

夕陽下山的時候，他們乘着小船回來。慧英、立羣、國剛三人，仍然並排地坐在前面。慧英和立羣的面貌，變嚴肅了。談笑也少了。

只有國剛一人，依然興致勃勃，指這樣談那樣。

慧英：

進學校已經一個星期了。心裏很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

我們的學校，在南京西北邊，北極閣就在後面。地方很清靜。學校裏面，種了許多樹木花草，房屋很講究。學校有圖書館、體育館、游藝室，在南京城是數一數二的學校。

校裏有七百多學生，全體住校，因為學校當局不收通學生。我們寢室裏一共住八個人，他們同我都不熟，不過有兩個已經同我常常談話了。

說起來真好笑！一位同學姓金，叫金大，是安徽人。還有一位姓王，叫王大本，是上海人。第一天我搬行李進寢室，他們兩人都很客氣地對我招呼。我問他們貴姓，他們把名字說出，我忍不住笑了。

我說：「你們一個叫大可，一個叫大本，活像兩弟兄！」

我這句話，順口就說出來，事後想起很不應該。初見面的人，爲什麼就同他們開玩笑呢？而且是拿別人的名字來開玩笑！這件事情，我寫信給媽媽的時候沒有提起，我知道她一定要罵我的。

他們兩人到很大方，笑一笑就算了。

後來我們上課了。這裏的先生，個個都很有學問。只有一位教中國地理的先生，我們都覺得他的學問不好。他是一位前清的老秀才，年齡不到五十，看起來到有六十幾。他講地理，常常講錯，隨錯隨改。其實他所講的，都是書上印好了的，還不如念一編。有時他很滑稽，他最喜歡把他的臉孔當作一張中華民國的地圖，在上面指示各種地形地勢。他的鼻子就是喜馬拉雅山，他的前額就是帕米爾高原，洞庭湖就是他的嘴，兩張臉就是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在頂上一摸，就表明戈壁沙漠，這到有點像，因爲他的頭是很光的，上面真是寸草不生！

他這樣一講，我們都哈哈大笑，他講旁的東西的時候，許多同學就偷着吃花生！

國文教員也很有趣，他最喜歡用新名詞來解釋古書。你真想不到，他講古文講古詩，可以完全用外國的新名詞，有時還要說幾個英文字呢！古戰場文就是「非戰論」，他要研究過秦論的「歷

史觀。」赤壁賦裏面有許多「詩人的靈感，」「靈感」譯成英文，就是「煙士披里純。」我們聽見這個怪名詞，都笑了。他還說陶淵明的詩，像華茨渥斯的詩。據說華茨渥斯是一位英國詩人，我們那裏知道他是什麼人呢？他說李太白的詩裏，有許多西洋哲學，還有許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我們也不懂。

我到很感激他。他說我的作文很好，新式標點也沒有錯——他一定要學生用新式標點，不用他要扣分。他還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傳觀，說我的文章，是「標準文章。」

金大可這孩子，最會學教員講書。有一天地理先生還沒有上堂，他站在講臺上，指着他自己的臉孔，大講地理，引起同學們鬨堂大笑。忽然地理先生撞進來，看見他那個樣子，氣壞了，說要報告他，但是事後並沒有報告。

這一封信已經寫得不少了。心裏不知道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已經十點鐘，搖鈴了，下次再談罷！
祝你好！替我問候你媽媽！

立羣

慧英：

你真是一個好妹妹，這樣快就回我的信。

這一封信，恐怕是你生平第一次給人寫的信罷？真難爲你寫了這樣長，雖然裏面有幾個別字，寫得還通順。你寫別字的習慣太不好，因爲你讀書的時候不用心。在家裏我曾經告訴過你許多次了，你應當留意。

你說自從我走了以後，你們都很寂寞。你下課回家，家庭冷冷清清的，晚上秋風吹來，樹葉零落，地響，你同母親一燈相對，無聊得很！你還說我的媽媽也很寂寞，常常到你們那邊來。連楊大媽都說：「自從二少爺走了，家裏連聲音都沒有！」

你說這些話，令我更想家。有時候想家想得厲害，我就到操場去打球。同寢室的那一位王大，身體很高大，他是我們新學生裏邊的足球健將，體育教員快要把他加入校隊了。

和我同寢室的還有一位闊少爺，一天到晚吃南香瓜子，說話女聲女氣的，我最討厭他。還有兩個最用功的學生，無論任何功課的課本，他們都背得爛熟。但是他們不聰明，講堂上先生問，他們總是答錯。最滑稽的，是一位韓麻子，樣子就好笑，說話更好笑。他同金大可兩人，是班上的小丑。只要他

們兩人說話，個個都要笑。

校長第一次召集全體學生訓話了。我們的校長是常熟人。他同王大本一樣。一點不像南方人。個子很大，樣子很粗，簡直是一條黑大漢，像三國演義上面的張飛，又像水滸傳上面的黑旋風李逵。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他最喜歡講「五四運動」。他說「五四運動」打章宗祥、曹汝霖，放火燒房子，都是他打頭陣。他說章宗祥、曹汝霖都是賣國賊，把高徐、濟順的鐵路權賣與日本，賣了三千萬，他只可惜，沒有把他們活活打死！

他最佩服胡適之先生。胡適之先生隨便講什麼話，他都贊成。胡適之先生有一部書叫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傑作，他曾經讀了二十幾遍，每次都發現新東西。他勸我們也讀。圖書館裏他特別買了五十本。

他說他作白話詩，也是受了胡適之先生的影響。他說他以前也寫舊詩，後來同胡適之先生談了一晚上，他知道舊詩毫無價值，他就決心寫新詩了。他的新詩集已經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隔幾天寄到，他要放二十本在圖書館。他相信這是白話詩運動，幾年以來最大的貢獻。他越說越高興，在黑板上寫出他一首新詩：

太陽從西方下去，

月亮從東方上來，

我回家了。

家裏的牛羊，

笑嘻嘻地歡迎我；

兒子走來牽着我的衣裳，

我心裏很悲哀，

我的眼淚要出眶了！

我當時心裏就覺得，這位黑大漢的新詩，有點不近情理。牛羊怎麼會笑嘻嘻呢？

我正在懷疑的時候，我們的校長好像早猜着了我的心事，立刻就解釋道：「牛羊笑嘻嘻，這叫做詩人的想像。詩人應當有想像的自由，不能夠拿平常的道理來批判。兒子走來牽着衣裳，本來應當快活，我心裏忽然感覺悲哀，這一種悲哀，是最神祕的，這叫做『莫明其妙的悲哀。』我的詩最大的妙處，就在這種地方！」

我聽了真是有點「莫明其妙。」好在他接着講到學校學生生活上許多問題，把我懷疑的思
想打斷了。

慧英，你看這首詩怎麼樣？

立羣

慧英：

又是一個星期了，你爲什麼不給我寫信呢？

今天星期日，我心裏煩悶得很！同學們都出去逛北極閣，逛街，在操場上打球，在游藝室下棋，我一個人躺在床上，無聊得很！

我心裏有點着急，我怕你病了。你病了也應該給我簡簡單單地寫幾個字，爲什麼一個字也不寫呢？難道你病得連筆都不能提了嗎？

昨天父親從上海託人帶來一封信。他說近來生意不好，他虧了本，他教我在學校要好好讀書，聽先生的話。他還替我帶來一雙新皮鞋，一套新衣服，一支美國的自來水鋼筆。我接着這些東西，又

高興，又難過！高興他老人家這樣愛我，難過是他老人家生意既然折本，爲什麼還要花錢替我買好東西呢？

校長先生並沒有騙我，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確寫得不錯！我費了三天工夫，讀完了一編。從前那些看不懂的古書，現在都看得懂了。胡先生這個人最講道理，無論什麼事體，他都講得出個道理來。

我心裏煩悶得很！不多寫了。

希望你趕快來信！

立羣

慧英，我的好妹妹！

我的猜想真沒有錯，你確是病了！

秋天來了，招涼也是最平常的事情，但是以後你須得要小心！萬一得了大病，就麻煩了。你的媽媽也不舒服嗎？怎麼病得這樣巧？兩人一齊病！

你不用愁你學校的功課，一星期不上課，是沒有關係的。以後多用點功就行了。你現在雖然退了燒，身體很好，還須要好好將息。你媽媽也沒有完全好，你就爽性再隔幾天去上課好了。

學校這幾天發生了一件很大的風潮。高中一年級有一位調皮的學生，在英文教員上班的時候，偷偷地用一瓶墨水，放在講臺的椅子上，教員不知道，坐下去弄了一褲子的墨水。他問是誰放的，誰也不肯說。他氣極了，去報告校長，校長查了兩天查不出來。無論他和學生個別談話，或者集體考問，高一的同學，團結真緊，始終不肯說出名字。

校長沒有辦法，把這件事體，提交校務會議，全體教員都憤激，請求校長，開除高一全班。高一同學打聽着消息，立刻召集全體大會，全體學生都反對這種辦法，每一級派了兩個代表去見校長。我也是代表之一。

我們去見校長，承認這件事體，是學生的不是，但是全體開除，懲罰未免太嚴厲。校長拍桌大怒，說我們要挾他，把十二位代表，都拘出去。

我們回來，又開大會，決定從第二天起，全體罷課。早上教員上堂，各教室都是空空的。教務長到寢室來勸告，沒有一個學生肯聽他的話。

這樣罷課，足足三天，到第四天有兩位教員出來轉圜，同十二位代表磋商了許久，結果高一全班，替英文教員道歉。代表又召集全體大會，同學都贊成。

早上上課，我們都先跑到高一教室，要看他們怎樣同英文教員道歉。搖鈴上課的時候，校長和教務長把英文先生帶來。一進門高一全體同學就立正，英文教員上臺，校長教高一學生和教員相對一鞠躬。這樣就算道歉，一場天大的風波，也就完結。

金大可和王大本都是好人，我們現在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們一塊兒自修，一塊兒上課，一塊兒打球，我們互相幫助。有時我們晚上談天，到夜很深纔睡覺。

金的父親是上海中國銀行的會計。金大可五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後母虐待他，幾次生病，差一點死掉。他父親看不過意，送他到外婆家裏。生活的沉痛，到反而養成他滑稽的性情，也許在他滑稽的後面，藏着深刻的悲哀罷。

王的父親是上海一家有名工廠的工程師。他家裏沒有後娘，只有兩位姨太太。成天成夜在他父親面前，說他母親的壞話。父親的脾氣大，動不動就揍他母親。王大本從小就恨他父親，他說有一

天他也許要殺掉他！我常常勸他，不要這樣亂說，他說他不是亂說。假如我處在他的地位，看見父親虐待母親，我也會有同樣的思想。

立羣

慧英：

今天天氣真好！太陽曬着樹枝上金黃的殘葉，令人感覺一種淒涼的美麗。

我很高興，你和母親都恢復健康，你又上學了。

我勸你還要將息身體，不要太用功，身體弄壞了，真不是好玩的。

高級同學有幾個人，得着廣州朋友們的消息，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了。同學們都偷偷地討論這件事情。我們學校的學生，好些已經加入國民黨，還有一些加入共產黨。

圖書館有新青年的合訂本，那一天我偶然借了一本來看，覺得很有意思，繼續幾天，所有的都看完了。這幾本書在我思想上，起了一場革命。許多觀念，和從前都不一樣了。

我以前的生活，都是糊裏糊塗的，現在我清醒了，無論什麼事體，我都要問一個「爲什麼？」

中國舊式的許多陳腐觀念，是要不得的。特別是孔子的學說，害了中國二千多年，我們必須要打倒他！

我心裏有千萬的思想，假如這個時候，你在我旁邊，我可以同你談幾天幾夜。

總而言之，一句話，從今以後，我要作一個新人物。我要獨立，我要自由，我要擺脫一切的束縛！

慧英，我想你一時不會明白我的話，我也沒有法子，詳詳細細，把我心裏所有的意思，都寫出來。等寒假回家，我們慢慢談好了。

立羣

慧英：

這一個星期以來，我心裏很煩悶，有時我好像要發狂。

我從小一直到現在，沒有失過眠，前兩天我第一次嘗試了失眠的滋味。

半夜裏一人躺在床上，眼睜睜地，四圍寂靜得可怕，心裏像一盆烈火在燃燒，頭脹得要裂。聽見旁人打鼾的聲音，突然起了一種不可壓制的嫉妬。

我爲什麼會這個樣子呢？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我近來思想過度了罷！我可以說到這兒來這兩個多月，是我一生最緊要的關頭。我的思想忽然開展了，從前不成問題的事情，現在都成問題了。

這對我當然是好的。人類和禽獸分別的地方，就在他能夠思想，假如不能夠思想，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呢？我現在什麼書都想看，什麼事體我都要疑問。我要用我全副的精力，去解決我生活上的一切困難的問題。

昨天晚上又沒有睡好，今天頭痛得要裂，下一封信再談罷。

立羣

慧英：

我心裏到了最難過的時候，就渴想你的信。你的信來了，我歡喜得發狂！我的好妹妹，你真是我的救星，沒有你，我不能想像，我會成個什麼樣子！

你勸我對於一切事情，不要那樣着急。讀書思想，要循序漸進，不要急壞了身體。你這幾句話多麼體貼！對於我是多麼大的安慰呵！

前幾天讀了一本書，真是好極了！牠真是世界上的奇書！我從來想不到一本書會寫得這樣美，這樣動人，給人內心這樣大的安慰！

書名叫少年維特之煩惱，是德國詩人歌德所作，郭沫若翻譯的。書裏邊寫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事體雖然簡單，歌德卻從男主角的思想生活中間，暗示我們一種新的人生觀。這一種人生觀，就是感性的生活。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感情。人生沒有感情，就像籬牆沒有玫瑰。感情不得意的時候，性命也可以犧牲的。

書裏邊描寫自然的風景，美麗極了！

我願意作維特那樣的人！我要有他那樣的遭遇，我也有勇氣，把槍口對準我的腦袋！

立羣

慧英：

我信裏面許多話，你都不懂嗎？這也難怪。幾個月以來，讀了許多書，同朋友、先生們談了許多話，

你在一個孤陋寡聞的環境裏邊，那裏能夠一下就懂？

你怕我會病嗎？我相信我不會的。

你勸我以後少讀些書，多在外面去散步，打球，這是很好的忠告，我一定這樣辦。

說起打球，我到想起了了一個笑話。我們同寢室那一位吃南香瓜子的大少爺他從來不打球的。那一天他從操場經過，我們都在踢球，一個球忽然跳出圈子，滾在他的旁邊，他連腳都捨不得舉，把身子偏開，讓球滾過去。那知道地下有點滑，他一交絆倒在地下，一件剛上身的灰色綳縐棉袍，沾了一身的泥！

我們大夥一齊笑，他起來罵了兩句。但是他罵的聲音和樣子，活像一個女孩子。金大可立刻就照樣學他的聲音，作他的樣子，罵了兩句，滿操場的人肚子都快笑疼了。

他大氣，又罵了幾句，纔扭扭怩怩地走開了。

寒假快到了，我決定回來。

我近來心裏還是煩悶，我想回家住幾天。對於我的身體精神，一定有很大的好處。這一封信以後，我不再寫信了。

狂

風

我們再見罷！

八六

立羣

立羣：

時間真快，兩個星期的寒假，一轉瞬就過去了。

昨天我們送你上火車的時候，我心裏真難過。火車的汽笛接連響了幾聲，我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我怕他們笑我，我不敢流。

火車開行以後，我們三個人默默地走回家，誰也沒有講一句話。我想你母親和我母親心裏，也同我一樣地難受罷？

晚飯的時候，母親只吃了半碗飯，但是她卻勸我多吃，我恐怕她老人家太悲傷，勉強吃了一碗，但是每一顆飯，都是連着倒流的眼淚，一齊吞下去的。

晚飯後，我簡直怕同母親在一塊兒！我假裝說要預備開學的功課，一個人跑進書房，拿一本書放在桌子上，但是我的眼淚已經充滿，書上的字跡，一個個模糊不清，我再也忍不住，伏在桌上哭了。大概半個鐘頭以後，我忽然感覺有一隻手，輕輕撫我的肩頭，母親柔聲地問我：「慧英，爲什麼？」我一句話不答，一回身兩手抱着她的腰。她把我慢慢扶進房去，我們也沒有再講話，就上牀睡了。中夜醒來，看見月光冷清清地射在牀前。寒風搖弄窗前的樹影。一會樹影不動了，宇宙像死一樣地沉寂，只聽見母親微弱的鼾聲。

此時我覺得全部心靈，在夢幻中飄盪。一切都是夢，過去是夢，將來是夢，就是現在也是夢。這一個寒假，雖然只有十四天，這十四天多麼好！我們一塊兒讀書，一塊兒散步，一塊兒談天。從前你在家的時候，我還不十分感覺，這一次分別半年，我纔覺得這一切是多麼可貴。假如我們能夠天天會面，永遠不分開，多麼好！

你這一次帶回來這些書，我真高興讀。以後你能夠常常寄我一些新書嗎？讀了這些書，不但我的國文可以進步，我的思想感情都進步了。——我簡直可以說，我進了一個新世界。立羣，你說不是嗎？

你說你最喜歡讀少年維特之煩惱，我也喜歡讀。那一天我得着這一本書，從下午一點讀到晚上十二點，母親幾次催我去睡，我都沒有去。

維特真是一個可憐人！假如我是綠蒂，我決不讓他自殺。

自殺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麼要自己摧殘自己？——立羣，你笑我傻嗎？你說，維特因爲感情的壓迫，除了自殺，沒有旁的解決方法嗎？你的話也有道理，但是無論如何，我不喜歡這樣悲慘的結局。我願意全世界的人都快樂地生活，永遠不要死！——我知道，你又要笑我說傻話了。

今天早上起來，頭昏昏的。幸虧是明天上課，要不然，我一定在課堂上睡覺，先生一定要罵我。

母親要我同她到上海去拜訪一位親戚。我知道她老人家的用意，是要叫我去散散心。她對我太體貼了，我雖然精神不好，我也不能拒絕她。她現在正在客廳裏叫我，我不能再寫，我要走了。下次再談罷。

這一封信，寫得亂七八糟，因爲我的心太亂。立羣，請你不要笑我！

慧英

立羣：

上課已經一個星期，好容易今天接着你一封信用，你爲什麼這樣慢呢？

你說我的中文進步了嗎？我真喜歡，你說我的信裏面，有許多傻話嗎？我早就知道你要這樣說。你說我傻，你笑我，罵我，都沒有關係，反正我就是這個樣子。

你有朋友嗎？我現在也有朋友。我的朋友，是剛認識的。

那一天我不是同母親到鎮江去拜訪一位親戚嗎？在那兒無意中認識了一個女子。她名叫黃翠心，她在上海一個教會學校住初中一年級，——這個學校叫什麼名字呢？——對了，叫聚英中學。翠心比我大兩歲。她比我聰明得多，英文能夠同外國人會話。她性情活潑得很，一說一個笑。她長得頂漂亮的，真漂亮，我生平還沒有碰見過這樣漂亮的女子。她喜歡穿黃色的衣裳，她的頭髮是剪了的，頭髮上還紮了一根紅色的帶子。她很會打扮，衣服的樣子也好，她的嘴比我大，鼻子比我高，但是非常好看。她說話的時候，頭老喜歡左右搖，接着就是一陣笑，但是她又不讓自己笑出聲來，把牙齒輕輕咬住下唇，真是媚得很！

我這樣東一句西一句地描寫，你能夠想像她嗎？我相信你不能够，因為他這個人太有意思了，除非你當面見她，和她談話，你不會明白她一切的好處。

我一見面就喜歡她，她也喜歡我。我們彼此問長問短，很親熱地談了一個多鐘頭。吃完午飯，我又同她到街上去買一點零碎東西。她說她後天要回上海。我堅執要約她到我們家裏去吃晚飯，她答應了，我心裏說不出來地高興。

晚上我們一個牀睡，親熱極了，就像兩姊妹一般。我們什麼話都談，一直談到，不知道什麼時候，彼此都朦朦朧朧，也不知道怎樣就睡着了。

她的志氣很大。她說她中學畢業，要到北京進大學，大學畢業，還要出洋。她的父親很有錢，她可以自費去。

我們約好以後通信，她還請母親和我，暑假到她家裏去玩。她們家裏屋子很多，在上海愚園路。她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四個妹妹，大家在一塊兒最好玩。

我這樣喜歡她，母親卻不喜歡她。母親說，黃小姐不夠穩重。母親的思想也太守舊了，一個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那能夠像舊式女子那樣木呆呆的不講一句話呢？

我心裏很快樂，因為我得着了這樣一位好朋友。

今天早上，她還同我一塊兒到學校呢。我真抱歉，因為要上課，沒有送她回到她姑母那兒去，她自己一個人坐車回去的。

對了，我還忘記同你說了，她還送我東西呢！她有一個極好看的皮包，是她父親的朋友，從巴黎帶回來的。當我稱贊牠的時候，翠心立刻要送給我。倒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是她怎麼樣也要送我，我沒有辦法，只好受了。

立羣，你覺得我不應該嗎？翠心的性情就是這樣。她要我作什麼事情，我就得作什麼事情，我要是不答應她，她就要生氣，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一封信，你也許讀膩了罷？我從頭到尾，都在講黃翠心。立羣，請你原諒我！這是我生活上的一件大事。我長到現在，還沒有交過一個朋友呢！

你好嗎？不要一天到晚，把自己關在圖書館。有時候也得出去玩玩，要不然身體要壞的。學校的先生常常教我們，德、智、體、育，同時並進，希望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立羣：

前幾個星期，因為月考，忙得一塌糊塗，給你寫的信，都很簡單。從今天起放假，在家中閒着沒有事，想給你一封長信。

你來信告訴我，你同七位同學組織了一個學會，每個星期開一次學術討論會，這樣可以互相交換知識，聯絡感情，這個辦法最好了。難怪你現在不想家，你的生活已經上了軌道。

近來母親常常替我焦慮，暑假後我還進不進中學，假如要進，到那兒去呢？我已經下決心，無論怎麼樣，也要進中學。一個人生在世，不管他是男人是女人，都應該求知識，沒有知識，就是一個無用的人。我一定要讀書，我知道你一定贊成我讀書。

前次黃翠心到我們家裏來，我們也談到這一個問題。她亟力贊成我進上海聚英中學。她的理由是：聚英的英文好，裏面有好些教師是美國人。現在中國，無論要作什麼學問，都得要先通英文，只要英文好，將來進大學，什麼科學都容易。她還對我說聚英許多許多的好處，但是她最大的理由——雖然她沒有提出來說——還是我同她可以在一塊兒。

最近她同我通信。又談到這一個問題。她又再三勸我進聚英。她勸我放暑假就到上海去，住在她的家裏，預備考聚英。她說入學考試，拿我的程度來說，一定不成問題。事實上聚英收學生比旁的學校寬，因為學費貴，投考的學生少。

我同母親商量，她不贊成。她說上海那個地方，風氣不好，怕我學壞。她尤其不喜歡的，就是同黃翠心在一塊。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為什麼這樣反對翠心？其實翠心爲人頂好的，她對我尤其好，一見面就對我那樣誠懇。送我最心愛的東西，要我到她家裏去住，人家拿這樣一番好心對我，我還有什麼理由來反對人家呢？並且憑良心說，我實在是喜歡她。我心裏已經很傾向暑假後到上海進聚英了。有這樣一位朋友幫忙，成天在一塊兒，比進一個人生面不熟的學校好多了。

立羣，對於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意見？

人生真是奇怪！偶然遇着一個人，你就會喜歡他，他在你生活中就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談到家裏的事情，有趣的太多了。昨天楊大媽從廚房提了一桶水，到天井邊去洗衣服，剛要走到地下踏上一塊倭瓜皮，恐董一聲，絆在地上，半天起不來。我當時正去找你母親傳一句話，看見楊大媽那個樣子，只是好笑。後來看見她起不來，我纔去扶她。真想不到她絆得那樣厲害，一隻腿都青

了，大概是扭了筋。你母親現在找了一個替工，讓楊大媽輪在床上。

今天下課我去看她，她拉着我要我陪她談天，我坐下，她一五一十地講不完。她說她從二十歲起就幫薛家，她今年已經六十三了。她親眼看見老太爺結婚，老爺結婚，現在她只想活着親眼看見你結婚，她一生的志願就滿足了。我聽着只是好笑，她說：「小姐，你笑什麼？這是正經事情！」我看見她那個樣兒，我又笑了。

天氣真是好！融和的春日，曬得人一點事體也不想作。我一個人坐在書房，手裏拿着筆，從窗前景望出去，樹枝上一片蔚藍的天空，間或流動着幾片小小的白雲。

不知道爲什麼，我感覺頂困的。本來還想再給你寫幾張信箋，現在不想寫了。祝你康健快樂！

慧英

立羣：

明明知道你不會這樣快就再給我寫信，但是心裏還是不斷地在希望。每天下課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書房去看我桌上有沒有信，因爲每次有信來，母親總是立刻替我放在桌上。

今天真想不到，一回家，出乎意外地，發現桌上有你一封信。誰想到昨天纔接着你的信，今天又接着你的信！立羣，你對我真是太好了！

你已經動手在寫日記嗎？你記些什麼？你可不可以抄幾條給我看？我也想寫日記，就是不知道寫什麼好。

昨天聽見你母親說，長鬍子舅舅病了。據說是一種咳嗽病，晚上睡不着覺。我想這大概是喝酒太多的原故。從前我每次看見他喝酒，我就害怕。我不喜歡喝酒的人，尤其是喝了酒，瘋狂地胡言亂語。我知道長鬍子舅舅，是天下第一個好人，但是他喝酒，所以我不喜歡他。

真出乎意外的，就是三天以前，國剛忽然給我一封信。他問候我母親和我，他探聽我下半年進那一個中學。據他說無錫縣立女中，辦得不錯。假如我願意進去，他可以幫我的忙。他還有一位隔房姐姐，也在裏邊，可以照料我。

他對我這樣關心，我自然感激，但是我的心已經定了。

我要到上海進聚英。我很高興，你前一封信表示贊成我的計畫。你的理由，同翠心一樣，在中學應當先學好英文，因為許多書都是從英文翻譯的。你的意思好極了，我一定聽你的話。國剛方面，我

已經回信去道謝他了。

慧英

立羣：

聽說近來的消息不穩，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已經出師，是真的嗎？我們這裏謠言甚多，甚至於還有人說，南京城裏已經發現便衣隊，我想不會有這樣快。你在南京聽說什麼沒有？母親常常發愁，她怕鎮江打起仗來，軍隊要到我們家裏來騷擾。

你母親膽子倒大，她說外面都是謠言。就打仗我們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們的家，離城還有兩里路，又不當道，過路的軍隊也不會來侵犯我們。

她這樣說，我母親到安靜一點。

國剛又來了一封信，因為我上次回信順便問候他父親的病狀，他回信告訴我。他父親的病，已經好了十之八九。晚間能夠睡覺，這是最大的進步。睡覺睡得好，精神飯量都跟着好了。白天已經不咳嗽，晚上有兩三陣，現在還在吃藥，希望不久可以斷根。

天氣已經起首熱了。我口裏常常發乾，嘴唇上起了薄薄的一層乾皮。心裏有時候發火發燒的，感覺很不舒服。下課回來，我喜歡喝一盃涼開水。

母親的身體和我剛好相反。她最怕冷，一個冬天，不是這樣病就是那樣病。春天一來，她就好得多，到了夏天，她什麼病都沒有了。她喜歡操作，一天到晚，都在無事忙。其實有許多事體，本來就用不着她操心。但是她閒不慣，沒有事情混混手，她反而覺得不舒服。我只好讓她有時候她操作太多，噁心頭累，我又吵她。

翠心託她姑父帶一些東西來送我，是昨天晚上收到的。有一件毛衣，是她親手替我打的，我真感謝她！她還送我一瓶香水，一盒粉，一支口紅，雖然都是從巴黎來的好東西，我一點也不需要，她對我這樣客氣，令我怪難爲情。我想送她一塊白綢的圍巾，加上我自己青絲線的刺繡，但是我又怕我繡不好，讓她笑我！

慧英

立羣

時間真快，一學期轉瞬就過去了。你忙着預備考試嗎？我們也在預備考試。

說起考試，真笑人！我們有位同班，平常一點不用功，考試起來卻忙得不得了。每天晚上回家，都要讀到很晚的書纔睡覺。今天早上她來上課，在講堂上打盹，先生看見了，把手在講桌上重重地一拍，她一下驚醒了，糊裏糊塗地，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先生問她為什麼要在課堂上睡覺？為什麼不好好地在家裏睡？她說在家裏要預備考試，沒有工夫睡覺！

我想到你不久就要回來，我們又可以相見，我的心就跳了。這一個暑假，我們須得好好地過。我心裏常常都在計畫，到底用什麼方法，纔不辜負這一段寶貴的光陰呢？但是越想想不出個道理來。

算了罷，到時候再說！

反正只要我們能見面，隨便作什麼事體，我都高興！

到底那一天那一趟車回來，你必須要先通知我們好來接你。不要像上次那樣，怕我們走路，不告訴我們，讓我們心裏時時刻刻都在盼望你。

立羣，再見罷！我們大家都等着你呢！

九

慧英：

自從你和你母親離開這兒以後，我好像失了魂魄一樣。在極無聊的時候，我獨自一個人跑到山前山後，凡是我們這個暑假共同遊覽過的地方，共同散步休息過的地方，我通通走遍了。我爲的是要重溫舊夢，然而這又增加我內心的悲哀。

人生就好像一輪月，殘缺的時候多，團圓的時候少，好容易等到十五，牠馬上又改變了！

你記得我剛從南京回來，我們共同在花園種的一株桃樹嗎？今天早上我去看，牠已經長得很好了。茂密的枝，茂密的葉，令人滿心高興，我不敢把牠來比你，因爲你太高潔了，但是一想到牠是我們兩人共同的工作，心裏忍不住就回想你，回想你的聲音、笑貌、行動，從孩提時候起，我們中間一切

經過的事情。

在這一種沉默的回憶中，我常常忘記了我自己。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全宇宙都飛去了，連我自己也不知在何處。最後我整個的內心，沒有絲毫的感覺，只有一片光明空闊的景象。

愛的力量，可以把人類的的生活，提高到這一種境界，真是太奇妙了。

慧英，你記得我們從小在一起這樣多年，我們只是當然的伴侶，但是我們彼此心裏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愛。這一年中間，雖然只有短距離的分別，却使我們一下認識了我們的關係，是長久的，永遠的，不可分離，不可拆散，一直到全世界消滅，我們的愛情不能消滅。憑我們的愛，我們要超過一切，戰勝一切，創造一切，人世上沒有永生，愛情就是永生。

那一天晚上，不是十五嗎？江風吹上山頭，我們在山頭遠望。忽然之間，我的心血沸騰了，我再也不能壓制我自己，我把我心裏一切的話，都對你說了。一年來內心的苦悶，都化作一點點的微塵，在月光中飄散。你呢，真想不到，居然會對我這樣好，願意接受我的愛。從今以後，我們的生命，要融會成一個，全世界的光明，都照耀我們。

愛的力量，多麼偉大，他一直達到人類最深處的心靈，那兒充滿了熱情的快樂，甜蜜的悲哀。自

從那一晚上以後，我的步履變輕鬆了，身體變靈活了，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束縛，世界上根本沒有困難的事情。我願作長江的流水，向東飄去，我願作枝頭的小鳥，引吭高歌。

後來有一天，我偷偷地對母親講出我們兩人的志願，她老人家的態度忽然變嚴肅了。她說我們兩人的結合，是她最心滿意足的事情，但是她說，我們兩人以後必須要永久。假如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不能永久，那麼現在還是不要訂約的好。

母親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她的過慮，未免太可笑了。我們兩人的愛情，還不能永久嗎？世界上還有什麼能夠永久呢？母親說現時風氣不好，青年男女，容易愛，容易離，弄得父母憂心，自己前途也因此毀壞，還不如舊式婚姻，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名分一定，永不悔改。她這樣話，自然有她的道理，但是她又何必對我們說呢？要說我們新也好，要說我們舊也好，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是要永遠相愛的。慧英，說你不是嗎？

因為我的意思這樣堅決，我母親纔同你母親商量，你母親並沒有說什麼，滿口答應。後來母親給父親寫信，他也贊成。長鬚子舅舅聽說，來信自動請作冰人，你看他對我們多麼好！慧英，你還常常說你不喜歡他，你真是太對不起他了！

國剛對我們也很好，他寫來那樣長一封信，祝賀我們。他的話又該諧，又漂亮，我真沒有料到他居然寫得出這樣的信來！

我真是狂了，我爲什麼要對你講這麼一大堆費話呢？你不是什麼都知道嗎？但是，慧英，這些都是我們最得意的事情，最得意的事情，只能引起內心的快樂，多說兩遍，又有什麼關係呢？

北伐的軍隊已經出動了。據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六月六日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就職，立刻就下北伐動員令，二十七日從廣州出發。現在北伐軍已經深入湖南，幫助唐生智打葉開鑫，葉開鑫敗退岳州，唐生智的軍隊，進了長沙，最近兩天聽說岳州也打下了。

國民革命軍進展得這樣神速，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這可以證明，中華民族的國魂歸來了，軍閥們已經到了末路。

鎮江的謠言，異常之多，茶館酒店，沒有一個人不在悄悄地談論這件事。

學校是八月十三日開學，我還有二十多天在家。沒有你，這個寂寞日子，真不好過！要不是因爲母親的關係，我也跟着你到上海了。

慧英：

我又回到南京上學了。時局雖然不寧，南京一時還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孫傳芳一直到現在，採取中立的態度，他只想保全勢力，站在旁邊看國民黨和吳佩孚火併。但是北伐的軍隊，進展得太順利了。長沙、岳州克復以後，羊樓司、通城，也入北伐軍掌握之中。吳佩孚同劉玉春、陳嘉謨，親自到汀泗橋督戰，吳秀才打了一個大敗仗，七月三十日，全部退守武昌。

現在吳佩孚走了，留下劉玉春、陳嘉謨守武昌。他們兩人到是勇將，革命軍攻了十幾天，還沒攻下。

北伐軍既然這樣厲害，恐怕我們的五省聯軍總司令，會感覺有一點不舒服罷？我們看他這一幕戲怎麼唱？

接你前兩次來信，我很高興，黃翠心對你那樣好，你現在也進學校了。一切還滿意嗎？先生好不好？學校設備怎麼樣？校風怎麼樣？請你詳細地告訴我。

你母親想回來嗎？她說在黃家住久了不好意思，不過黃家的人對她是頂客氣的。我想你和

黃小姐既然上學，她一個人在那兒也沒有什麼大意思，早回來也好，家裏到底自由些，我母親和她兩人，正好互相作伴。

昨天晚上我夢見你了。我們兩人仍然在家裏，在你們的客廳裏邊，手拉着手談。忽然之間，進來一個怪物，身體高大，有點像廟門口左右守門的四大金剛。你很害怕，兩隻手緊緊地抓住我。但是這一個怪物，一伸手像捉小雞一樣把你搶去了。我上前和他拼命，他理也不理，抓着你回頭就走。他走得那樣快，我趕不上。跑到翻山的地方，我一交跌在深溝裏，我大叫一聲就醒了。

這樣可怕的夢，本來不想告訴你，但是今天想起，心還在跳。你該沒有什麼病罷？我很耽心，希望你立刻回我一封信。

立羣

慧英：

我把我的信都給黃翠心看了嗎？你們兩人既然這樣要好，我當然不能阻止你，但是你不怕難為情嗎？黃小姐說我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我希望將來不辜負她的稱贊。

我近來極喜歡讀書，什麼書都想讀。人生的知識，真是無窮，然而我總恨不得把全世界人類所有的學問，都研究透徹。我有時讀文學，有時讀經濟，有時讀政治，有時讀歷史，有時又想研究科學，這樣一來，一天到晚，都忙個不了。

昨天我讀了一本翻譯的外國書，談治學問的方法，中間說一個人研究學問，要有系統，不然精力分散，一無成就，我想我現在犯的就是這個弊病。要怎麼樣改呢？要先認定一個目標，一個問題，然後拿這一個問題作中心，再去瀏覽旁的書籍，研究旁的學問。這個方法說起來雖然簡單，作起來可真不容易！

假如我想知道的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就好辦了，然而現在我想知道的是整個人生。世界上一切的知識，和人生都有密切的關係，你教我拋棄那樣偏重那樣呢？

想到這兒，心裏煩悶得很！

孫傳芳在九月七日，打了一個電報給蔣中正，限國民革命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全部退出湘境，湘政還諸湘人，不得干涉。我們五省聯帥的夢，似乎已經醒了一半，還有一半沒有醒。他起初只想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是要打吳佩孚，所以他自己要守中立。現在吳佩孚大敗，他纔感覺自己地盤危

險，想憑一張電報，嚇退蔣中正，他太不自量了。

革命軍北伐的目的，決不僅在打倒吳佩孚，他們的目的，不但要肅清全部國內的軍閥，還要打倒外來的帝國主義。他們的宗旨是正大的，全中國的民衆，都擁護他們。孫傳芳要是聰明，就應當趕快投機加入，要不然他幾十萬軍隊，轉瞬之間，也要消滅的。吳佩孚一世威名，已經喪失了，孫傳芳用兵遣將，遠不如吳佩孚，他怎麼能夠抵抗呢？

高中的同學有五位被警備司令部抓去了。據說這幾位同學，都是國民黨，暗地裏替北伐軍作宣傳工作。我們的校長，正在各方面奔走，託人說情，警備司令部一口咬定這五個學生都是共產黨，不能釋放。因為各方面營救，大概一時可以不至槍斃，有人還說，五位同學都受過私刑拷打，強迫他們指出同黨和主謀的人，他們都不肯招，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一回事。

五位學生被捕以後，有些同學的家長，都怕他們的兒子加入革命黨，要他們請假回家。我去年同房間的那位專門剝南香瓜子的大少爺，請假回上海去了。其餘的同學，走的可是不多。他們都不願意因為這種無意識的過慮，犧牲自己的學業。

時局的問題，令我心亂，我想讀書，讀書又讀得我心亂，我的生活，真是一片亂！我此時惟一的渴

想，就是同你在一塊兒。感情真是人生最美麗的一幕，有了牠，一切內心的煩悶都解除了。

已經夜深了。慧英讓我們在夢中相見罷！

立羣

慧英：

我常常想，假如我能夠像金大可、王大本那樣的性情，我的生活一定快活得多。他們兩人生活背後，都有沉痛的經驗。金大可從小就受後娘的虐待，王大本從小就親眼看見姨太太寵禍，父親欺負母親，然而他們兩人並不因為這些不幸的遭遇，改變了他們天生快樂的性情。金最喜歡講笑話，王最喜歡踢足球，他們常常都歡天喜地。

當然，無論什麼事情，都有兩方面的看法。從好的方面來看，可以說他們兩人都能夠享受快樂的生活；從壞的方面來看，也可以說，他們兩人頭腦太簡單。頭腦簡單，生活就不能夠豐富。到底一個人應當求簡單的快樂，還是豐富的憂愁呢？這就很難說了。

昨天下午，我一個人獨自上北極閣，遠望玄武湖中敗葉殘荷，充滿了秋意。忽然之間，一種悲哀

的情緒，使我心酸，我的眼淚要奪眶而出。我近來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容易感觸？上星期日，我同四五位同學去看電影，電影中間描寫一位中國人替外國人作僕人。看見他那恭敬諂媚的樣兒，我們都很憤怒。回家來大家討論，想到中國人不爭氣，我們幾個人都哭了。

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哭？哭在一個男子漢是最可羞恥的事情。我們要用血來恢復我們的自由，我們再不用淚來污蔑我們的人格。

秋風料峭了。你須要多加衣裳。

立羣

慧英：

江西的戰事真激烈，前幾天許多人謠傳蔣中正打死了，但是我們相信，這是軍事上的謠傳，無論如何，革命軍一定會勝利的。

我的心境更壞，晚上常常失眠。在十點鐘的時候，我就疲倦得不得了，上牀不久，精神又異常興奮，翻來覆去，睡不着。

心中千頭萬緒，一會想這樣，一會想那樣，越想越亂，在寂靜的寒夜中，聽見同房人的鼾聲，不由我痛恨。我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呢？難道我就是這樣無意識的，毀滅我的身體，毀滅我的精神嗎？

我一定得奮鬥，我必須要用最大的毅力，來拯救我自己！

慧英，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呢？我望着寒假，好像遙遙無期。每天都是這樣沉悶無聊痛苦地過去。我祇希望你在我的身旁，讓我把頭伏在你的懷中，盡情哭一個痛快，然後讓你的手，輕輕撫摸我的頭髮，柔聲地說幾句話來安慰我，這樣我沸騰的心就安靜了。慧英，你肯嗎？我相信你會的。

從前你要進中學的時候，我贊成你到上海，現在我覺得我再蠢也沒有了。我爲什麼不勸你到南京來呢？南京儘管有很好的中學，何必要讓你遠遠地離開我呢？在這兒，我們不是每星期都可以見面嗎？我真悔！我真悔！

你來信講翠心和你要好的情形，一方面我替你高興，因爲你有這樣好的伴侶，你的生活不寂寞，但是另一方面我很嫉妒。我敢說我恨翠心嗎？我當然恨她，我爲什麼不恨她？她把我的愛人搶去了！你說你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都在一塊兒，沒有一刻分開。白天一同上課，下了課一同自修，一同遊戲，晚上一個牀睡覺。睡覺的時候，你總枕她的手腕。她太愛你了！她爲什麼要這樣愛你呢？

我恨她！你可以告訴她我恨她！她是我世界上最恨的人！

然而我太疲倦了！我身心都感覺一種不可恢復的疲倦，我連恨她都沒有氣力了！

立羣

慧英：

翠心看見我的信笑我嗎？她說我是傻孩子。她的話是對的，我的確是一個傻孩子。我現在不願意再傻了，我爲什麼要這樣傻呢？

兩個星期奮鬥的結果，我現在好得多了。讀書作事有精神，晚上也睡得着了。間或有一兩次，思想的惡魔，還要來搗亂，又弄得我通夜不眠，但是我不怕他，大部分的時間，我能夠制伏他。

南昌經過幾次的爭奪，最後被國民革命軍克復了。孫傳芳回南京。南京已經宣布戒嚴，每天晚上九點鐘，滿街就放步哨，不許行人通過。但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街頭牆上，常常有人貼標語傳單。昨天早晨，我們學校門口，也發現幾張「打倒軍閥，」「歡迎革命軍」的標語。

聽說孫傳芳不久就要到北方去，聯絡張作霖。他早已經派王占元、楊文愷北上，要同張宗昌合

作，現在時機緊迫，他打算親自去。有人說已經動身，有人說在月底，不知道那一種消息準確。

學校裏邊的同學，每天會面，都談時局。他們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多消息。天天都有新聞，有時一天就有許多次。學校的先生，老勸我們安心讀書，不要管政治的事情。他勸我們少出街，到街上不要亂講話。我們寫信以後要小心，不要亂說，怕警備司令部檢查出來。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任何同學的書信，被扣留過。

昨天我一個人，在操場上散步，有一位高級同學，來同我談天。我猜他是一位共產黨。他對我鼓吹了許多政治理論。他說我們的眼光，應當注意到全世界，不應當只注意到中華民國。他說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必須要聯合起來，打倒資本家，因為資本家剝奪了無產階級的賸餘價值。其實這些口號，我早就知道，用不着他對我鼓吹，並且除了幾個口號以外，他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他說他的，我聽我的，聽完了，我也不辯論，笑一笑，就走開了。

我對於政治的看法，和他完全不同。他把全世界的人，分成工人和資本家兩個階級，我把全世界的人也分成兩個階級，就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照我的眼光看，全中國的人都是被壓迫階級，怎麼樣把中國人解放出來，這是最要緊的事情。這一種解放的工作，只有靠我們四萬萬同胞。我不相信，

美國、英國、德國的工人，會犧牲自己的祖國來幫我們的忙，我更不相信，蘇聯的工人，會把自己的麵包來送給我們吃。世界上誰肯不顧自己的親人，先去周濟街上的乞丐？假如世界上的人，有這樣高尚的道德，天下早已太平，國內國外，還有什麼戰爭可打？

我並不是說，工人應當壓迫，資本家應當保護，這是社會上最不公平的制度，我們總得設法取消。但是這一種工作，我願意中國政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來作，不願意任何政黨，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來作。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爲什麼不自己團結，自己靠自己？爲什麼要去拉些外國勢力，增加我們內部的擾亂呢？

我尤其痛心的，就是在國共合作局面之下，軍閥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勢力，還那樣龐大，他們這些自命爲前進分子的人，拼命作分裂的宣傳，萬一革命失敗，中華民族的前途，還有什麼光明呢？

我真不高興，晚飯我都不愛吃了！

由於孫傳芳北上的結果，張作霖作安國軍總司令，前幾天張宗昌、孫傳芳、陳調元在南京開會，聽說決定陳調元在安徽沿江一帶，防止革命軍東下，直魯聯軍由皖北進軍作戰，孫傳芳全力對付浙江。

這一次的大聯合，恐怕是內戰的最後階段罷？

南京的謠言真多，聽說上海方面也緊張得很。父親寫信來說，必要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和你母親，可以到上海去，他已經在法租界租得有房子。母親來信也叫我早回家，和大家一塊兒到上海。我很不放心兩位老人。下學期既然可以補考，同學多數已經離開，我想還是請假回來，先送她們到上海。假如軍事上沒有什麼變化，我再回南京。

立羣

一〇

立羣：

這一次在上海，我真高興，翠心那樣喜歡你，把你當成好朋友，我們三個人常常一塊出去玩。不過我總覺得，你對翠心的態度不夠好，你爲什麼老要生氣的樣兒呢？有好幾次她叫你作一點小事，你爲什麼不替她作呢？人家對你這樣客氣，你爲什麼不客氣對人家呢？

我知道我說這樣的話，你一定又要吵我，說我老幫我朋友的忙，甚至於說我不愛你。你的意思，說出這樣的話嗎？你怕不怕人笑你？

翠心真是一個實心實腸的好朋友，你那樣粗魯對她，她還是滿口稱贊你，還教我加倍地愛你，因爲你是值得我愛的。這當然用不着她說，不過這可以證明她的心腸好。

那一天我們在法國公園，不是會見王大本嗎？我看他到是一個好人，但是翠心不喜歡他，她說他眉毛太粗，一看見他心裏就不舒服。你還告訴我，王大本屢次打聽翠心，想認識她，同她通信，我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翠心這個人，有一種特別的脾氣。她見人第一次的印象最要緊，假如第一次會面他喜歡你，她永遠也喜歡你，無論你以後怎樣對她，她也不改變，假如第一次會面，她不喜歡你，以後你對她怎樣獻殷勤，也是枉然。

你到學校的時候，自然不便把這些話老實告訴王大本，不過你可以婉轉地勸告他，對於翠心，不要癡心妄想。

母親她們回家好嗎？再隔幾天，你就要到南京上學去了罷？好在你在上海的時候，已經把功課稍為預備，補考想來沒有什麼困難。

再談罷！今天晚上睡覺以前，我一定先想想你！

慧英

立羣：

難怪你這幾天生氣，寧漢分裂，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那一個不生氣呢？不過你也不必難受，我相信這是一時的現象，隔些時候，自然會好轉的。

上星期日我同翠心到她家裏去玩，她的母親在箱子裏拿出一件白緞子壓花邊的旗袍給她，她嫌太短，叫我試一試。誰曉得剛合我的身！翠心要她母親給我，我怎麼樣也不肯要。她們兩母女一定要送給我，我堅持不要，翠心就替我帶回來。到學校以後，她又告訴我一定要收下，要不然她母親會多心。我沒有辦法，今天特別寫了一封信去道謝。

這幾個月以來，我長高了好些，以前的衣服，都不合身了。前天和翠心去買了一些料子，交給一個同她家裏常有來往的裁縫做。一切顏色樣式，都是翠心給我選的，我嫌她們太華麗太時髦了。但是翠心說，上海這個地方，不比旁的地方，衣服不穿漂亮，出去就見不得人。既然來到上海，就不要再裝鄉下姑娘了。

她對我那樣熱心，我怎麼好違反她的意思呢？但是我只愁將來暑假回家，母親看見我打扮得這個樣子，會說什麼呢？你又會說什麼呢？立羣，我希望你不要像母親那樣反對我！

立羣：

你爲什麼老有那樣多感慨？人生不是頂快樂的嗎？你生長在一個美滿的家庭，資質聰明，又有很好的求學機會，你還有什麼不快樂？

依我看，你還是越少思想越好。每天起來，上課讀書，談笑運動，高高興興地生活，少想些寥遠的問題，自然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像你現在這個樣子，太苦了。無緣無故地，你悲哀什麼呢？

翠心老叫我寫信勸你，怕你愁壞身體，我說我何嘗沒有勸，她說還勸得不够多，不够厲害。有一天正是我心境不快活的時候，她又向我提起你，我生氣了，我說：「我不會勸，你會勸，你寫信去勸好了！」她聽完，大笑，幾乎眼淚都笑出來。我知道她傷心，立刻失悔我的冒昧，上前去抱住她，給她認錯。她也不回答我一句話，傷心地大哭一場。以後一個整天，都沒有講話，我認了許多錯，勸了許多話，她纔意解了，她說：「沒有什麼。」現在我們又和從前一樣。

從這些地方，你可以明白，翠心這個人，是多麼誠懇。她對我們兩人，完全是一片真心，我還拿話

氣她，真是太對不起她了。

立羣，你應該體貼我的意思，體貼翠心的意思，不要愁壞了身體。

慧英

立羣：

今天我作了一件極荒唐的事體，回學校來想起還很好笑。我簡直不敢出寢室門！要不是翠心拉我，我連飯都不敢吃！

你猜得出這是什麼原因嗎？我相信你決猜不出。

今天翠心強迫我到理髮店去剪髮了！她已經和我辯論過好幾個月。前次我們三人在一塊的時候，她不是還提出這個問題嗎？當時你不是也表示同意嗎？好，你這一下同意，可同意壞了。翠心說，既然立羣都贊成，我爲什麼不剪呢？留下一頭的長髮，每天早上要費許多工夫來梳，梳好了還是一個老古董！住在上海這一個地方，打扮得像我這樣土頭土腦，要惹人笑話。

她太會說了，我說不過她，我只有聽她的話。要不然她老扭住我，我不願意傷她的心，而且，你知

道在這個時候，沒有她，我是不能生活的。

頭髮剪短了，精神上有一種滑稽的感覺。一舉一動，都不自然。會見一個熟人，別人還沒有講話，我的臉先紅了！

在房裏我怕對鏡子。忍了好些時候，忍不住，大膽往鏡裏一照，我完全變樣子了！真想不到這個人就是我自己！立羣，你相信，再會見我，你還認得我嗎？

今晚上我一定睡不好的，我太興奮了！

慧英

立羣：

真奇怪，你對於我剪髮會這樣反對，你從前不是當着翠心已經同意了嗎？

你反對我剪髮，同時你又說，髮剪不剪，到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不應當事事受翠心的支配。立羣，你這是什麼話？翠心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對你也頂不錯，你爲什麼要這樣和她爲難呢？難道我對你的心，你還不知道嗎？你爲什麼要因爲我一個女朋友，這樣動氣呢？

立羣，我的愛！你千萬不要這樣，這樣令我太難處，你體貼我一點罷！你應當體貼我！

立羣，你看，你說的話多笑人！你說，我既然這樣聽翠心的話，就應當嫁給翠心！你這種話，多麼不講道理？你應當至少知道，翠心是一個女人，我聽她的話，並不是要嫁給她。立羣，你怎麼能夠講出這樣的話呢？

接着你這一封信，我大哭一場。翠心走來抱住我，問我什麼事。我說不出話來，把信給她。她看了，只是笑。她說：「不要緊，這是他一時糊塗，一會就會明白，說不定第二封道歉的信已經在路上了。」立羣，你真的能夠原諒我嗎？我請求你原諒我！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我決不願意作任何事情，使你不滿意我。立羣，假如我們中間的情感，稍為淡一點，我是受不了的！

慧英

立羣：

你真好！翠心猜的話，一點也沒有錯。我早上剛發信，下午就接着你第二封信了。

立羣，你還要我原諒你嗎？我纔要請你原諒呢！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剪髮以前，至少應當先寫信

徵求你的同意，我作事太荒唐了。你能夠原諒我，我真是高興！

剛纔有一位同學進房來，說孫傳芳、張宗昌又要打南京，這個消息的確嗎？南京有沒有危險？你來信爲什麼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正在寫信的時候，剛纔那位同學又進來了。她說她聽見可靠的消息，孫傳芳、張宗昌的軍隊已經在龍潭方面渡江，南京的形勢非常危急。我問她消息從那兒來的。她的哥哥在申報館作事，剛纔有電話來。因爲她的母親在南京，她很憂慮。

立羣，你也知道，我此時的心境怎麼樣？

我今年的運氣真不好，一件事體剛完，第二件事體又發生。要什麼時候，我的心境纔可以安寧呢？

慧英

立羣：

這一次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應付神速，南京轉危爲安，你在學校，沒有受着十分驚恐，我真快

樂！

你們學校，因為寒假耽擱太久，不放棄假，對於學生的學業，自然很好。但是暑假我一個人回家，一定是很寂寞的。假如你不回鎮江，我也許同母親到南京來一趟。那兒我有一位姨父，在他家裏住一兩個月沒有什麼不方便，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

翠心的意思，要請我母親到上海來，在她家裏住。這一次我不敢聽她的話，因為我要同你在一塊兒。

我昨天開始讀紅樓夢，這一本小說，寫得真好，一拿上手，就放不下。晚上熄燈以後，我還點洋燭繼續讀下去。假如不是翠心干涉我，我也許就不睡覺了。

從前你給我讀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也寫得很好。為什麼中國現在的小說家，不學曹雪芹、歌德那樣寫小說呢？

同學們組織一個西湖旅行團，我同翠心，都加入了。這次旅行，一共三天。西湖是中國著名的風景，我現有機會欣賞，你嫉妒我嗎？

到西湖我要寫一封信，告訴你我的觀感。你等着罷！

立羣：

到西湖三天了，我們住在湖濱旅館，兩人一張舖，一間屋子住十二個人。

第一天到西湖，我們沿着湖邊，經過很多有名的地方。如淨慈寺、蘇小墓、岳王墓、靈隱寺、廣化寺、葛嶺，都欣賞過了。靈隱寺不是長鬍子舅舅出家的地方嗎？我現在纔明白，他爲什麼要選西湖出家，西湖的環境太美麗了！

康有爲的莊子，我們也看過。來遲了，沒有見着變法老人。他家裏的用人，還同我們談了許多他從前的生活。有一間屋子，是鎖住的，從窗隙裏，可以看見前清御賜的許多東西。

最美麗的雷峯塔，不幸已經倒塌了。破瓦頽垣，令人留連不置。白蛇的故事，動人心坎。經過數千年的壓迫，她現在自由了罷？她真是我們中國婦女情感生活的象徵。雷峯塔就是幾千年來禮教的束縛，現在隨着新潮流一齊倒塌了。

晚上歸來，大家都很累倦。晚飯後好些同學就去睡覺了。我同幾位同學，憑欄遠望，月光清澈，照

着晶瑩的湖水，湖邊密密地停滿小船。我們興致很高，決定去遊湖。

四人坐一隻小船，慢慢飄流出去。山色朦朧，湖波蕩漾，我們都在畫圖裏邊。

快到三潭印月的時候，遠處一隻小船，送來清脆的歌聲。等到鄰近，我們纔知道是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唱女郎。她唱些愛情小調，宛轉淒涼，我斜憑在翠心的身上，我沉醉了。

第二天白日逛山，晚上還想游湖，偏偏這兒女青年會又開會歡迎。一大堆的演說全是俗不可耐的應酬話，聽得我生氣。還有一些西樂節目，刺人神經。最末四人合奏，拉琴的活像木匠鋸木頭。然而照秩序單上，她們奏的是德國大音樂家貝多芬的曲子！

第三天登城隍山，看錢塘江的潮水。

這是宇宙的奇觀！勉強拿筆墨來形容，未免侮辱風景，我還是擱筆罷！不然我就會奏貝多芬的曲子了！

城隍山上有一家破茶舖，壁上懸掛得有一幅對聯：

今夕只可談風月，

故鄉無此好湖山。

晚上同翠心坐在走廊的搖椅上。遠望湖上月光下來往的小舟。翠心說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們應當作幾首詩，來作紀念。

我說不要鬧笑話了罷，中國小說上個個女主角，都是才女，見着任何風景，就要吟詩一首。我們不幸生活平淡，沒有資格作小說上的女主人翁，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

天上的月亮圓滿極了，沒有絲毫缺痕。

立羣，讓我們將來的生活，像今天晚上的月亮罷！

慧英

熱情的快樂，寂寞的悲哀，在青年男女的心胸起伏了無量數的波濤，終於隨着有限的光陰，向前飛逝。

三年以後，國剛在無錫中學畢業，考入北平明華大學。在北上以前，他特別到立羣家裏來聚會幾天。

國剛身材魁偉，比立羣高大好些，但是立羣的身體也長得很結實，說話沉着有力。他們兩人站在一塊兒的時候，薛太太和王太太兩人都很喜歡。

慧英比從前更高了。四年上海女學生的生活，把她改變成一個漂亮時髦的小姐。舉動比從前自由，談吐比從前快利，只有在一對清明如水的大眼睛後邊，還隱藏她純厚的性情。

幾天以後，國剛就要到北平去了。大家對他都異常客氣。王太太和薛太太整天忙着預備新鮮食物，慧英和立羣的工作，只是陪着他玩。

他們三人有時到江邊去散步，有時在山頭上談天，有時到市上去逛街，有時在家裏玩牌。立羣玩得最妙，慧英次之，國剛旁的事體也還精明，惟有玩牌毫無辦法，每打必錯，大家都笑他，說他還不兩位老太太。

慧英同國剛接近多了，發現他爲人誠懇，一天天地喜歡他。

有一天三人在一塊兒，玩得很高興，慧英忽然嘆氣。他們兩人問她，她說，假如翠心在這兒就好了。

國剛問翠心爲人，慧英還沒有說話，立羣搶過去說了一大篇，把翠心形容得天上有地下無，說完，他說：只有這樣一位小姐，纔配得上作慧英最好的朋友。他還說：假如黃翠心是一個男的，慧英一定愛他，立羣只有宣布退位！

立羣說完以後，慧英埋怨了半天，說立羣說話太刻薄，只形容別人膚淺的地方。其實翠心不僅是一位時髦的上海小姐，對人的心眼也頂好的。翠心和她要好，立羣顯然有點醋意，所以常常說話

來攻擊翠心

「平心而論，」立羣道：「黃翠心這個人的確是聰明、漂亮，對人也真有一手。國剛，我勸你趕快去認識她罷！世界上能夠得着她愛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那麼你幹嗎不去呢？」國剛笑道。

「因為我恨她。」

「幹嗎恨她呢？」

「剛纔慧英不是說過嗎？因為我嫉妒她，她把慧英的心搶去了。」

「你真會搗亂！經你們這樣一說，我對於這一位黃翠心小姐已經有點意思了。」

國剛突然站起來，兩手捧着心，眼睛望着天，悄聲地說道：「上帝知道！對於黃小姐，我已經發生戀愛了！她是我的生命，她是我的靈魂，沒有她我不能生，沒有她我不能死——哎喲！哎喲！我的心！」

國剛一交絆坐下來。立羣哈哈大笑，慧英笑得氣都喘不起來，叫立羣在她背上撻兩下。

「國剛，」立羣道：「你剛纔的表演真不壞！」

「這那兒是表演呢？」國剛正色道：「這是真心！立羣，你得幫我的忙，讓我識認這位黃小姐。」

「這個忙我可不能幫。」立羣笑道：「你得求另外一個人。」

「我當然願意盡力。」慧英笑道：「但是成不成我可沒有把握。翠心這個人很自負，除非她對你第一次印象很好，要不然她就會設法扔掉你。在上海這三四年中間，多少男的向她求婚，她都拒絕了。」

「那怎麼辦？」國剛道：「這一場相思病，豈不把我害死嗎？慧英，你得搭救搭救我！」

「搭救你？」慧英笑道：「我又不是觀音菩薩！」

「慧英，」國剛道：「我不要你作觀音菩薩，我要你作月下老人。」

「那好了。」慧英笑道：「既然你這樣苦苦哀求，下一次我會見翠心，就吩咐她立刻坐特別快車到北平來，當天下午，就到六國飯店舉行婚禮。你看這個計畫怎麼樣？」

「不錯！不錯！」國剛大叫道：「我的靈魂有救了！翠心是我的了！我一定請你們喝喜酒。兩個大媒人，一個喝一百杯，喝九十九杯半，我都不答應。」

「那要把我醉死！」慧英道。

「國剛，」立羣道：「不要胡鬧了，我們講正經話。」

「你有什麼正經話要講？」

「你到明華大學以後，一定要常常給我通信。」

「當然給你通信，還用說嗎？」

「我呢？」慧英道。

「我給立羣寫信，不是一樣嗎？」

「不成！他是他的，我是我的！」慧英反對道。

「好了！我有個辦法。我每次寫信，都用複寫紙寫成兩分，一分寄南涼，一分寄上海，反正不過多化五分郵票，你們兩人同時都得着我的信了。」

「不行！不行！」立羣也反對道：「這樣的信，還有什麼意思？而且你太占便宜了，一封信換兩封！」

「對了，這個不成！」慧英道：「一定要分開寫。」

「依我看，」國剛道：「我爽性就寫三封罷。還有那一位聰明、美麗、我最心愛的黃翠心，黃小姐呢！」

「你儘管給她寫信，」慧英道：「只要你不怕碰釘子。」

「我的臉皮厚，」國剛道：「碰幾下也沒有關係。」

「同黃小姐通信的事情，」立羣道：「不妨暫緩。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作，比通信還重要。你到明華的時候，設法把明華今年入學考試的題目，寄兩分回來。我們轉瞬之間，都要考大學，有了題目，可以先揣摩揣摩。假如我們都先後考進一個大學，豈不是最理想嗎？你同黃小姐的問題，不是也好解決嗎？」

「我相信，」慧英道：「國剛，你把題目寄來，翠心知道是你寄的，就會喜歡你三分。」

「還有七分呢？」國剛道。

「那只有見面的時候再說。此時你們兩人一南一北，有什麼辦法？」

「那麼這七分我不要了。」

「爲什麼？」立羣驚問道。

「爲什麼？」慧英差不多同時問。

「因爲我已經愛上了一個人。」

「是那一個？」慧英問。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立羣道。

「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國剛慨嘆道：「我會見一個女子，她年紀還小，我一見面就喜歡她。」

「她喜不喜歡你呢？」慧英問。

「那我就知道了。也許喜歡，也許不喜歡，她並沒有表示。據我的觀察，她並不見得喜歡我，而且她始終不知道我愛她。」

「這樣說來，」立羣笑道：「你害的是單相思了！」

「當然是單相思。我爲她有時整夜不眠，我爲她有時飯都吃不下，我爲她還害過一場大病呢！」

「真可憐！」慧英道：「你爲什麼不告訴她呢？」

「我沒有機會，也可以說我沒有勇氣。」

「你真是一個可憐蟲！」立羣道：「要是我，我就算三七二十一，立刻對她表示我的愛。她答應好，她要是不答應，我就另尋出路。」

「你這種話，是根本沒有嘗過失戀滋味的人說的話。一個人要是真心愛上了一個人，他不能

夠隨便改變，假如可以改變，又不算愛了。你和慧英一直到現在都是一帆風順，你那裏知道戀愛的痛苦？」

「不要說我們，」慧英道：「你說你自己後來呢？」

「又隔了幾年，我也沒有見着她。有一天我從別人那兒得來一個消息，她同另外一個男人訂婚了。」

「那不糟了嗎？」立羣道。

「當然很糟。」

「她現在那兒，」慧英問。

「在上海。」

「你告訴我她的名姓，我暑假後到上海替你打聽，看還有沒有希望。說不定翠心可以幫你的忙，她在上海認識的人多。」

「沒有希望的事情，」國剛道：「還理她做什麼？」

「國剛，我有一個絕妙的辦法。」立羣道：「西洋有句成語：『一個釘子趕出另外一個釘子。』」

意思就是說，你愛一個女人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最好是再去愛一個女人。新戀愛發生，舊戀愛自然消滅，你看這個辦法怎麼樣？」

「也許是一個辦法，但是在我恐怕行不通。」

「話又說回來。」立羣道：「黃翠心小姐的事體，不妨積極進行。慧英，你得替國剛努力。」

「我當然願意努力。」慧英道：「我回上海去，一定在翠心面前，替國剛宣傳。但是，國剛，假如戀愛成功，你拿什麼來謝我呢？」

「假如事體成功，」國剛道：「我拿今生今世，整個的能力，整個的精神，整個的財產，整個的靈魂來報答你！」

「世界上那有謝媒謝得這樣多？」慧英笑道。

「因為這個媒，非同小可。我一生的幸福，全靠這一下成功或失敗。慧英，從今天起，」國剛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對慧英行三鞠躬禮，「我的身家性命，完全交給你！」

「關於你的身家，」慧英大笑道：「也許我還可以幫一點忙，至於你的性命，請你拿去交給別人罷！」

「這是黃小姐的事情，」立羣也笑道：「國剛，我十分相信，黃小姐一定要你的命！」
「反正我的命只有一條，隨便誰要都可以。」立羣、慧英，今天晚上我們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酒，怎麼樣？」

「好得很！」立羣拍掌贊成。

「喝一兩盃還可以，」慧英道：「喝多了我可辦不到。」

「我們也不管喝多喝少，」國剛道：「總之喝一個大醉。」

「我極端贊成！」立羣大聲道。

「我怕兩位老人要干涉。」慧英道。

「不要緊。」立羣道：「等她們睡了，我們三人在客廳喝。我負責任叫楊大媽預備酒菜。」

「立羣，」國剛道：「你真夠朋友！咱們得拉一拉手——不，慧英也來，咱們三人共同拉一拉手。」

從今年今月今日今時起，咱們桃園三結義！」

「妙極了！」立羣笑道：「這是我手！我是劉玄德！」

「我是關雲長！」國剛把手放在立羣手上。

「我最粗魯了，我是燕人張翼德！」慧英把手放在國剛手上。

「——二——三！」

三人把手來回盪了三下，一齊放開，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九點鐘，兩位老太太同他們談了一陣天，都去睡覺了。臨去時吩咐他們要早安息。立羣說陪國剛老表消了夜就去睡覺。

等老人走了，立羣叫楊大媽把盃盤擺上，三人大喝大吃起來。國剛一連喝了五六盃，立羣滿心高興，喝了同樣的數目。慧英兩杯下肚，不覺面紅耳熱。

立羣和國剛，豪情勃發，一會談學校，一會談生活，一會談政治，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十一點鐘左右，兩瓶酒都喝光了。立羣醉得像死人一樣，倒在沙發上就睡着了。國剛也醉得沒有氣力。只有慧英還清醒，她沒有喝多少酒。

慧英怕立羣招涼，叫國剛幫忙，扶他進房間去睡。那知國剛起不來，勉強起來，立腳不穩。差點絆了一交。慧英沒有辦法，跑到後面，叫楊大媽來，兩人費了很大的氣力，纔把立羣攙進房去。衣服不能脫，祇把鞋子脫掉，就讓他上牀睡覺。

她們兩人出來，國剛已經在沙發上鼾聲大作了。慧英叫他，他不答應。搖他，他不醒。再搖他，他把眼睛睜開，懶懶地看慧英一眼，又睡着了。

楊大媽說，把李少爺也扶進房去，慧英只好答應。

國剛比立羣個子大，摻扶起來，更不容易。慧英累得滿頭是汗，纔把他推在牀上。

楊大媽出去了，慧英剛要出門，忽然聽見國剛招呼她的聲音。慧英回到牀前，問他什麼事。

「慧英！」國剛口裏模模糊糊地叫了一聲，又睡着了。

「國剛，你叫我做什麼？」

「慧英！」國剛眼睛閉着答應。「你說什麼呢？」

「國剛，你要喝茶嗎？」

「我不喝，我要睡覺。」

「那麼你剛纔叫我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

「真是那麼我走了。」

「慧英，不要走！」

「你要什麼？」

「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什麼話？」

「我愛上了一個人。」

「我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呢？」

「她叫——她叫——。」

說到這兒，國剛沒有氣力再講話，頭軟偏在一邊，鼻子裏又發出鼾聲。慧英連問他幾聲，他一點也不知道。

慧英輕輕把門掩上，自己回寢室去了。

國剛到北平，把明華和北燕入學考試的題目，一分寄立羣，一分寄慧英，以後不斷地同他們兩人通信。

國剛對於明華大學的環境，和北方的學術空氣，異常稱賞，每次來信，都勸立羣、慧英中學畢業，一定要到北平進大學。

他和立羣、慧英通信雖然很多，始終沒有給翠心寫一封信，甚至於在信裏面，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她。慧英給他寫信有一兩次還把這件事體來開玩笑。她說她已經對翠心提到國剛，宣傳他爲人許多的好處，祇要他寫信來，翠心十分之九會回答他。她問國剛到底有沒有勇氣。假如有勇氣，就應當馬上寫信來，假如沒有勇氣，只好錯過這一個好機會。

慧英這一些話，國剛好像沒有看見，回信老是講旁的事情。慧英想想，在鎮江時，不過是一句笑話，也就算了。

到了第二年暑假，立羣和翠心都在中學畢業了。因為明華、北燕、在北平、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招考，立羣特別跑到上海去投考。慧英放假也暫時在上海等他。

立羣住在他父親公司裏面，每天大部分時間卻在翠心家裏，三個人一塊兒預備考試。慧英今年不考，藉這個機會，先練習練習。

考試完畢，立羣和慧英回鎮江，在家中等候考試的消息。立羣和翠心兩人都考兩個學校，萬一個學校失敗，另外還有機會。

到八月發榜，立羣兩個學校都考上，翠心祇考上北燕。翠心很失望，她早就聽見明華的風景設備，全國第一，北燕雖然不錯，環境相去太遠了。

立羣決定進明華。他打算學西洋文學，明華因為歷史關係，外國語言，比較注重。並且國剛也在那兒，一切都方便。

慧英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去慶賀翠心，勸她先到鎮江來住幾天，再同立羣一塊兒北上。路程雖

然不遠，有一個男人照料，到底方便些。立羣的同班金大可、王大本，都考上了北燕，最近就要先去北平。等立羣、翠心到的時候，他們可以到車站來迎接。

到八月二十，翠心果然來了。

慧英和立羣事先就到車站去等候她。火車誤了點，他們在車站上來回散步。

「真可惜！」慧英道：「假如我早一年進學校，現在不是同你們一塊兒去了嗎？現在你們都走光了，偏偏丟我一個人，在南方，多麼沒有意思！」

「這有什麼關係？」立羣道：「反正不過一年工夫，你還不是就來了嗎？」

「萬一我考不上呢？」

「笑話！連金大可、王大本都考得上，你還考不上嗎？」

「我心裏就是怕！」

「不用怕！我包你一定考上。明年暑假我回家來接你，一塊兒到北方去。你想進那一個學校呢？」

「我想跟你在一塊兒。」

「不跟翠心在一塊兒嗎？」

「最好都在一塊兒，祇可惜辦不到。」

他們走到車站門口，旁邊有一個老乞丐，看見慧英挽着立羣的手腕，連聲叫：「發財的老爺，太太，賞我幾文罷！」

慧英不覺臉紅，立羣只是好笑。

「真奇怪！」立羣道：「今天的火車，爲什麼這樣晚還不來？」

「平常也很少有像這樣誤點呀！」

「真好笑！去年我們在這兒等國剛，今年我們又在這兒等翠心。你記得去年我們還拿翠心來同國剛開許多玩笑呢！但是他們兩個人，還沒有碰過頭。」

「這一次到北方就碰頭了。」

「老實說，你還沒有告訴我，到底國剛後來給翠心寫了多少信？」

「一封也沒有寫。」

「國剛真有限力。」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像翠心那樣花蝴蝶，國剛當然不會喜歡她。」

「國剛同翠心還沒有見過面呢！你何苦又這樣罵人！」

「對不起！罵了你的朋友！」

「討厭！老這樣說！」

「以後不這樣說好了，請你原諒！」

「有什麼原諒不原諒？不過有一件事，我得求求你。」

「什麼事？」

「你這一次同翠心一塊兒坐火車去，路上你必須要小心照料她，不要像平常那樣對她不客

氣。」

「我幾時對她不客氣過？」

「你自己不覺得你每次會見她，話也少了，笑也不笑了，就像生氣的樣兒。」

「這真是活天冤枉，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翠心罵我嗎？」

「她不像你那樣。她從來沒有罵過你。連一句壞話，都沒有批評過你。」

「那麼我真得謝謝她，她對我這樣寬洪大量！」

「你又要說刻薄話了。你就是這些地方不好！」

「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到底我這個人還有一點好的地方沒有？」

「有。」

「什麼地方好呢？」

「就是對我好。」

「祇要我對你好，你還要求什麼呢？」

「我要你對翠心也好。」

「那麼你心裏不難過嗎？」

「爲什麼？翠心是我的好朋友。你對我的好朋友好，我爲什麼要難過？我不是這樣不明道理的。」

人。」

「你的意思，是說我應該拿對你的心來對翠心嗎？」

「胡說！這完全是兩件事情！你對我是愛情，你對翠心是友誼。」

「友誼和愛情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友誼是一部分的，愛情是整個的。」

「我不懂你的話！」

「這有什麼難懂？愛情是不能分的，一個人祇能愛一個人。友誼是可以分的，一個人可以有許多朋友。」

「我不相信我能夠同翠心作朋友。」

「爲什麼呢？」

「因爲我們兩人的性情不同。」

「那些地方不同呢？」

「她這個人太厲害，太喜歡支配人。祇要一個人同她要好，她就把你死死地摺住，一點也不肯放鬆，你就得作她的奴隸，替她作一切的事情。」

「瞎說！」

「這不是瞎說！你想想，自從你同翠心要好以後，那件事情，你不聽她的話？你到上海進聚英中

學，你剪頭髮，你縫新衣服，你的像貌，舉止，甚至於思想，性情，都跟着她變。這樣的朋友，是最危險的朋友。」

「這有什麼危險？她對我一切，完全是好意，我有了她，生活方便得多。」

「這因為你是一個老實人，你沒有堅強的個性，你願意跟着人走。我可不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主張，假如我的朋友支配我，我立刻不舒服，對他發生反感。」

「這就是你不喜歡翠心的原因嗎？」

「我一直沒有考慮這一個問題。今天談起，我纔第一次想到。」

「我看，你想錯了。翠心根本是一個女人，你是一個男子，她有什麼方法來支配你？我看你還是因為翠心和我太要好，心裏不高興。你的信上都講過，你還能夠否認嗎？」

「我並不否認，這也是一個原因。」

「那些，這些都不說。這一次翠心來，對她多客氣一點，在路上多多照料她，到北平以後，有機會就幫她一點忙。我一生就是這樣一個最好的朋友。你應當看在我的面子上，對她客氣。」

「慧英，不要講了，你放心，我一定聽你的話。」

立羣把慧英的手，緊緊地捏了一下。兩人靜默地來回走一趟。

汽笛的聲音，遠遠來了。車站上的人，都翹首遠望。

停一會，火車開進站了。

慧英拉着立羣的手，飛跑到頭等車去找翠心，翠心把頭探出窗外在張望，看見慧英，立羣跑來，立刻招呼，慧英滿心歡喜。

立羣幫着翠心，把她的手提箱拿下車來。再雇一個力夫，挑着兩個大箱子。三人一路押着行李，走回家去。

翠心穿一件鵝黃色押黑邊的旗袍，披一件紅色的雨衣，頭髮燙成嘉寶式。長長的臉，薄薄的唇，寬大的嘴，嘴上塗滿了口紅。一排整齊雪白的牙齒。臉上擦了淡黃色的香粉，胭脂從兩頰淡到眉心。眉毛畫成一條橫線，從鼻梁的上端畫到眼角兩分，這是一九二九年最時髦的樣式。一雙秀媚的眼，黑白分明，眼珠常常左右流動。她的睫毛很長，中國女子很少到了那樣長度。睫毛上大概也塗過靛青，蒼翠欲滴。她腿長腰短，走起路來，特別有一種風姿。

慧英挽着立羣的右手腕，翠心挽着慧英的右手腕，三個人一路談笑走來，——其實祇有兩個

人談笑，因為立羣並沒有參加談話，臉上也沒有多少笑容。

「今天火車誤了點，」翠心道：「你們等得太久了罷？」

「整整兩個鐘頭。」慧英道。

「真對不起！我屢次看表，心裏急得什麼樣。火車經過無錫的時候，車上卸下許多的木箱，又裝上許多的棉紗，鬧了許久。我知道今天一定糟了！——立羣你把那個小箱子，也讓挑夫挑了罷，手提着怪累的。」

「沒有關係。」立羣頭也不回地答。

「讓他拿好了。」慧英道：「這樣一個小東西，算什麼？上次我們回來，他連我的衣箱都自己提，他說怕挑夫的繩子把箱子勒壞。」

「真對不住！」翠心道：「你們回家生活好嗎？我在上海，悶得要死！」

「你們家裏，兄弟姊妹一大堆，還悶嗎？」

「我們家裏那些人，有什麼意思？除了打麻將，他們就沒有旁的消遣。」

他們到家了。翠心立刻跑進房去，問薛伯母好，慧英的母親也在那兒，翠心也問她好。兩位老人

都說幾句歡迎的話。

立羣叫挑夫把行李一直挑到慧英的書房，那兒是慧英替翠心預備的房間。

薛太太早已經準備好晚餐，請大家一同吃飯。翠心拉着慧英到書房去打開大箱子，拿出兩分禮物來，分送兩位老人。送薛太太的是一件灰鼠皮大氅，送王太太的是一套溫麗斯吃茶的玻璃鑲磁花的器皿。這樣隆重的禮物，未免使主人不安。

晚飯的時候，翠心談笑風生，大家都有趣地聽她一人講話。翠心說話雖然多，大家並不嫌她多，因為她極善於講話。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來回觀察，惟恐她的談話，使在屋任何人感覺沒有意思。晚飯後三人回到書房，坐不一會，立羣就說，恐怕翠心旅行疲倦，應當早休息。翠心卻不讓他走。她說好久不見，應該談一個痛快，慧英也勸立羣多坐一會，立羣祇好坐下。

「我們的青年哲學家，」翠心笑對立羣道：「近來又有些什麼新思想？」

「這個稱呼，我可不敢當。」立羣不知不覺臉紅了。

「慧英，你得教教他，少研究些哲學問題，多嘗試點快活的人生。」

「人生快活不快活，」立羣回復他鎮靜的態度道：「完全看一個人的心境。我有不快活的時

候，也有快活的時候。」

「什麼是你快活的時候呢？」

「把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忘記了的時候。」

「你辦得到嗎？我看你在南京的時候，並沒有多少時候忘記了慧英！」

「翠心，你真會開玩笑！」慧英道。

「這不是玩笑，是正經話。我以為人生最快活的時候，就是沒有忘記世界，把全部的身心，都放在活動的過程中。生活上最大的痛苦就是空虛，祇要不空虛，什麼都好辦。」

「什麼都好辦嗎？」立羣道：「這不見得。假如你發現你的活動，根本是一個毫無趣味的活動，然而牠卻死死地糾纏着你，不讓你擺開，這不是比空虛還痛苦嗎？」

「我承認，人生裏面也有毫無趣味的活動，但是有趣味的活動，也太多了。這就看你會不會選擇。」

「你選擇什麼呢？」

「即如戀愛，不是一種極有趣味的活動嗎？」

「你祇知道戀愛有趣味，你知不知道戀愛也有痛苦？」

「戀愛自然有痛苦，而且痛苦很多，但是就在痛苦中間，人類的內心，反而感覺一種安慰。像喝酒一樣，喝下喉的時候，也許不好受，然而心中自有一種快樂。越是癮大的人，越要喝最強烈的酒。因爲人生太平常，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刺激。」

「你這一種談話，」慧英笑道：「好像你曾經戀愛好多次，其實我看你並沒有什麼經驗。」

「你怎麼知道我没有經驗呢？一個人內心的經驗，不一定要發表在外面。」

「翠心，」慧英驚問道：「你曾經愛過人嗎？」

「我曾經愛過。」

「是誰？」

「我可以不提他的名字，但是我很愛他。」

「他在那兒？」

「他在上海。」

「你怎麼從來沒有告訴我呢？」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戀愛。」

「爲什麼沒有希望？」

「他已經愛上另外一個人了。」

「那麼你還愛他做什麼呢？」

「真正的愛，不管對方怎麼樣。」

「你這不是自尋苦惱嗎？」立羣道。

「你也可以說我自尋苦惱，然而在我看來，這是自尋快樂。戀愛的痛苦，就是極強烈的酒。我喜歡喝，我不喝就不痛快。」

「真是滑稽！」慧英笑道：「一個是這樣，二個又是這樣。這簡直是一種時代病！」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立羣的表弟李國剛嗎？去年他北上的時候，也像你一樣到這兒來住了幾天。在談話高興的時候，他也告訴我們，他愛上一位訂了婚的女子。」

「我聽見你談過了。我想李國剛這一個人，一定是一位極有趣味的人。」

「你到北方去，就可以認識他。立羣，你可以給翠心介紹。」

「這不成問題。」立羣熱心地答道：「這件事體，包在我身上。」

一三

一星期以後，翠心和立羣北上了。

這一次離家最遠，一家人都捨不得。立羣的母親，非常難過，王太太也不好受。這幾年來她已經好幾次和薛太太商量，希望立羣和慧英早點結婚。但是立羣的父親，覺得他們兩人都在求學，不當早結婚，來分他們的心。他們都還年青，大學畢業，再成家立業也不算遲。同時慧英、立羣都很有志氣，不願意結婚，妨害學業。王太太這一次看見立羣離開，心裏充滿了無限的憂愁。

當他們分別的時候，慧英看見翠心和立羣，都離開了她，想到以後這一年，孤孤單單地，不知怎樣度過？

在火車開行的時候，翠心和立羣，肩倚着肩，憑着一堵車窗，對她招手，她心中突然感覺一種尖

銳的痛苦，她幾乎不能站住，一雙手死死地扭住母親的肩頭。

無情的火車，終於把兩位有情的人，風馳雲捲地帶到北方去了。留下三個孤另的人，寂寞悲哀地轉回家去。

在南京停了一天，翠心住在她姑父家裏，立羣一個人到安樂酒店。翠心約他一塊去住，他怎麼也不肯。

第三日清早離開南京。翠心同房的，是一位官太太。滿身的俗氣，翠心同她談幾句話，再也不願意理她。立羣同房的是一位公債委員，他那一套做官發財的思想，立羣也不能入耳。

在極無聊的時候，兩人都出房來，憑着車窗瞭望。

吃飯的時候，兩人照例在一塊兒。立羣總是悶悶不樂，翠心到是老有興致，不斷地和他談這樣談那樣。

「立羣，」吃飯的時候翠心對立羣道：「你爲什麼老是愁眉不展的？」

「因爲我想家裏的人。」

「真是孩子！這麼大了還捨不得家嗎？」

「你不知道。」

「你想慧英嗎？」

「當然想。」

「我想慧英也在想你。」

「那是一定的。」

「真可憐！」

「這也是人情，是不是？」

「人情自然是人情，可是你也不能夠因此悶壞了身體。」

「我的身體頂好的。」

「現在當然頂好，不過日子久了就不好了。」

「請你不必替我耽心！」

立羣說完，很粗魯地離開桌子就走出去了。

「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翠心搖頭笑嘆。

車經過肥城的時候，站上許多賣蜜桃的小販，翠心要立羣同她下車去買桃子。買了兩籃，立羣提上車去。忽然哨子一吹，火車移動了。翠心還在徘徊觀望，立羣大聲叫她上車。她緩步走過來，立羣急了，把她一下拉上車來，她對着立羣只是笑。兩隻手一接觸，立羣身上好像感覺一股電流，他的心跳個不了。

他生氣了，把翠心的手，使勁一放。

「火車都動了，還慢騰騰地！萬一上不了車，怎麼辦？」

「這有什麼關係？等幾個鐘頭，再買一張車票！」

「說得這麼容易！」

「難道還有什麼困難嗎？反正我又不是小孩子，不會掉的。」

「你這個人根本不能同你講話！」

立羣轉身就走。

「立羣，你到那兒去？」

「回房去睡覺。」

「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呢。」

「我不吃了！」

「爲什麼？難道你真生我的氣嗎？」

「我沒有生氣！」

「只要沒有生氣，就好辦！來，我們到飯車上去吃飯。」

翠心說着，一隻手伸進立羣的手腕，帶着他就走。

一股溫和的熱氣，從手腕中傳過來，立羣心中起了一種快感，不覺全身戰慄，但是他也沒有氣力擺開。

吃飯的時候，立羣不是看着菜，就看着窗外，始終不敢正眼看翠心。翠心看見他窘迫的樣子，忍不住笑了。

「立羣！」

「做什麼？」

「你把眼睛張開，看着我！」

「爲什麼？」立羣頭也不回地答。

「我叫你把眼睛張開，看着我！」

這似乎是一道極嚴重的命令，立羣只有服從。

兩人一對視，立羣立刻就低頭。翠心忍不住一陣狂笑。

「你這關的是什麼玩意？」立羣氣憤憤地問道。

「我看你還生不生我的氣！」翠心笑答道。

「你說呢？」

「我說你沒有了。」

「何以見得？」

「因爲你不敢！」

「胡說！」

立羣一起身，把椅子一推，回頭就走。

像電閃一般，翠心起來一步擋着他，把他推回椅子去。

「立羣，我剛纔不過同你說笑話，你爲什麼這樣認真呢？好好地坐下，不要這個樣子。對了，這樣我纔喜歡。」

「你喜歡不喜歡，同我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當然沒有。」

「立羣，請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好朋友。」

「你同慧英纔是好朋友，我不配！」

「你爲什麼不配？」

「因爲我沒她那樣溫柔，沒有她那樣好說話！」

「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難說話呢？」

「我天生就是這樣怪脾氣。」

「不管你的脾氣怪也好，不怪也好，從今以後，我們是好朋友。」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

「立羣，你真是一個怪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男子，對女子這樣不客氣。」

「我對於女人，從來沒有尊敬的思想。」

「好了！好了！我們不要吵嘴了！我們現在講和，可以嗎？」

翠心目不轉睛地望着立羣，高傲中充滿了懇求的意思，立羣的心軟了。

「好罷。」

翠心伸出手來，立羣也伸出手，兩人緊握一下。

「現在飯也吃完了。」翠心笑道：「我的好孩子！你去睡覺罷。好好地睡，不要想家！」

「你呢？」

「我還要在這兒休息一會，也許我還要喝一盃酒。」

「翠心，不要喝。」

「喝喝酒有什麼關係呢？」

「這對你身體不好。」

「我的身體有什麼關係？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翠心說着就叫車僮倒一盃白蘭地來。

「不成！」立羣擋住道。

「笑話！難道你還能夠干涉我的自由嗎？」

「干涉你就干涉你！」

「立羣把盃子搶過來，把酒倒在痰桶裏。在腰裏掏出一張十元錢的票子扔給車僮，說：『不用找了。』」回頭過來粗暴地拉起翠心就走。他行動這樣快，翠心幾乎絆倒了。

到翠心房門口，立羣推她進去，口裏說：「我的大小姐，明天見罷！」氣沖沖地就走了。

翠心坐在鋪上，身疲力竭，然而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

同車的官太太，看見剛纔那種情形，關心地問翠心。

「剛纔那一位是誰？」

「朋友。」

「你不用騙我，我知道他是你的未婚夫！」

「你怎麼知道？」

「看你們兩人吵架的樣子，我就知道，你不用發愁，男人都是這樣，一會頂兇，隔一會就軟了。」
「你想他會嗎？」

「準會的。」

翠心發現這位官太太並沒有她剛纔所想像的那樣俗氣。翠心平常最相信自己的眼力，這一次到出乎她意料之外。

她們談一陣天。原來這一位官太太從前是上海一位舞女。年青的時候，不知道多少上海的闊少爺，資本家追逐她，她一個也看不上眼，祇和他們鬼混，利用他們的錢，來維持自己最高級的生活。最後她發狂地愛上了一位年青人。這位年青人同太太結婚不到兩年，感情非常之好。她想出種種方法來勾引這一位年青人，經過一年工夫，男的愛她了。家裏的太太，發現他另有所愛，同他大吵大鬧，越鬧感情越淡。後來他罵她，甚至於打她。太太氣壞了，旁邊幫開的女朋友，又慫恿她對丈夫報仇。她的丈夫起初在上海某大學作教授，太太跑到課堂去鬧他，他祇好辭職。好容易找着第二個學校，太太又給他鬧掉了。他憤恨已極。有一天回家，把太太毒打一頓，肚子裏的孩子都打掉了。

南京有一位要人的太太，是一位女權運動的急先鋒。聽見這段故事，大抱不平。請這位太太到

家裏來，幫助她打官司，幾堂問過，丈夫判了一年的監禁。然而兩人的關係，因為本人再三宣布不能相處，祇有脫離。

一年監禁期滿，丈夫出來，作了舞女的丈夫。

憑他一支筆一張嘴，離開教育界，闖入政途。他會吹會拍，巴結幾位闊老，不到兩年工夫，作大官，刮地皮，修洋房，坐汽車，過着極舒服的生活。

他從前的太太，雖然得了一萬塊錢的離婚費，却過着極悲慘的日子。回到家裏，家裏的人不高興她，親戚朋友，看不起她。中國雖然近幾年來高談婦女運動，再嫁的女人，並不受人歡迎。她憑藉闊太太的勢力，闊太太又憑藉闊老爺的勢力，在南京找了一個小事。上司壓迫她，同事調戲她，她受不了這種痛苦，重回上海，住在一位朋友家裏。每天憂愁抑鬱，不到兩年工夫，就一命歸陰。

「這是一個無情的世界，」官太太講完故事感慨道：「人生是一個可怕的戰場。人類要生存，就得要戰鬥。世界上一切生活的享受，不管精神物質，祇有勝利者纔有分。」

翠心聽完，點頭嗟嘆。

隆隆的車聲，恰是一個催眠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她睡着了。

中夜以後，她忽然冷醒。一翻身起來，望着窗前的皓月。
冰冷的秋風，吹起她滿腔的熱情。

她倒身伏在枕上，用手使勁地揪被單。

一四

北平下車，金大可、王大本、國剛到車站來接，省掉許多麻煩。立羣很不客氣，把翠心交給金大可，王大本請他們幫忙照料，他和國剛一汽車出城到明華園。

立羣這種不關心的態度，連國剛都覺得奇怪，翠心却坦然無事地叫了一聲：「立羣，再見！」同金大哥、王大本坐上汽車，一直到北燕大學的女生宿舍。

王大本對於翠心，真是鞠躬盡瘁，像狗一樣地追隨左右，跑了幾天，把入校一切的手續，替翠心辦好。他惟一的恐怕，就是金大可會同他競爭這個神聖的服務，但是金大可生成的滑稽天性，他看見王大本的舉動，祇是好笑，除掉不時把他和翠心的關係來開開心以外，任何活動，概不參加。

翠心對於王大本是很驕傲的，從來沒有把他看在眼中，王大本一定要給她作奴隸，她也並不

反對。

出門叫洋車，到街上買東西，進圖書館借參考書，有時翠心去拜訪朋友，不讓旁人隨她進去，一個人立在大門外，手裏拿着一件女大衣，蕭瑟的秋風，捲起黃沙，撲面吹來，這是王大本日常的工作。外人覺得辛苦，王大本並不覺得辛苦，他覺得很榮幸。假如翠心放他幾天假，不給他任何工作，他反而痛苦悲哀，甚至於拿自殺的話，來恐嚇同房的金大可！

翠心的名譽在學校很迅速地升起。不到一個月，全校一千多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她。小報上常有她的消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大家一致贈送她「皇后」的徽號。

從前追逐她的祇有王大本一人，現在多不可勝計。許多團體都要求翠心加入，選舉她作職員，職員和職員，不用說就有共同辦事交際的機會。漂亮，有錢，能幹的同學，漸漸威脅王大本神聖服務的機會。

還有一些書獃子，少年「老先生」，有時挾着書，走出圖書館，一眼看見翠心，回宿舍躺在牀上，暗暗地害了深沉的單思病。更有一些騷人雅士，平常就喜歡舞文弄墨，作幾首象徵派的新詩，寫兩篇「我愛你，你愛我」的小說，現在沙漠生活中間，忽然發現仙草瓊花，文人的靈感，更增加了觸動

發洩的機會。

翠心每一個星期，都要接幾首情詩，幾封求愛的書信。起初她還發生興趣，拆開來仔細觀看。後來接得太多了，說的話反正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她連看都不看，就扔在字紙簍裏。許多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就黯然無色地在垃圾堆中沉埋。

黃翠心的名氣太大了，不但學校，整個北平學生界，在很短的時間，都傾倒了。有些好事的同學，替愛慕翠心的人，起了一個專名詞，就是「害黃病」！

王大本當然是最初患黃病的人，以後害這種病的人，繼續增加，病情比王大本，有加無減。

有一位四川學生，綽號「大官人」，平日最主張「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然而藝術生活最高的理想，誰能說不是美？翠心沒有來以前，他憑藉先人的遺產，也結交了一些不甚理想的美人，自從見了翠心一面，以前的美人都不美了，他惟一「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對象，就是翠心。

他不同別人來往，教授們的名言議論，聽不進去了；圖書館四壁的圖書，是些死氣沉沉的廢紙；便易居的辣子雞沒有口味；西齋對門的豆漿，不能下咽；北海的月色，爲的是要引動失戀者的悲哀；中山公園的蒼松，只能形容美人高不可攀的風度；腫眼是不需要的；雪花膏密密地塗在憔悴的臉

上也不能發生任何意的效果。

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大官人病了。據協和醫院醫生的檢查，大官人的病，不但是身體的，而且是精神的。

醫生的話，似乎並沒有錯，因為我們大官人的精神，已經同平常人不一樣。哈孟雷特一個人講一次話，垂名千古，我們的大官人，每天講幾十次，他人格中的偉大性，當然遠在哈孟雷特之上。許多思想家分析，近代男人神經衰弱，所以衣服的颜色，都趨向灰黯的颜色，然而在這一點，我們大官人的神經，似乎又比旁人健全。他穿的衣服，無論中式或西式，都選擇最惹人注意的颜色。有人說，西洋化的男子不應當流淚，我們的大官人不但有相反的主張，甚至於有相反的行動。考據中國文字學的教授，替聰明人下一個白話的界說，就是「聽得快，看得快」，然而這位教授的界說，真是大錯特錯，因為大官人那樣絕頂聰明的資質，對身外許多事物，不僅看不快，聽不快，簡直看不見，聽不見。

他常常鵠立在第一院門口，等候翠心下堂，「目逆而送之」，這樣「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辦法，他自己明明知道，祇能增加口舌的乾燥，腸胃的恐慌，然而他卻不能自止。

果然他至誠感神，不可逃避的幸運，終於到了。

那一天翠心下堂，到門口四圍一望，王大本不在那兒，其他認識的男同學也一人不在。

翠心徘徊觀望，忽然看見大官人瞪起一雙牛眼，死釘釘地望着她。翠心微微一笑，走攏來對他說道：「勞駕替我叫一個車子，到廊房頭條。」

這樣突如其來的幸運，把大官人的靈魂，快要喜歡出竅了。他嘴裏說不出話，兩隻腿不能移動，眼睛張得更大，上嘴唇和下嘴唇，盡情地分了家。

「我跟你說話，你聽見沒有？」翠心生氣道。

「聽見了！聽見了！」大官人驚回過來。

他兩隻腳翻飛上下，一口氣跑到街口，放開嗓子叫洋車，勝利地領回來。翠心說了一聲謝謝，坐上就走。

王大本從廁所中轉來了，遠遠看見大官人伺候翠心，一時無明火起，兩步上前，厲聲對他道：「誰要我叫車？」

「豈有此理！你敢干涉我？」

「干涉你又怎麼樣？」

「混賬」

「你罵人？」

「忘八蛋」

這個侮辱，任何人都受不了的，王大本一揚手，就是一個耳光，大官人也奮勇還擊，兩人扭做一團。許多的同學，圍攏來勸解。問他們什麼事，兩人都不肯說，嘴裏隨便亂罵一陣，各人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

大官人回宿舍，越想越氣，同時心中感覺一種莫明其妙的快活。假如這一種快活的情調，沒有換耳光的忿恨攪雜在裏邊，豈不是「藝術生活化」理想最高的實現？然而這也不用管牠了。

到了深夜的時候，一個人扭開電燈，提起筆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寫完了，不對勁，又改，又寫，一直弄到天明。把聽差從牀裏拉起來，叫他立刻送一封要緊的信到女生宿舍。聽差說時間大早，女生宿舍還沒有開門，大官人在腰裏掏出一塊錢，塞在聽差手裏，吩咐他先到女生宿舍門口等着，一開門就進去，而且一定要等回信。

他回房走來走去。

兩個鐘頭以後，聽差空手回來，說黃小姐沒有回信，只有口信。

「口信是什麼呢？」

「請劉先生以後不要再寫這樣的信。假如再寫，她就要把信公開！」

當天大官人就進醫院，一連住了兩個多月，病好出院，請假回家。

事後有人傳說，大官人在信裏面，懇切地要求，要作翠心的洋車夫。假如翠心願意的話，他可以自動買一部極漂亮的洋車，每天替她服務，不要一個子的工錢！

他們兩人在第一院打架的事情，當天就傳到翠心的耳裏。雖然大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無形中卻有許多的揣測。翠心深怪王大本舉動粗魯，下命令停止他伺候的工作。王大本還不心死，去等候兩天，翠心連正眼也不瞧他。

王大本並沒有發狂，因為有金大可的伶牙利齒，反覆開導。後來立羣聽見，心裏好笑，口裏卻誠懇地勉勵他。他慢慢也就心死。

學校中還有一位教授，對翠心也發生了特別的情感。他的手段卻不高明，他的注意，不久就傳遍全校。廁所裏到處都寫滿了。有一位同學，寫了一封匿名信去勸告他，信裏面最精采的一句話，就

是：「請你拿鏡子來照一照自己的臉孔。」

鏡子用沒有用，我們不知道，這位同學的忠告，無疑地是接受了。以後就沒有什麼下文發生。暑假前這位教授另有高就。臨去的時候，祇罵了一聲：「中國人真頑固！」這就算他對於最高學府的臨別贈言。

自從進學校以後，翠心出城到明華大學去過一次。立羣和國剛帶着她參觀校舍。翠心非常喜歡明華，滿心失悔，從前考學校的時候，沒有特別用心。

國剛對於翠心，招待是很殷勤的，立羣仍然保持他倨傲的神氣。

他們三人一塊兒參觀，大部分的談話，都是翠心和國剛兩人，立羣沒有多說話。

國剛似乎很喜歡翠心，整個時間，有說有笑。翠心對於國剛，好像也發生好感。

他們兩人，你請我常來玩，我請你到北燕的時候，不妨大家去看電影。到下午翠心要回去的時候，立羣的樣子，反高興了一點，對翠心也客氣些。

雙十節是明華每年最熱鬧的一天，許多城裏的人，都到明華來。國剛希望翠心到時候來，他可以事先在女生宿舍訂屋子。翠心滿口答應，但是要求國剛來接她，因為洋車走小路，她有點害怕。

她既然這樣說，似乎今天也得派一個人送她回北燕。

國剛看立羣，立羣又不高興，國剛立刻想出一個辦法。

他說他有一點小事，去一會就來。

立羣和翠心站在荷花池邊，滿地敗葉殘荷，幾陣風來，樹枝上的殘葉紛紛下落。

「立羣！」

立羣不答應。

「立羣！你幹嗎這樣討厭我？」

「何以見得？」

「你自己也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連自己都不知道！」

「立羣，你不快活嗎？」

「無所謂。」

「你的生活就壞在無所爲，假如你是有所爲就好辦了。」

「我不愛聽這樣的話！」

「立羣，你什麼時候到北燕來看我呢？你知道，自從我到北平以後，你從沒有來看過我一次。」

「看你的人不是很多嗎？今天又加上一個！」

「國剛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那麼你愛他好了！」

「說不定也！也許有一天我會愛他！」

「真的嗎？」

「人生的事情很難說，有時一個人同你相處多年，你的心始終不能交給他，有時候同一個人祇會一面，你卻一生喜歡他。」

又是一陣秋風，飄來無數的落葉。

翠心從地下拾起一片落葉，審視出神。

「立羣，你瞧，這就是人生！」

「一個人真要能夠像落葉那樣沒有感覺就好了！」

國剛笑嘻嘻地回來了。

「你到那兒去了來？」翠心問道。

「電話打通了。十分鐘以內，就有小汽車開來。」

「那兒的汽車？」立羣驚問。

「燕京大學的。那兒有兩架小汽車，作進城的生意。燕京大學離這兒祇有兩里路。黃小姐，你用坐洋車走小路了。我們現在可以到大門口去，快來了。」

「真感謝得很！」翠心道。

「不要客氣，雙十節我同立羣，也可以坐汽車來接你，你放心好了。立羣，不是嗎？」

「也好！」立羣祇好答應。

一會翠心上車，國剛搶着先付了車錢。

翠心走後，國剛和立羣緩步走回宿舍。

「國剛，」立羣笑道：「你對黃小姐幹嗎這樣客氣？」

「黃小姐不是慧英的好朋友嗎？」

國剛說完這句話，有點臉紅，立羣只覺得好笑。

狂

風

一五

「黃小姐，你覺得李適夷教授的國慶演講怎麼樣？」

「國剛，我剛纔已經對你說過，以後不要叫我黃小姐，我們叫名字好了。」

「好！謝謝！以後我也叫你名字。但是我的問題，你還沒有答呢。」

「這位李適夷先生的確很會講話。書院制度那樣一個乾燥無味的題目，他居然講得津津有味。」

「我尤其喜歡他開場的一段。」

「你不是說他提議取消雙十節嗎？」

「對了，你想，這是多麼帶刺激性的一個開場！」

節！

「但是經他解釋，又自然了。他說像這樣年年慶祝雙十節，國家老弄不好，還不如取消雙十節！」

「還有那一位先生，也頂有意思。他說來說去，總是蘇聯。蘇聯是我們的朋友，蘇聯是反侵略的國家，蘇聯是全世界工人的祖國，蘇聯是中國惟一的救星！」

「他這種論調，和我上一次在北燕大學聽的一位親美派的議論，完全一樣。那一位先生也很天真地相信美國，並且說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完全靠美國幫忙，他深信美國一定會幫忙。爲什麼？因爲美國是中國的好朋友！」

「世界上像這樣頭腦簡單的人多着呢！」

「真奇怪！立羣幹嗎老不回來？」

「我想快來了。」

翠心和他圍着大禮堂前的草地，緩步而行。

這一片廣大的草場，隨着一年四季，顯呈出各種不同的顏色。在春夏是一牀綠色錦緞的被面。在秋冬是一張灰色絨絨的毯子。草地週圍，參差着茂密的槐樹和柳樹，此時已經滿帶一身秋。在草

地的盡頭，回望大禮堂，巍然矗立，雪白的大理石，在有力的秋陽之下，鮮明皎潔。

滿園樹林茂密，成千的客人在園中穿來穿去。

一會，大禮堂廣集的客人都繞到背後，經過小橋，向西疾走。國剛說，體育館前面的球賽開始了。

「立羣幹嗎還不來！」翠心四面瞭望。

「不管他，我們先去看賽球。他自然會來找我們。」

「萬一找不着呢？」

「他知道我們一定在體育館前面。不會找不着的。」

「也好。」

翠心同國剛走到球場，那兒人山人海，到處擁擠不通。國剛把翠心帶到體育館前瞭望臺上面去。

球賽已經開始，兩面都打得不壞。南邊守門的一連救出兩個險球，觀眾大聲拍掌。國剛說南邊一隊是教職員，守門的是從前足球界的名將，現在已經四十幾歲，還這樣厲害。

兩人說話的時候，北邊球隊的左翼盤球直上，幾個人都擋不住他。他到了左邊的角上，一腳將

球橫踢，從天空中不偏不倚，在球門的前面掉下來，中鋒此時恰好趕到，用頭一碰，球從左側直飛球門。守門的教授，湧身一躍，想將球擋住，但是用力太猛，一交絆在地下，球就進去了。

觀衆歡呼喝采，許多人把帽子扔在空中。

球雖然打得熱鬧，翠心卻無心觀看。

「國剛我們走罷。」

「到那兒去？」

「我們找個地方坐一坐，我累了。」

「到那兒去坐呢？」

「到大禮堂前面那旗竿的石座，一面休息，一面等立羣。」

「真奇怪！立羣怎麼還不來呢？」

「我也不明白。他剛纔說立刻就來的。」

「也許他有什麼事體耽擱了。」

國剛最喜歡看賽球，因為翠心要休息，只好陪她去。

兩人從體育館橫過小橋，橋上的闌干，全用硃紅新漆過的。站在橋上一望，小河兩岸，柳樹參天，祇留下一線青碧的天空。俯視河中，有樹天的倒影。

過橋沿河走去，秋風吹起落葉，在後追隨。

大禮堂前面，沒有一個人，草地空空的。

翠心坐下，兩隻手交叉墊在腦後，軟倚在石座上，閉目享受融和的陽光。

國剛斜坐着，面對翠心。一種嬌慵的態度，令他心醉。

「黃小——我的意思是說，翠心！」

「什麼事？」翠心把眼睛張開問。

「慧英最近有信來沒有？」

「前幾天有信來。」翠心的眼睛又閉上了。

「她講什麼？」

「不要擾我，讓我休息一會。」

「對不起！」

國剛立起身來在石階上走來走去。

「國剛！停一會翠心叫道。

「怎麼樣？」

「過來我和你說。」

「說什麼？」國剛走來坐在翠心旁邊。

「關於慧英呀！你剛纔不是問嗎？你幹嗎問慧英？」

「隨便問問罷了。我們不都是好朋友嗎？」

「你覺得慧英這個人怎麼樣？」

「你同她那樣要好，還問我作什麼？」

「我想知道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

「不要走！你得告訴我！」

「慧英是一位極誠實的人。」

「我呢？」

「你很好，你們都好！」

「我不許你要滑頭，我要你老實地告訴我，你對於我的印象怎麼樣？」

「黃小——翠心！」

「黃小翠心嗎？這個『小』字，加得多麼有意思！」翠心大笑，但是立刻又把牙齒咬住下唇，「真是對不起！我對於你的名字，還不很習慣。」

「我看你對於我的態度，有一點不自然。我相信你對我的印象，一定很壞。」

「沒有的事。」

「我沒有慧英誠實，是不是？」

「我並沒有說。」

「你喜歡慧英嗎？」

「當然喜歡，凡是我的朋友，我都喜歡，你也喜歡。」

「我看這句話，有點勉強罷？」

「這有什麼勉強？假如你不喜歡一個人，你還願意陪他一塊兒玩，同他作朋友嗎？」

「你說的是普通地喜歡，我說的是特別地喜歡。國剛，你一定要誠懇地告訴我！你特別喜歡慧英嗎？」

「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你的話，因為我對於你的界說，還不十分清楚。」

「國剛，你把眼睛看着我，答覆我一句話——你愛慧英嗎？」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激起國剛臉上一道紅暈。但是他馬上就鎮靜了。

「黃小姐，請你不要這樣說！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又是黃小姐嗎？」

「翠心，請你不要忘記，立羣是我最近的親戚，最密切的朋友。」

「國剛，請你誠懇地告訴我！假如有一天，慧英獨有一個人，沒有愛人，沒有朋友，孤寂、悲哀，需要一個人去拯救她，伺候她，安慰她，你能夠擔負這一個責任嗎？」

「翠心，你這種話是沒有意義的！慧英決不會有這樣的遭遇，立羣也不是那樣的人！」

「這也不過是一種想像而已。我平常最喜歡想像。人生最不自由。國家、社會、家庭、道德、法律、風

俗、層層束縛。只有在想像中間，我們可以擺脫人生一切的枷鎖，盡情享受靈魂的自由。」

「想像的生活，自然很好，但是有一些想像，我們不應當使牠成爲事實。」

「那一類的想像？」

「同道德衝突的想像。」

「國剛，爲什麼一個人要道德？爲什麼我們要道德來束縛我們自己？」

「道德不是束縛。牠是從我們的內心自然發生。真正道德的人，是自然的人。」

「這也不過是哲學家故意弄玄虛，來安慰我們罷了。難道你真相信嗎？」

「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是良心允許不允許的問題。」

「良心是什麼？」

「我不是哲學家，我不能勉強下定義。然而這是事實，我親切地感覺牠，我的行動，不能不跟着牠走。」

「假如你的良心，是個性，教育，環境的結果，並不是什麼天造地設的衡量器；假如你有一天發現，良心是一個騙人的東西，牠銷磨你整個生命的活力，牠破壞你一切幸福的源泉，牠壓制你的熱情，拘束你的行動；隨着牠洶湧而來一層層的壓迫，使你摒着人生沉重的擔子，努力前趨，連喘氣都沒有機會；牠毫不留情，毫不放鬆，一直把你逼到死，你也俯首貼耳，願意服從牠一切的命令嗎？國剛請你告訴我！你是頭腦最清楚的人，你必須告訴我！」

翠心說這一段話，神情異常興奮，說到最後一段，幾乎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她悲哀憤激的聲調，打進國剛的心靈，國剛同情她了。

「翠心，你不能够把頭腦冷靜一點？你要明白，人生是有限制的。」

「爲什麼我要受這些限制？」

「爲什麼嗎？因爲只有你坦白承認這些限制的時候，纔可以減少你內心的痛苦。」

「然而這對於我，是絕對受不了的事情！」

「你受不了，別人又受得了嗎？難道你不能推己及人嗎？」

「假如我自己都沒有辦法，我還有什麼力量去顧旁人？」

「這就是自私自利！」

「我承認是自私自利，但是自私自利，又有什麼不好？人類不是求生存嗎？生存的目的，不是尋快樂嗎？」

「翠心，生存的目的，不僅是尋快樂，還要盡責任。」

「又是責任！又是道德！又是束縛！我恨極了！我要推翻一切！我寧肯死！我要自由！」

「翠心，自由不是這樣講的。」

「你說應當怎樣講？」

「依照我內心的意志，犧牲自己，幫助他人，外界不讓我自由，但是我內心意志的自由，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止我。你儘管說人生一切都不自由，但是在自我犧牲中間，每一個人都是絕對自由的。」

「國剛，這是你的主張嗎？」

「這不是我的主張，這是我自身的經驗。」

「你可以把你的經驗告訴我嗎？」

「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能告訴世界上任何人！」

「國剛，我明白，我佩服你，你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但是你太高尚了，我恐怕趕不上！」

翠心把手拿出來，國剛同他握手了。

一時兩人心中的情緒，似萬馬奔騰。

立羣高興地同着金大可、王大本兩人來了。

翠心見着王大本，立刻同他招呼，又問金大可看賽球沒有？立羣對翠心解釋，剛纔會見二人，所以來遲，翠心笑一笑說：「不管怎麼樣，你害我們等你這樣久，你得請客。」立羣答應不成問題。

他們五人一齊到消費合作社去喝豆漿，吃法國點心。到了晚上，立羣在大食堂請他們吃飯。

晚上看完戲，大禮堂前面，成千的學生，各執火把游行。繞了一匝，把火把推在操場，一片熊熊的火光。

翠心到女生宿舍去休息了。金大可、王大本安頓在工字廳。

立羣和國剛回來。

滿園都寂靜了，火光也熄滅了，宇宙像死一樣。

「國剛，今天的情話講得怎麼樣？」

「笑話！你完全不了解我內心的痛苦！」

「啊！已經在痛苦了嗎？這個事體有點意思了！」

「立羣，不要開玩笑！」

「當然不是開玩笑，這是一件最嚴重的事情！」

「你說不是嗎？」

「國剛，不要愁！她快要愛你了！」

「她嗎？」

第二天早上，五個人聚在一塊兒，翠心提議去逛西山，金大可、王大本首先表示同意，國剛、立羣去雇洋車。

他們雇了三輛洋車，國剛和立羣都有自行車，預備自己坐，但是王大本一定要騎自行車，立羣讓他。

五個人同時出發，不到半點鐘，他們經過頤和園，因為國慶減價三天，門前有許多的人。又隔半個鐘頭，看見玉泉山門首的小池，清澈見底。這兩處翠心都想進去看，國剛說太耽擱工夫，單是頤和園，一天也逛不完，祇有下次再去。

過了玉泉山一半，全是上坡路，路上碎石甚多，車輛行得很慢。

翠心四圍觀望，秋色滿山。

遠遠一輛汽車衝來。馬路太窄，大家都下車，站在路邊的斜坡上。車裏坐着一對中年夫婦，前面開車的却是一位打扮得極妖嬈的小姐，看見他們站在旁邊，臉上微微一笑。

「老王，」金大可對王大本道：「那位小姐看上你了！」

「胡說八道！」

「真的，你沒有看見她剛纔笑嗎？」

「她笑關我什麼事？」

「她對你笑呢！」

「對了，」立羣也加入道：「老王，剛纔那位小姐，的確是對你笑。她幹嗎對你笑呢？」

「這當然因為老王的臉子生得漂亮！」金大可道。

「你專會拿人開心！」王大本反攻道：「我那有你的臉子生得漂亮？單是你那一條彎鼻子，就可以勾引人！」

金大可的鼻子，本來有點彎，他最討厭別人批評他這一個缺點。王大本平常說不過他，到戰敗

的時候，就使上這最後一着。果然金大可有點生氣，不講話了。

「依我看，」翠心出來解圍道：「剛纔那位漂亮小姐並不是對王大本微笑，她是對立羣微笑。」

「沒有的事！」立羣辯護道。

「不看那位小姐對立羣微笑，」翠心道：「我髮髻還看見立羣也對她微笑呢！」

大家一齊大笑。

「這樣說來，」國剛笑道：「今天午飯，立羣的客又請定了！」

「豈有此理！」立羣道：「明明是王大本的艷遇，你們卻拉到我身上來。——你瞧汽車又來了！大家一齊下車，每人心中都希望再相見一位漂亮的小姐，等汽車開近，裏面坐的卻是一位老太太！」

大家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

到碧雲寺山腳都下了車。國剛吩咐洋車夫，到香山門口等候，他同王大本把自行車交給一家茶館保存。

五人緩步進寺，無數的蒼松翠柏，掩映着綿延不斷的石梯。

到半山的時候，右邊有一股泉水，一個小池，許多的石凳，他們坐下休息，旁邊有一個賣汽水的
小孩，立羣開了五瓶汽水，每人抱着瓶喝。

翠心喝了兩口，就不喝了。把瓶子遞給立羣。

「爲什麼只喝這一點呢？」立羣道。

「不想喝，你想喝嗎？」翠心斜視他一眼。

「夠了！」

立羣把瓶子還小孩。走到遠處一個石凳上坐下。

「立羣！」翠心叫道。

「什麼？」

「這兒有冰淇淋賣嗎？」

「有。」

「在那兒？」

「在香山頂上。」

「我可上不去。」

「那就沒有辦法了。」

「立羣真搗亂！」國剛道：「這兒轉過去就是香山旅館，那兒什麼都有的賣，我們上次同幾位同學來，也是在那兒開的飯。中餐、西餐都有，隨便你選。」

「我喜歡吃西餐。」翠心道：「立羣你呢？」

「我喜歡吃中餐。」

「你今天是主人，你得將就我們。」

「我不是主人，王大本纔是主人呢！」

「幹嗎我是主人呢？」王大本驚問道。

「你這個人真沒有良心！」金大可道：「剛纔汽車上對你微笑的那位小姐，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嗎？」

「無意識！」

談笑一陣，繼續步行上山。

每登一段石梯，回頭下望，松柏亭亭如蓋，羅列兩邊。山下一片平原，遠處頤和園的昆明池，隱約可見，北平在朦朧煙霧中。

參觀佛殿，再上塔頂，憑欄遠望，氣象雄壯。

「以前孫中山先生的遺體，」國剛道：「就停在這裏邊，去年南京中山陵修建成了，纔奉安過去。」

「談到中山陵，」金大哥道：「我聽見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立羣問道。

「北平有一位風水先生，他說碧雲寺風水最好，天然帝王的陵墓。因為孫中山先生遺體停在這兒，中國也走好運，北伐能夠成功，全靠碧雲寺這一段好風水。南京中山陵，雖然花了幾百萬，遠不及碧雲寺的形勢。自從南遷以後，共產黨在江西猖獗起來了，華北一天緊迫一天，中國的前途，反而比北伐時代，更加黯淡。」

「這當然是一種迷信，」立羣道：「但是這幾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確是異常嚴重。最可恨的，就是國人的思想還不一致。官僚，軍閥，不用說了，就在知識階級方面，還有許多不願意把國家民族

放在第一的人。」

「我不知道明華大學怎麼樣，」金大可道：「在北燕大學方面，黨爭非常激烈。我剛進學校不久，就有人對我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照他們的眼光看來，中華民族，要獨立自由，一定要經過第二次革命。他們不想到，國家民族，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集中全國的力量，還不一定能夠救亡，那兒還有力量來打第二次內戰？」

「明華大學也是一樣。」立羣道：「同學方面，一切激烈鬪爭的對象，都是自己。爲着內戰，他們可以打得頭破血流，談到外侮，他們到沒那樣熱心。」

「平心而論，」國剛道：「現政府裏邊的領袖人物，也很能勵精圖治。就是行政機構太壞，貪污，因循，麻木，無恥的官僚不少，政府許多極好的法令，一到他們手裏，反而成了禍國殃民的工具。革命的血，不能洗滌這一般人的心。我的父親去年也到南京去過一趟——」

「那時政府不是要請他作官嗎？」立羣道。

「政府本來有這個意思，但是我父親說話太直爽了，許多人不滿意他，還有人寫匿名信威脅他，他氣憤不過，回家去了。臨走的時候，他還草了一個極長的計畫書，希望當局能夠採用。」

「他的計畫書發生效果沒有？」立羣道：

「許多人都說他是老生常談，不但無理他，而且非笑他！也有賞識的人，不過是少數。」

「老伯爲什麼不繼續作官呢？」金大河道：

「作官第一要圓滑，我父親爲人最不圓滑，到處得罪人。作官第二要敷衍，我父親責任心最重，事事認真。中國的事體，太認真就辦不通。他要不是這兩個怪脾氣，辛亥革命成功，他就作大官了，何必等到現在？但是他從南京回來以後，有一件極滿意的事情。」

「那一件呢？」立羣問。

「就是革命的軍人。他會見的許多將領，都是鐵打的人物。他相信中國將來的希望，就在這羣武人身上。但是武人不會玩政治，他們把天下打太平，一切的權利，都讓文官搶去，等到天下大亂，又得叫他們拚命犧牲。岳武穆講：『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治矣。』現在天下不治，就是因爲我們只作到了一半。關於教育方面，他也有許多有趣味的主張——」

「你何妨講來我們聽聽呢？」金大可請求道。

「他說現在中國的教育，沒有一貫的政策。這一批人談職業教育，那一批人談自由教育，還有

一些講實驗主義，道爾頓制，平民教育，都是枝枝節節，亂七八糟。國家對於教育，應當從小學到大學，有一個主要的方針，根據這一個方針，計畫一切的內容設備。」

「他說的教育方針，是什麼呢？」金大可急問道。

「就是民族主義。現在的時候，是一個戰國時代，民族主義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一個國家處在這個時代，要求生存，一切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構，都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來建設。全國的人民，一定要靠教育的力量，充滿了民族的意識。民族主義教育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注重團體，犧牲個人，一切的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國際思想、階級鬭爭、功利主義，都不能同時並重。民族主義第二個重要原則，就是要把全國人民，都養成戰士。一種戰的人生觀，應當灌輸進每一個兒童。本來革命就是戰爭，一個革命政府，怎樣能夠不訓練戰士？沒有戰鬭的意志，民族怎麼能夠解放呢？我們還要作夢，禽息鳥視，希望列強再替我們開一個華盛頓會議嗎？中國人自己得奮鬥，自己得作戰。假如中國的教育，不能擔負這一種工作，或者甚至於擔負一種反方向的工作。一旦國家有事，我們還是用槍桿去和敵人拚命，還是用正義人道的口號，來取得別人的憐憫呢？」

「我極端贊成這個主張！」好久沒有講話的王大本，忽然跳起來講話了。

「民族主義教育還有一個重要原則，」國剛繼續道：「依照我父親的意見，就是要談中華民族。每一個人民，都感覺中華民族，對於世界，有一種偉大的使命。這並不是誇大狂，這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無形中養成自卑心理以後，刻不容緩的工作，假如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可愛，民族值得生存，我們都願意犧牲來為牠，那麼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民族，對於世界進展，有偉大的意義，世界上任何一種政治運動，能夠推動鼓勵千萬的人心，一定要包含一種高尚的理想，中華民族要沒有一種高尚的理想，就不能夠反抗帝國主義。他還說得有許多話，來證明中華民族能夠擔任這一個對於世界的重大使命，他預備要寫一本書。」

「已經寫好沒有？」金大可問道。

「還沒有，有幾章已經脫稿。」

「我很想讀他這一本書。」

「我也想。」立羣道。

「我也想。」王大本道。

「老伯這個人，」翠心道：「太有意思了。以前我也聽見慧英講過，可惜沒有機會會見他。國剛，

將來暑假回家，我可以到你們那兒去住幾天嗎？

「歡迎得很！只怕你不肯去。」

「我一定去！」

一七

從碧雲寺塔頂下來，出小門轉到香山，經過一些亭臺樓閣，花草樹林，到香山旅館去用午飯。

旅館離半山亭不遠，前面有一個廣闊的洋臺，平原秋色，都歸眼底。

吃完飯，立羣感覺肚痛，到後面去了。

他去了半天不來，金大可同王大本要上山頂，翠心說她沒有氣力，國剛也想同他們二人去。翠

心說：「你們都去，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嗎？」國剛還沒有說話，王大本說：「立羣一會就會回來。」國

剛說：「等他回來再商量。」王大本說：「不要管他。我們先去，再遲，就晚了。」

國剛想了一想，同他們一塊兒上山去了。

在路上國剛問王大本，幹嗎要把立羣丟在後邊。王大本說：黃小姐不去，總得要有一個人陪他。

黃小姐很喜歡立羣除了他，別人不能擔任這一種工作。」

金大可笑王大本又在吃醋，王大本說：「無意識！」

立羣轉來，看見翠心一個人在那兒。

「他們到那兒去了。」

「上山去了。」

「豈有此理！」

立羣回身就走。

「立羣，你到那兒去？」

「上山去！」

「你不能去。」

「爲什麼？」

「因爲我不去。」

「你也去好了。」

「我走不動。」

「我不管！」

立羣又要走。

「立羣，你不能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

「你這個人也奇怪！到西山又不上西山。」

「我不是告訴你，我走不動嗎？」

立羣只好回來坐下。

「立羣！」

「什麼事？」

「我要喝一盃咖啡。」

立羣叫侍役倒一盃咖啡來。

「你不喝嗎？」

「我不喝。」

「你陪我喝一盃。」

立羣告訴侍役再加一盃。

「立羣，把頭抬起來！」

「幹嗎？」

「你在想什麼？」

「什麼也沒有想。」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你在想我！」

「胡說！」

兩人靜默一會。立羣的椅子，似乎是一塊針氈，太難受，他站起來。

「這三個傢伙，真正豈有此理，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

「一個人嗎？」

「一個人到好一點！」

「我在這兒有什麼不好呢？」

「我不喜歡跟你在一塊兒！」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我怕我！」

「怕你笑話！」

「不怕我爲什麼老躲我呢？」

「我討厭你！」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立羣，一個人應當要誠懇。」

「你也太誠懇了！」

「我有什麼不誠懇的地方？」

「你對你最好的朋友。」

「我對我最好的朋友並不壞呀！」

「還要這樣說！」

「立羣，一個人誠懇不誠懇，應當看他對自己的心真不真。假如爲着他自己的心，一切都可以犧牲，他是誠懇的，假如他虛偽勉強去壓制他自己的心，他就是不誠懇的。你說是不是？」

「你這是瞎說！」

「立羣，這不是瞎說，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

「我現在什麼都看得很輕了！」

「連性命也看得很輕嗎？」

「像這樣活着，還不如死了好一點！」

「爲什麼要死？死了有什麼價值？一個人有充分生命的力量，爲什麼不發展牠？有內心激烈的情感，爲什麼苦苦地要壓迫牠，殘害牠？立羣，你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傻子！」

「我也許是一個傻子，但是你也不見得聰明！」

「我也不知道我聰明不聰明，我至少不像你那樣壓迫人性！」

「個人有個人的看法。」

「但是我不能讓你這樣。」

「爲什麼？」

「你也明白。」

「我一點也不明白！」

立羣起身，頭也不回就走了。

「立羣，你還沒有付賬呢！」

立羣不管，一直往前走。

翠心叫待役來，把賬付了，隨後跟着走來。

立羣不見了。翠心踏着滿路的落葉，快步上山。

山上沒有一個人，只有風在林間震響。

快到雙清別墅，翠心走得全身是汗，腿腳酸痛，四圍一看，想找一個地方休息。

遠遠樹林中的斜坡上，有一個人，兩手捧着頭，坐在一塊青石上。

翠心走到他的面前，立羣抬起頭來，望她一眼，又俯在手中。

翠心坐在他的旁邊，用手搭在他的肩上，輕輕撫摩他的頭髮。

「立羣，我的好孩子！不要這樣難受！你何苦呢？」

「你完全不了解我！」

「我了解你，我太了解你了。我對你不是最誠懇嗎？要是旁人，我早已經不理他了，我還肯像這

樣低聲下氣地關心他嗎？」

「我希望你也不理我！」

「這是不成的。這不但我不成，我知道你也不成。我不能讓你這樣，我不忍心！」

「你的心的已經夠忍了！」

「爲着你，連我自己都忍得下，還說別人嗎？」

翠心輕輕地把立羣的頭放在懷中，俯下來，臉偎着他的臉。

立羣一陣昏迷，全身不能動彈。

忽然他一掙身起來，眼睛出火，活像一個瘋子。

「翠心，這不行，這不行！」

「立羣，坐下，安靜一點！」

立羣又坐下了。翠心摟着他的腰，嘴唇附着他的耳，柔聲地對他講話。

「立羣，我已經仔細想過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見你的信，我整晚上就沒有睡覺。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你在我腦子中的印象一天天地增加。在上海會面，我心裏立刻明白，我們兩人中間的運命已經決定了。從你的眼睛裏，我早就知道，你對我有一種不可抑制的感情。我心裏想，這真是奇怪，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相信，自己審問自己，有機會我再仔細觀察你，一切都是千真萬真的！感情像一陣狂飈，把我們吹到空中，不由自主。宇宙間一切的一切都毀壞了。我們沒有法子抵擋牠，世界上任何的力量，也不能抵擋牠。在牠狂奔怒吼，移山倒海的時候，宗

教、道德、風俗、習慣，甚至於生命的長城，都站不住了。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知道你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為第二條路，就是死路，假如我們不願意死，假如還不願意放棄生存的權利，我們只有奮鬥，只有反叛，我們必須要毀滅宇宙，不讓宇宙毀滅我們。立羣，你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嗎？立羣，你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你必須要振作精神，殺出一條血路。立羣，你得救你自己，你得救我！」

狂熱的嘴唇接觸了，立羣一雙手把翠心抱得氣都回不過來。

一隻小鳥在枝頭發出悽慘的聲音，立羣驚回過來了。

他撒手，起來，狂奔上山去。

翠心連聲叫他，他聽不見。

翠心隨後趕去。立羣不沿着路走，只往最崎嶇的地方跑，翠心跟不上他，亂枝把衣服也絆爛了。遠遠望見立羣到了一個極險的山頭，快要到山頂，立脚不穩，一交絆下來了。

翠心一聲狂喊，不顧一切跑下山谷。

等她走到的時候，立羣滿頭是血，閉目禁聲，只剩奄奄一息。

翠心連聲叫他，他不能答應。

半個鐘頭以後，立羣纔醒過來。

「立羣，你那兒受了傷？」

「不知道。」

「傻孩子！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我心裏痛苦極了！」

「立羣，我知道。我愛你，我不能讓你死！」

「我爲什麼不死啊！」

「立羣，你不能死，你絕對不能死！我知道，你要死，我也活不了的！慧英也活不了的！」

「啊，慧英！」

一陣熱淚，湧到立羣的眼邊，他把頭俯在翠心的懷裏。

「立羣，我的愛！不要傷心。好好保重身體，一切的事情，都有辦法。」

「這有什麼辦法？」

「一定有辦法，你不用愁。」

「翠心，人爲什麼要活在世上啊！」

「既然活着，只有朝活着方面打算。」

「翠心，我真疲倦！」

「你躺一會好了，不要多講話。」

立羣躺在翠心的懷中，翠心抱着他，他安然熟睡了。

這樣足足有一個鐘頭。

一陣笑聲，國剛同金大可、王大本回來了。

翠心連聲叫國剛，國剛聽見，三人一齊轉到山谷。

翠心告訴他們，立羣爬山絆了交，三人急忙把他擲下山，扶上洋車。

國剛先騎上自行車，飛跑回城，到西直門內，雇了一輛汽車，回頭來接。

在玉泉山門首，他們會面了，因爲洋車不敢快拉，怕立羣顛着。

到醫院醫生診察結果，頭部受傷甚重。沒有性命的危險，但是起碼要兩個月纔能復原。

一八

當天晚上，國剛沒有出城，到王大本、金大可、宿舍去休息。

他們三人九點鐘離開醫院的時候，立羣昏沉地睡着了。翠心說她還要待一會，他們只好讓她。

翠心端一把椅子，坐在牀前，守着立羣。

十點鐘，立羣醒轉來了，不斷地呻吟。

「立羣」

「你是誰？」

「我是翠心。」

「啊！」

「你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口乾得很！」

翠心立起身來，替他倒了一盃涼開水，左手輕輕撲着立羣的頸項，喂他。

立羣一連喝了大半盃水，不喝了。

翠心把盃子放下，轉來問他好一點沒有，立羣說心裏好過一點，頭上好像很熱，翠心摩他的頭，熱得燙手。

「翠心，什麼時候了？」

「十點十分。」

「你還不回去嗎？」

「再等一會。」

「你回去好了。」

「我不回去。」

「何苦呢？」

「我要看護你。」

一陣昏迷，立羣又睡着了。

門前有脚步的聲音，看護輕輕推門進來。翠心對她點頭，用手指牀上的病人，看護明白他在睡覺，輕輕把門關上出去。

翠心忽然感覺疲倦，頭俯在牀邊休息。

大概一點鐘的時候，立羣又醒了，激烈地呻吟，翠心問他，他說頭的左邊疼得很，傷口越疼越厲害，他不能忍受。

翠心按鈴叫看護來，問她是否可以給立羣打止疼針。看護回頭就走，停一會看護長進來，摸摸立羣的頭，又試他的脈，最後她吩咐看護去拿兩片藥來。說是十分鐘以後，就可以停止疼痛，假如不生效，可以再服第二片。

她們出去了。翠心倒一盃開水，伏伺立羣吞藥。

立羣不斷地叫喚，翠心坐在牀邊，把手圍住他。

五分鐘以後，立羣感覺好些，再隔一些時候，不疼了。

「翠心，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半。」

「你還不去？」

「我不回去。」

「你不休息嗎？」

「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在這兒呀！」

「這兒不是有看護嗎？」

「有我在這兒總方便一點。」

「你累不累？」

「不累。」

「翠心，可憐的孩子！」

「立羣，我不要你可憐我，要你愛我！」

「你真傻！」

「我不傻！」

「你還不傻嗎？你這樣年青、漂亮、聰明，不知道有多少人追逐你，你爲什麼偏偏要愛上我呢？」

「立羣，愛情是不可理喻的。」

「翠心，你也躺下，讓我睡在你的手彎裏。我疲倦，我想睡。」

「你睡罷。」

立羣睡着了。

翠心思潮起伏，感覺一種勝利，又感覺一種悲哀。

過道忙亂的聲音，一會，隔幾間房裏，有女人慘呼的聲音，大概是從產房裏發出的。呼聲越來越短促，越激烈，最後連聲叫「媽」。

翠心一陣難忍。

這個世界真奇怪！生命既然這樣痛苦，爲什麼人類還要死死地繼續這種痛苦呢？

女人不叫了。

沉重的脚步声，大概是醫生過來了。他告訴那兒等候的人，這個想來一定是女人的丈夫罷？

生說，孩子生下來了，是一個男的，那個人似乎很高興，連聲道謝。再問還有什麼危險沒有，醫生說絕對沒有，他現在可以走了，明天再來。男的還要求去看一看他的孩子和妻子，醫生說孩子不能看，他可以進產房去看一看他的太太，但是要站遠一點，不許多說話，男的滿口答應，說：「當然，當然！」

他們過去了。停一會，男的轉來，帶着歡喜的腳步聲，跑下樓去了。

這個男人，爲什麼這樣高興呢？翠心不明白。

生下來的孩子，是不是也一樣地高興呢？

生命真是神祕得不可思議。牠憑着天大的力量，驅遣人類，支配他一切的行動。個人的喜惡悲哀，民族的生存競爭，都不是爲着要繼續生存嗎？世界上誰又能夠擺脫這個力量呢？

翠心正胡思亂想，立羣又在呻吟。

「立羣，你又疼嗎？」

「又疼。」

「厲害不厲害？」

「很厲害。」

「再吃一片藥。好不好？」

「也好。」

翠心起來讓立羣吃藥。

「翠心，什麼時候了？」

「兩點。」

「你還不去嗎？」

「我今晚上決定不去！」

「你也應該休息。」

「我用不着休息。」

「你吃晚飯沒有？」

「沒有。」

「你不餓嗎？」

「一點也不餓。」

「翠心，你對我太好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翠心，你可以吻我嗎？」

翠心沒有回答，低頭親立羣。

「翠心！」

「立羣！」

「你真可愛！」

「你愛我嗎？」

「我早就愛你了！我最初聽見慧英談到你，我心裏就恨你。後來在上海第一次會面，我立刻就愛上你了。」

「我知道。」

「我從小就同慧英一塊兒長大，她是我當然的愛人。但是她爲人太溫柔了，我愛她，我始終沒有發狂地愛過她。自從會見你以後，我完全不能壓制我自己。我屢次逃避你，甚至故意說話作事來

氣惱你，我以為這樣，可以斬斷我們彼此間的熱情，然而我內心感覺，無限的苦痛。你對我的態度呢，始終是一樣，我清楚看見這個危險的局面。我有時痛恨我自己，我祇想毀滅我自己，然而我心靈的最深處，又常常隱藏着一種希望。這樣矛盾苦悶的生活，我整整過了好幾年，一直到昨天，我纔得着一個發表的機會。我想有了這一個機會，我死也值得了！但是我又沒有死，這是多麼可恨的事情！

「立羣，我的愛，你不能死，我不讓你死！」

「翠心，你能夠原諒我嗎？」

「原諒你什麼？」

「我太對不起你了！」

「你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呢？」

「幾年以來，我對你這樣無情！」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你對我決不是無情，你對我的心，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

「你能夠這樣了解我嗎？」

「假如我不能了解你，世界上再沒有了解你的人了。」

「翠心，你相信，我值得你愛嗎？」

「這是什麼話？」

「將來有一天，你不會愛上別人嗎？」

「你太看不起人了！」

「翠心，我要你永遠愛我！」

「傻孩子！這還用說嗎？」

「假如有一天，你同我太接近，你發現我並不像你理想的那麼可愛，你還能夠永遠愛我嗎？」

「立羣，不要這樣說！你知道我是有決心的。」

「一個人的決心，不會轉變嗎？」

「這看什麼人。一個人格高尚的人，決不會隨隨便便。」

「翠心！」

「你還有什麼話？」

「假如有一天，你不愛我，我一定會自殺的！」

「我相信你這句話是誠懇的，但是也決不會有這一天！」

「翠心，我們的愛情中間，有一條陰影，你看見了嗎？」

「你是指——」

「當然是她。」

「這個我有辦法。你一切交給我好了。」

「她不會——」

「她一定不會的。她的性情，我徹底知道，她不是那樣的人。」

「假如萬一——」

「不會的，決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我現在也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了。但是我想——」

「你不用多想了。這件事情中間，還有一點複雜性——」

「什麼複雜性？」

「你不用問，以後你自然知道。」

「你既然不說，我也不願意問，我相信你，你比我聰明，只要——」

「立羣，你放心！」

「我現在什麼也不管，我只有一條心！只要你——」

「立羣，我不會對不起你的。」

兩人都不講話了。翠心輕輕地吻立羣的臉。

「翠心！」

「立羣！」

「你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嗎？」立羣微笑道。

「你最喜歡我什麼？」

「我最喜歡你走路。你的脚步那樣短，走得那樣快，我常常想，你有一天會絆交的！」

「傻話！」

「翠心，我還有許多話說呢！」

「不要說了！」

「爲什麼呢？」

「說多了費精神，你應當好好地休息。」

兩人不說話了。立羣把頭移在翠心的胸前。翠心一隻手，拉進被裏，緊緊地握着。街上間或傳來汽車的聲音。

兩人都睡着了。

立羣一覺醒來，天色已經發白。翠心還沉沉地鼾睡。

立羣不敢驚動她。掙身審視，心中有一種得意。

翠心也醒了。

「睡好沒有？」立羣柔聲問道。

「真笑話！什麼時候我睡着了！你呢？」

「我也剛醒。」

「頭還疼不疼？」

「還有一點。」

「燒不燒？」翠心用手摸立羣的頭。

「沒有昨天晚上那樣燒了，不是嗎？心裏也沒有那樣發慌。」

「只要熱度不增加，就是好現象。」

翠心要起來，立羣用手擋住她。

「再睡一會。」

「不行！回頭看護進來了。」

「不管她！」

「胡鬧！」

翠心起來，天已經大亮了。她在小桌上，把皮包打開，拿出小梳來理一理頭髮，進盥洗室去洗臉。

「翠心，你應該回去了。」等翠心出來，立羣這樣說。

「對了，我得回去，免得國剛他們來看見我。」

「什麼時候再轉來呢？」

「十點鐘。」

「這麼快！」

「你不喜歡我快一點轉來嗎？」

「我說，你得休息呀？」

「不是已經在這兒休息了嗎？」

「你最好回家睡一覺，午飯後再來。」

「也許。」

翠心轉身走到門前，一隻手開門，回身對立羣一笑，出門下樓去了。

立羣一個人躺在牀上，癡癡地想。

一個月以後，立羣出醫院了。

醫生本來說他至少要兩個月，他恢復得很快，三天以後，完全退燒，七天以後，創口就合攏了。因為失血過多，一起牀就頭目暈眩。繼續吃補藥，打補針，十五天以後，可以下牀，一個月以後，完全是平常狀態。

在這一箇月中間，國剛每星期進城來看他，王大本、金大可也不斷來問候，翠心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醫院陪他。

立羣燒退了，他就託國剛寫信給他父母，給慧英，報告他詳細的病狀，叫他們不要耽心。

後來快復元了，他同翠心商量，怎樣把他們兩人的關係，告訴慧英，依照立羣的意思，不應當隱瞞，應當誠懇地告訴她。翠心說這件事體，關係太大，不可以魯莽從事。慧英這個時候，一個人在上海，沒有知心的人，萬一鬧出事體來，不好收拾，頂好緩一點再說。

立羣感覺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和慧英通信的問題，要不把話說明，他沒有勇氣，再給慧英寫信，就寫，他也不知道怎樣寫。翠心說沒有關係，寒假沒有多久了，可以請國剛代寫，說立羣身體還沒有復元，不便多寫信。到了寒假，她要回上海去，當面同慧英講個明白。

西山的事情發生，國剛當時就疑心，翠心和立羣中間出了什麼事故。後來幾次到醫院，看見翠心陪着立羣，他已經明白十之八九。最後有一天，他們三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立羣把一切的事實都告訴國剛。

國剛心裏很難過，但是他也沒有話去責備他們兩人。關於報告慧英的問題，國剛也不贊成立羣的主張，他想最好還是寒假回去當面說，假如他們不便說，他願意去擔任這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寒假以前，翠心先寫信給慧英，請她不要回家，在上海等她。

本來說好立羣一塊兒回去，到了要動身的前一日，他的勇氣失掉了。他不願意回去，翠心和國剛也不勉強他。

上車的時候，立羣到車站去送他們。

「國剛，一切的事情，都交給你！請你告訴慧英，希望她不要太恨我！」

火車向南去了，立羣抱着滿懷的愁緒，回到明華。

到上海，慧英高興地到車站來迎接他們。

她問翠心，爲什麼不見立羣，翠心說，臨走的前一天，立羣忽然病了，緩一星期再來。慧英問病得怎麼樣，翠心說因爲上次絆交，身體太弱，又招了涼，稍爲有點熱度，醫生勸他暫時休息。

慧英聽說，半天不能講話，眼淚忍不住流出來了。

國剛不敢看她，把頭掉在一邊。

翠心安慰了一兩句，談笑自若地一齊上汽車。

在汽車上，慧英問國剛爲什麼不回無錫要來上海，國剛說他有一件緊要的事情在上海辦，辦完了再回家。

翠心請國剛到她家裏去住，國剛說了一聲「謝謝！」也就跟着一塊兒去。

那一天晚上，翠心和慧英同牀，慧英通夜沒有睡着，翠心幾次醒來，再三勸她。

第二天翠心約慧英和國剛到半淞園去玩，慧英不願意出門，翠心說不要在家裏悶壞了，反正立羣一星期以後，就來上海，何必這樣自苦呢？

三人一齊到半淞園，裏面布置也還幽雅，沒有什麼特點可說。

他們在一個小椅上吃茶。從玻璃窗上望出去，到處都是衰颯的景象。

翠心高談闊論，描述北平一切的生活，連國剛也聽得入神。

一會翠心下樓去了。

「國剛，你想立羣該會來呢？」

「我想他會來的。」

「萬一他病得厲害呢？」

「他病得不厲害，要不然我也不來了。」

「我就是說，你們都走了，留下他一個人在那兒，萬一有什麼大病，誰來服伺他？」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國剛，立羣該沒有生我的氣罷？」

「沒有，爲什麼？」

「他上一次病得那樣厲害，我都沒有到北平去看他。」

「這本來是他的意思。他怕你太辛苦，再三囑咐，不讓你來。」

「我現在真後悔！當時我就應該去！」

「過去的事情，讓牠過去好了！」

「國剛，我心裏想——」

「想什麼？」

「我想假如立羣一星期不來，我就到北平去。」

「何必呢？他會來的。」

「你相信他會嗎？」

「他會。」

「不知道爲什麼，我老是不放心，我有時心驚肉跳，好像有什麼大禍要臨身一樣。」

「這因爲你憂慮太過。你把心放寬一點好了。」

「這有什麼方法呢？」

「人生不能太固執，一切要聽其自然。世界上有些事體，固然是可以勉強的，到了不能勉強的

時候，也就只好把牠丟開。」

「你是說——」

「我是說——」

「你是說立羣真不會回來嗎？」

「沒有的事！你不要疑心！」

「國剛，請你告訴我！立羣到底得的什麼病？」

「翠心不是告訴過你嗎？」

「你們該不會騙我罷？」

「當然不會。」

慧英心裏更不安了。

她起來凭着窗櫺，呆呆地望着窗外。

國剛把頭低下，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個地方。

慧英忽然轉身過來，走到國剛面前注視他。

「國剛！」

「慧英！」

「你爲什麼愁眉不展的？」

「我——我心裏有事情。」

「什麼事？」

「我不是告訴你，我到上海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辦嗎？」

「國剛！」

「什麼？」

「你是我的好朋友，是不是？你還記得我們在鎮江桃園三結義嗎？」

「當然記得。其實不但去年在鎮江，我第一次會見你，我已經把我自己看作你的好朋友了。」

「好朋友應當要誠懇，是不是？」

「難道我還有什麼不誠懇的地方嗎？慧英，請你相信我！將來無論遇着什麼天大的事情，我一

定是第一個幫你的忙的人。我爲你，什麼都可以犧牲，就連性命也沒有關係的！」

國剛一腔的誠意，露於詞色，慧英感動了。

她把椅子挪過來，坐在國剛旁邊。

「國剛，謝謝你！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

「這是我心裏的話，一直沒有機會說，現在我說了，你不生氣嗎？」

「我當然不生氣。你對我這樣好，我還生什麼氣呢？」

「慧英，你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說的句句話都是誠懇的嗎？」

「我相信。」

「假如你能夠相信，我願意說一個痛快。慧英！」國剛把椅子挪近，繼續說道：「你記得去年暑假的時候，我對立羣和你說過一句話嗎？」

「那一句話？」

「我說我愛上了一個人。」

「是的，我記得你酒醉的時候，還這樣說呢，我問你，你又睡着了。」

「我當時不是真睡着。」

「你是醒的嗎？你爲什麼不講？」

「我不敢講！」

「爲什麼不敢講？」

「我怕你生氣。」

「難道你——」

慧英起來走到窗前，國剛走到她後邊。

「是的，慧英！我愛上的這一個人就是你。這樣幾年了，雖然沒有多見面，我始終沒有變更。我明知道沒有希望，我還是一心一意地愛着你。我心裏常常有些幻想，我幻想有一天，慧英需要我幫忙，到那個時候，我就可以犧牲一切來爲她。只有這樣的犧牲，纔能夠醫治我心靈上的痛苦。慧英，你了解我嗎？我爲你的痛苦，已經受得夠多了！幾年以來，沒有一天不想你，無論讀書、作事、談笑，你的影子總在我腦子裏盤旋。我有時責備我自己，我有時甚至痛恨我自己，但是一切都沒有辦法。我心裏

像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只想找一個機會，替你作一件有益的事情，然後死在你面前！我——我不能再說了！

國剛退回來，坐在椅上。

慧英過來，撫着他的肩。

「國剛不要這樣！你已明白，這些話是不應該講的。」

「我知道。」

「國剛，你想想，你對我講這些話，你怎麼對得起立羣呢？你是他的至親，他是你的好朋友，我是他的未婚妻。」

「要不是因為這一個關係，我早就講了，何必等到今天？」

「今天你也不應該講呢！」

「慧英，這是不得已的事情！」

「我明白。」

「慧英！」國剛起來對着慧英道：「人生是很痛苦的。只有人類至高無上的感情，堅強不拔的

意志，纔能夠把世界變成一個樂園。我們的生命，不能夠隨便犧牲，我們一定要尋找最大的代價。最大的代價——」

「國剛，不要說了！」

「只要你——」

「國剛，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平常爲人不是這個樣子！」

「慧英，只要你知道——」

「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同立羣的關係，你當然明白。」

「慧英，假如有一天——」

「那一天呢？」

「假如有一天，立羣變了心——這當然是想像的話。」

「我根本不能想像。立羣不會的。」

「你相信不會嗎？」

「國剛，你太糊塗了！你怎麼能夠這樣想！」

「除了這樣，我還有什麼可想的？」

「國剛，我看你今天精神有點反常。翠心爲什麼老不來？」

「她立刻就來了。」

「我真不明白翠心是什麼意思？大冷的天氣，跑到這個地方來。冷清清的，還不如在家好一點！」

「慧英，你生氣了嗎？」

「那兒會。」

「慧英，你冷媽？」

「有一點。這個爐子，好像滅了。」

「對了，爐子已經滅了！」

國剛去把大衣取下來，替慧英披上。

「慧英，你暖和一點嗎？」

「好一些。」

晚上回家，慧英又添了許多愁思。

吃完飯，她說她太疲倦，就進房去睡覺。

翠心同國剛到客廳。

「國剛，今天你對她講了沒有？」

「當然沒有，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這樣說來，還是只有我對她講了。」

「對她講罷。她現在已經很痛苦。她還說她要去北平呢！再隔兩天沒有消息，也許她真去。」

翠心回房去，慧英和衣橫躺在牀上。

翠心上牀去，偎着她，問他有什麼不舒服，她說沒有什麼。翠心說既然要休息，就應該好好地睡。
她替慧英解開鈕扣，脫了衣服、鞋子，讓她睡下。

慧英叫翠心也來睡下，翠心說還太早，慧英說她寂寞得很，要翠心陪她。

翠心脫衣上牀，慧英把頭伏在她胸前，放聲大哭。

「慧英，你要保重你自己！」

「翠心，我想明天上北平去。」

「這怎麼可以？你不能這樣胡鬧！」

「這樣時候，多難受！立羣從來沒有令我失望過。這一次好容易等了他半年，結果他到這個樣

子！」

「生病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翠心，今天國剛的態度真奇怪！」

「怎麼樣？」

「他說他愛我！」

「是嗎？」

「他說他幾年以來，就愛上了我，他願意犧牲他的性命來爲我。」

「我想他是真心。」

「當然是真心。」

「你愛不愛他呢？」

「這是什麼話？我那兒能愛他呢？」

「這當然是因為立羣的關係。假如立羣有一天變了心呢？」

「真奇怪！你也講這樣的混帳話！」

「國剛也這樣說嗎？」

「他也這樣說。」

「你怎麼答應他？」

「我說我根本不能想像，立羣不會的。」

「你爲什麼不能想像呢？國剛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假如沒有立羣，你也許會接受他的愛，對

不對？」

「不會的，我想不會的！國剛是一個好人，我尊敬他，佩服他，但是我不能愛他。」

「一個人的心很難說，在另外一個環境之下，思想、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翠心，我越想越怕，我還是到北平去的好。」

「慧英，讓我同你開一個玩笑。假如你到北平去，發現立羣已經愛上了另外一個人呢？」

「翠心，你怎麼能夠開這樣的玩笑？」

「我也不過說來玩玩罷了。」

「翠心，我看你不是說來玩！」慧英一擰身起來。「告訴我！立羣真的愛上別人了嗎？」

「沒有。你好好躺下罷。看招了涼！」

「翠心，你同國剛兩人說話，都這樣躲躲閃閃的，我看一定有什麼事情！」

「根本沒有什麼事情。」

「翠心，你不能隱瞞我！你必須要告訴我！」

「我可憐的小鳥兒！我告訴你，你受得了嗎？」

「怎麼樣？真的嗎？」

「真的！」

慧英一時心裏說不盡的酸甜苦辣，半晌講不出話來。最後她大聲痛哭。
翠心緊緊地抱住她。

隔了一些時候，慧英忽然不哭了。

「翠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立羣愛上了另外一個人。」

「她是誰？」

「你不用管她好了。」

「難道立羣同我的關係就是這樣完了嗎？」

「慧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爲什麼不早讓我到北平來呢？」

「事情已經到了那種地步，你來也不過增加你的傷心。所以我決定同國剛寒假回來告訴

你。」

「立羣糾交是假的嗎？進醫院不是真的嗎？這一次生病不回來也是假的嗎？」

「絆交是真的，進醫院也是真的，這一次生病不回來是假的。」

「我真不能想像，立羣會對我這樣無情！」

「立羣對你是很有情的。他愛上了這個女的，拚命逃避，但是他的情感太熱烈了，天大的力量也不能壓制。最初他們說出互相愛了。立羣像一個瘋子一樣，滿山亂跑，他就是這樣絆傷了進醫院的。他只恨他自殺沒有成功。」

「呵！」

「臨走的時候，在車站上他還說：『請你們告訴慧英，希望他不要太恨我——』」

「我不恨立羣，我只恨這個女的！要不是她迷着立羣，立羣決不會變心的！」

「說起這個女的，也很可憐，她同立羣一見面，就愛上了他。她明明知道立羣是訂了婚的，而且對你的感情非常之好，但是她不能壓制自己。她屢次接近立羣，立羣都拒絕她，甚至於侮辱她，受盡了千辛萬苦，最後立羣纔諒解她。據我所知道，她並沒有惡意。」

「她還沒有惡意嗎？她——」

「慧英，世界上許多事情，好像是天造地設，人類都是可憐蟲！」

「翠心，現在一切都完了！」

慧英說着又大哭起來，翠心胸膛的寢衣，都被她的眼淚浸透了。

「慧英，我的好妹妹！不要這樣傷心。你應當勇敢一點。」

「翠心，我相信立羣仍然是愛我的。明天一清早，我就要到北平去！」

「翠英，你用不着去。立羣方面，絕對沒有希望了！」

「你怎麼知道？」

「他們兩人的關係，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去一定沒有辦法。」

「我要去找立羣！我知道他仍然愛我的！」

「慧英，你要放明白一點！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你再到北平，頂多不過把立羣逼死。他爲你已經

死過一次了，你忍心再逼死他嗎？」

「翠心，我恨——」

「慧英，不要恨！一個人應當原諒，你不是素來就主張原諒別人的嗎？你是受了委曲的人，天下

後世都同情你。」

「不要講這些費話！我要立羣！我要到北平去！明天我都不能等了，今天晚上我就得去！」

慧英一掙身起來，她的氣力大極了，翠心攔不住她。慧英幾下穿好衣服，披上大衣，就要往外走。翠心跟着起來，雙手拉着她。

「翠心，不要這樣性急！什麼事，總有個商量。」

「不要拉着我，我要走！」

「你走好了，我一定讓你走！我還有幾句重要的話同你講，講完了你再走不遲。」

慧英讓翠心把她拖轉來，坐在牀邊。翠心覺得身上冷，把大衣拿來披上。

「慧英，你知道立羣愛上這一個女人是誰嗎？」

「她是誰？」

「她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笑話！」

「她起初毫無希望地愛上了立羣，爲着對立羣的愛，她犧牲了一切，名譽、地位、驕傲，甚至她最親愛的朋友，她都犧牲了！」

「翠心，到底這一位女人是誰？」

「你能夠原諒她嗎？」

「我不能夠原諒她！」

「慧英，你應當原諒她，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她是你最親愛的朋友！」

「她是最親愛的朋友——哦，我現在明白了！原來就是你呀！」

慧英震駭得啞口無言，木癡癡地望着翠心。她忽然大怒。

「真想不到，你會作這樣的事情！真想不到，這個沒有良心的女人就是你！你還有什麼臉來見我？你有什麼資格同我講話？你還口口聲聲說，你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你真不害羞！幾年以來，我拿整個的心來交給你，事事相信你，結果你這樣欺騙我！我真傻！立羣從小就說我傻，我太傻了！我為什麼要結交你這樣一個人？你這個人沒有道德，沒有信義，沒有感情，你——你——」

慧英氣極，一時說不出話。

「慧英，我的好妹妹——」

「誰是你的好妹妹？」

「慧英，只要你明白我心中的痛苦——」

「哼！你還痛苦！我知道你平素爲人就好勝。我真是瞎了眼睛！交了你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慧英，看在我們多年來的感情上面，不要這樣罵我！」

「你還有感情嗎？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欺騙！我完全上了你的當！你得意罷！你不要太高興，看你能夠得意多久？」

「慧英，你讓我說——」

「你還有什麼說的？我不愛聽你說了！」

慧英一轉身衝出門去，翠心急忙拉住她。

「慧英，深更半夜的，你要到那兒去？」

「你管不着！」

「慧英，不要走！」

慧英用力把翠心一推，翠心立腳不穩，倒在地下。慧英快步出房。等翠心起來，慧英已經在開大門了。

翠心想一想，也不追趕，回身走到廂房。

「國剛，國剛！」

國剛本來沒有脫衣服，剛好眠着一會，聽見翠心叫，立刻跑出來。

「怎麼樣？」

「慧英跑了。」

「你已經告訴她了嗎？」

「還用問嗎？」

「她到那兒去？」

「她沒有說。」

「那怎麼辦？等我去追。」

「她出去一定叫車，追也追不上了。」

「萬一她——」

「你放心，不會的。」

「現在怎麼辦呢？」

「有辦法，你等一會，我立刻就來。」

翠心跑進房內，打開箱子拿了三百塊錢出來。

「國剛，這兒有三百塊錢，你帶在身上。我知道你身上的錢，到緊急的時候不夠用的。」

國剛把錢接過手來。

「到底怎麼辦呢？」

「你現在馬上坐車到北站，平滬通車是五點二十五分，距現在還有一點半鐘。慧英一定在那兒等車。你不用驚動她，也不用擋她，她要走，你就讓她走。你先買好一張車票，她上車，你也上車，在車上慢慢同她講，勸她回來。假如她不聽話，你可以把最後的祕密也告訴她。以後的事體，就看你怎麼辦了。國剛，你是立羣、慧英和我三個人的知己，現在我們三個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上，但是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辦得很好的。你也不用忙着給我打電話，或者通任何的消息，怕耽誤你重要的事情。等到事體有了頭緒，再找一個適當的機會，詳細寫信告訴我。現在，你趕快去罷！」

翠心和國剛緊緊地握手。

國剛回屋，提着小箱子，快步如飛地出去了。

一一一

慧英跑出門外，街上冷清清的。轉過街口，就是一個汽車行，她叫了一部汽車，一直開到北站。途間經過幾家跳舞場，門口燈光明亮，裏面傳出輕微跳舞的音樂。

有一家小咖啡店，一切都是敞開的。一個身軀高大的美國水兵，正抱着一位中國姑娘跳舞，那位姑娘還不到水兵的肩頭。小桌旁邊還坐得有幾個美國水兵，都喝得很醉了，歪歪倒倒地，歡呼大笑。幾位中國姑娘，穿着鮮豔顏色的衣服，同他們一塊坐着，陪着他們笑。

這些人真奇怪！慧英心裏這樣想。一股熱淚，又到眼邊。

宇宙就是這樣空空地，她自己就像一片秋天的落葉，隨着風飄來飄去，沒有歸宿的地方。

到車站，下車，付了車錢，到問事處打聽火車開行的時間。一位五十多歲的職員，一連咳了幾聲，告訴她五點二十五分。她低頭看看手表，走到售票處。

她買了一張頭等臥車票，一個人進候車室。

室裏沒有一個人，她在一張皮面的大沙發上坐下。她疲倦已極，全身沒有半點氣力。現在什麼都完了！

她不敢看世界上任何的東西，連候車室的椅子、桌子，她都不敢看。

她把一雙手蒙着眼睛，一雙腳提起來放在沙發上，斜倚着像死人一樣。

心裏有一股奇痛，她急忙緊緊按着胸口，她仔細感覺，到底那兒疼。又像是裏面，又像是外面。頭上發了許多汗，越出心裏越慌，她昏過去了。

她心裏髮髯有一點極微弱的感覺。

這也許是死罷？

再隔一些時候，她醒轉來了。候車室中一切真實的物件，明顯地擺在她面前。

她想：她決不是在作夢，她的朋友，她的愛人，整個的世界，都離開她了！

呵，母親！

她忽然想着家中的母親了。寒假前一個月，她母親幾次來信，都希望她考試完畢，就立刻回家。後來因為等翠心，沒有回去，她一定很失望罷！

她回想到鎮江，回想到從小立羣一切的生活；回想到小學的情形；怎樣立羣從南京回來，有一天晚上，對她表示愛；後來又怎樣到上海去進中學；怎樣立羣到上海來考學校；怎樣在鎮江車站送立羣到北平；最近半年以來，她一個人在上海，怎樣睡在夢裏都在繫念他。

——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

她又哭了。

外邊繼續不斷地來了一些人。有幾個看了她幾眼，沒有一個人理她。

她把腳放下來，默默地靠在沙發背上。

「火車怎麼還不開呢？」一個中年的男子這樣問。

「快了。還差一刻鐘。」旁邊一位中年婦人這樣答。

靠近候車室門首一張沙發上，坐了一對年青的男女，彼此很親愛的，手握着手。男的細聲細氣地對女的講話，女的只是笑，用腳尖輕輕地搨地板。

外面一陣喧嚷，接着一位車站的職員，進來報告，大家忙忙地走出候車室。

「走！」那一位年青的男子，要把女的拉起來。

「我偏不走！」女的坐着不動。

「快開車了！」

「讓牠開！」

「不要調皮！」

男的用力一拉，女的媚媚地笑着，起來，把手插進男的手腕，開始出去。慧英正在他們後邊。滿車站都是人，活像許多堆螞蟻。

一會火車開來，三等的客人盪湧上車，頭二等的客人，也爭先恐後。

慧英上車去，車僮把她帶到自己的房間，裏面沒有人，那一個位子，似乎並沒有賣出去。從車窗上望出去，天色已經微明。

慧英精疲力盡，站不住了。爽性躺臥在舖上。

門外有一位穿西裝的少年，在廊中來去走了好幾徧。慧英看不清他的面目，背影有點熟。車開了。

車輪沒有變化的聲音，好像一拳一拳地在打擊慧英的心。她躺不住，起來，走到門口。

那一位穿西裝的少年，立在那兒，臉朝着窗外。

這不是國剛嗎？

慧英叫一聲國剛，那位少年回過頭來。果然是國剛。

「國剛，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我想回北平去。」

「爲什麼呢？」

「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沒有辦完。」

「國剛，你對我太好了！」

「我看你還是進去休息罷。外邊站着怪累的。」

國剛輕輕地扶慧英進房。讓慧英坐下，他坐在對面。

車僮泡茶來了。等他出去，國剛把茶杯洗乾淨，倒一盃茶給慧英。

「謝謝！我不喝。」

「喝一點，精神好一點。」

慧英只好喝了。

「你餓嗎？」

「一點也不。」

「那麼你躺下好好睡一覺，隔一間屋子就是我。一會我再過來看你。」

「國剛，不要走！」

「你不休息嗎？」

「喝了茶，精神好一點，我不想睡。」

「我看你還是睡罷。身體要緊。」

「我現在還管什麼身體？我——」

慧英忍不住傷心。

「慧英，看開一點！」

「國剛，你也知道，這是什麼事情。你叫我怎麼辦？你叫我怎麼辦？」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是運命！」

「真想不到，翠心——」

「不要想好了。」

「我怎麼能夠不想？」

「慧英，你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大約在我九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到一位同學的家裏。他們家裏有一座大花園，裏面種了許多芍藥，有紅的，有白的，開得異常地鮮明美麗。我看了又看，愛極了，捨不得離開。那位同學看見我這樣喜歡，他說：『你既然這樣喜歡芍藥，爲什麼不帶一株回去種呢？』我聽見這一句話，心都跳了。我說：『我真的可以搬一株回去嗎？』他說當然可以，他們家裏有的是。帶回家來，我親手把牠種在花盆裏邊，每天早上澆了水，纔去上學，下了課回家，又去澆水。這一盆花，居然活了。原來的兩朵花，開得很好，雪白的，我一刻也不忍離開牠。有時還有蝴蝶，在牠面前飛來飛去。三天以後，我發現了四個小小的花苞，我歡喜得跳起來，飛跑去告訴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看見我那樣高興，她也替我高興。每一個親戚朋友來，我都要拉住他去看我的花。我很驕傲，因爲我有這樣一個心愛的東西。幾天以後，那兩朵花，漸漸凋謝了，但是新出來的四個小花苞，繼續又開成四朵美麗的，比從前那兩朵花還要大，還要鮮豔。我反覆審視牠們，羨慕牠們，我的小心裏充滿了愛。在月

光下，我尤其喜歡看牠們，因為牠們比在白天更有一種風致。這樣一連好幾天，我都這樣癡心地賞玩牠們。家裏的人都笑我是『花迷』。我聽見不但不生氣，反而很得意。那知道後來——

「後來怎麼樣呢？」慧英一時聽得入神。

「後來有一天晚上，在中夜的時候，起了一陣狂風暴雨。雨打在屋瓦上，沓沓地響，風把門窗猛烈搖撼，好像整個屋子都要吹去一樣。電光不斷在窗前閃亮，雷打起來，總在屋子的前後。我很早就驚醒了，一雙手緊緊抱住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再三安慰我，叫我不害怕。我心裏漸漸安靜了。但是忽然之間，我想起了我的花，我急了，立刻要起來，出去看。母親不許我出去，我一定要出去。對面牀上父親聽見了，怒者責備我，我不敢再講話，悄悄地伏在被裏，好久都沒有睡着。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

「花還是好的嗎？」

「四朵花全吹散了！花盆倒在地下，打成碎片，花莖也破折不堪。我的父親看見我這個樣子，他倒沒有罵我，叫我到書房裏邊去。他說：『國剛，凡事都有個一定。人生不能勉強。你得着這一盆花，是你沒有想到的，現在你失掉這一盆花，也是你沒有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情，你只有聽其自然，心裏不

可存絲毫的沾滯。得享受的時候，你就享受，到了不能享受的時候，你也用不着悲哀。人生的痛苦，就是在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年齡越大，經驗越多，你就知道認識自己的限制，能夠努力的事情，你就努力，不能夠努力的事情，也就不必白費工夫。現在這一盆花已經損壞了，無論你怎樣悲哀痛苦，你也不能夠把牠再活轉來，你爲什麼氣得連飯都不吃呢？現在好好聽我說，去吃飯，不要這個樣子！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嘗試人生限制的痛苦。慧英，人生就是這樣，你應當知道。」

「呵，國剛！」

「你現在睡一覺，好不好？等一會，我再來同你去吃早飯——你必須得休息，要不然你的身體受不了。」

國剛把慧英輕輕推倒在牀上，替她蓋上被。到門口，對她點一點頭，出去了。

慧英依然千萬種悲哀的情緒，但是稍爲感覺安靜一點。

她的確是疲倦，心頭越想越亂，一刻鐘以後，她睡着了。

大約兩個多鐘頭以後，火車到了一個大站口，擾亂的聲音把她驚醒。

她睜開眼睛一看，國剛立在門外的窗前。

「國剛！」

「再睡一會罷！」國剛進來。

「不能睡了。」慧英坐起來。

「剛纔我看見你睡得很好的。」

「什麼時候了？」

「九點十分。」

「你剛纔在那兒？」

「我就在外邊。」

「你沒有睡嗎？」

「沒有睡。」

「你爲什麼不睡呢？你也應當休息呀！」

「我怕你醒。」

「國剛，你太——」

「我們去吃早飯，好不好？」

「我不想吃。」

「總應當吃一點。我餓極了！」

「剛纔你爲什麼不去呢？」

「因爲我等你。」

「好罷。」

慧英起來同國剛一塊兒到飯車去。

國剛叫了一盤麥片，一碟烤麵包，一盃咖啡。他勸慧英勉強吃一點麥片，又喝了半盃咖啡。國剛再勸她吃烤麵包，她吃不下。

從眉目之間，國剛發現，慧英稍爲寬鬆一點。

「慧英，你爲什麼要到北平去呢？」

「我要見立羣！」

「你見他有什麼好處呢？」

「我相信立羣是愛我的。」

「這也可能。立羣這樣對不起你，你還愛他嗎？」

「我當然愛他，我對他的愛，是永遠不變的！」

「假如你仍然愛他，你就不應當去了。」

「爲什麼？」

「因爲你到北平，對於立羣是很不好的。」

「有什麼不好？」

「慧英，你要明白，立羣已經不能再愛你了。」

「爲什麼？他可以再愛我的！他一定會再愛我的！」

「慧英，相信我！他不會的！」

「國剛，不要再講這樣的話！不要再勸我！我的主意是打定了的！」

「一個人作事情，總應當看看事實。假如你作一件事情，對於你心愛的人，事實上是有益的，你當然應該打定主意，放手去作。假如你作一件事情，對於你心愛的人，不但沒有益處，而且要危害他

的生命，你就——」

「你說話真奇怪！我就到北平，也不見得就會危害立羣的生命呀！不管他怎麼樣，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再見他一面，我死也甘心的！」

「慧英，你聽我說——」

「我不聽你說了！你說這樣的話，我更傷心！」

慧英走了。

國剛坐在那兒，用指頭敲桌子。

慧英回房躺下，傷心痛哭，她現在已經沒有眼淚了，眼皮發火發燒的，哭了一陣，她疲倦已極，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她這一覺睡得很久，等她醒來的時候，斜陽射進窗來，已經是午後四五點鐘。她起來到門口一望，國剛仍然立在原來走廊的地方，對着窗外。

「國剛！」

「睡好了嗎？」國剛回身轉來問道。

「這一覺睡得真久！」

「那最好了。」

「你呢？」

「我沒有什麼。」

「國剛，你不能這麼樣！」

「我很好呀！」

「我知道你爲着我，一點也不肯休息，覺沒有睡，午飯也一定沒有吃，你何苦呢？」

「慧英！」

「我們去吃飯，好不好？」

「好極了！」

國剛高興，同慧英一塊兒去。

吃飯的時候，國剛只是東說西說，講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有時談風景，有時談人物，有時談政治，有時談他自己學的東西。國剛學的是航空工程。他告訴慧英，將來在明華畢業以後，他還想再進空軍學校，因爲在學校學的，都是機械和理論，他想再進空軍學校去練習飛行。他預料中日始終免不了戰爭，他願意在這一個戰爭中間，作一名英勇的戰士。

他只顧講他的，慧英也不說什麼話。

國剛再三勸慧英多吃一點東西，慧英聽他的話，吃了兩塊麵包，每樣菜都嘗一點。

飯後轉來，天色已經晚了。

國剛在房裏陪她談了一陣話，請她安息，自己退出來。

「國剛，再坐一會。」

「你睡好了？」

「你想睡嗎？」

「我一點瞌睡也沒有。」

「那麼再陪我一會，我寂寞得很！」

國剛坐下。一時找不出話說。兩人靜默好些時候。

「國剛，你疲倦嗎？」

「不。」

「你爲什麼不講話呢？」

「講什麼好呢？」

「隨便講什麼都可以。」

「對了，我到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年明華有一位學生，叫劉蘊輝，他是學地理的，畫圖畫得極好。有一天星期六，他進城到真光電影院去看電影。已經看完一半了，在休息十分鐘的時候，忽然進來一位很摩登很漂亮的女人，電影場裏面許多人都注意她。這位學生也很驚羨這個女子的美麗。那知道這個女子一直對他走來，坐在他的旁邊。也不講話，對着他笑一笑。

「在電影重開的時候，這一位女人，好像沒有看電影，整個的時間，都在審視這一位學生。這位學生雖然不敢正眼瞧她，但是他已經感覺這一位女人的注視。他很奇怪，爲什麼這一位女人這樣注意他呢？」

「他正在驚異的時候，這一位女人忽然對他講話了。她說：『你不是明華大學的劉蘊輝劉先生嗎？』劉蘊輝說：『是的。』真奇怪，怎麼這位素不相識的女子會知道他的名字呢？這一位女子在皮夾裏掏了一張名片出來，遞給他，說：『劉先生，我有一點小事體請你幫忙，名片上有我的住址。今天晚上八點鐘，我在家裏等候。』

「她說完立刻動身走了。劉蘊輝把名片一看，上面印的『林玉青，東堂子胡同二十四號丙。』他莫明其妙，本來想置之不理，但是他少年喜事，又想去看一看，到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東興樓隨便吃了晚飯，又到王府井大街去逛一趟，約莫八點鐘他去了，屋子很深，一位老僕人帶着他走進好幾層的院子，到了後邊，裏面的陳設景象和外面不同，完全是日本式，他隱約還看見幾個日本男人，從廳房邊走進去。

「他在客廳坐着，心中奇異萬分。那一位女子走出來，穿的是中國衣服，完全是一個中國女人，比剛纔在電影場，還要漂亮。她同劉蘊輝握手，殷勤地招待他，談了一些平常應酬的話，她把劉蘊輝帶到一間房子，裏面有一張長桌，上面擺滿了地圖，和繪畫的器具。

「她說：『我這兒有二十幾張地圖，要請劉先生幫忙，抄繪一分，這兒有兩千塊錢的支票，是劉先生的薄酬。』劉蘊輝說他畫得不好，這位女人說，不必客氣。劉蘊輝說恐怕耽誤了學校的功課，可否帶回去畫，這個女人說，務必要請劉先生在這兒畫說完，叫用人來，吩咐幾句，就出去了。

「劉蘊輝把地圖一看，盡是關於華北各重要地方的軍事地圖。他看情形不妙，出門要走，門口卻有一個日本人，拿手槍對着他。他知道沒有辦法，只好回來開始工作。一連住兩星期，地圖畫完了，但是那一位女人又拿出十幾張地圖來，再請他畫。

「這樣監獄生活，他實在受不了。他想逃，怎麼也沒有機會。有一天晚上，外面來了許多人，忙着

搬東西，地圖一齊拿去。忽然有一些警察，毀門進來，屋裏的人，全跑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

「到警察廳，他告訴警察廳長詳細的經過，廳長也沒有講什麼話。第二天開釋回學校，纔知道是明華大學的教務長接着電話，親自去保出來的。他講給許多同學聽，大家都駭異，有人又說他吹牛。那知道一個月以後，這一位學生進城，在北海被人嚼殺了！」

「一定是日本人殺的！」慧英道。

「當然是除了日本人還有誰呢？」

「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殺他？」

「這就不知道，也許怕他洩漏什麼秘密。」

「他所知道一切秘密，不是都告訴警察廳長了嗎？」

「也許還有什麼，我們不大清楚。據他描寫這一位女人的樣子，有人還猜是川島芳子呢！」

「可是日本人對於華北的侵略，現在已經在積極布置。」

「豈但現在，好多年就是這樣了。」

「中國現在應當趕快準備對付日本。」

「你說不是嗎？慧英，我們青年人，處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應當把個人的問題，暫時擺在一邊，努力準備自己，來挽救整個的國家民族，你說對不對？」

「國剛，你很好！」

「慧英，你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位青年，難道你現在不應該保重身體，努力求學，盡你一分子的責任嗎？」

「但是——」

「慧英，你聽我說罷！你頂好不要到北平去。」

「爲什麼呢？」

「立羣已經不能愛你了。你去只能使他傷心。你把他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也許他只有自殺。他死了，你又能獨生嗎？你們都是有知識有作爲的青年，特別是立羣，在我們同伴中最有才氣，你們犧牲了，對國家是多麼大一個損失！」

「國剛，你太過慮了。我相信立羣還是愛我的，我去也不見得就會逼死他。」

「你一定會的。立羣心中也許還愛你，但是事實上他已經失掉了愛你的資格。」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慧英，你聽我說，你不要傷心，立羣和翠心已經是夫婦了。」

「他們已經結婚了嗎？」

「事實上已經等於結婚。」

「真是——」

「而且還有比結婚更糟的事情呢！」

「難道——」

「在離開北平的前幾天，翠心感覺她身體有些特殊的變化，找了一位私人醫生檢查，結果發現——」

「她已經——」

「對了，慧英，你看，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立羣還有什麼資格再愛你？你聽我勸，回去罷。慧英，到濟南我們就下車回去，好不好？慧英，人生最高尚的道德，就是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翠心是你多年的好友，立羣是你多年的愛人，現在你犧牲自己，保全他們，間接替國家多留一分元氣，你這通行動，

是偉大的！誰知道也要佩服你，會敬你！慧英，回去罷！聽我勸，回去最好！

慧英兩眼瞪着國剛，國剛說的話，她一句也聽不見。

忽然她一下衝出門去，國剛魂都駭掉了，連忙追去。到車門死命抱住她，把她拖回來。

慧英倒在牀上，最後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慧英，你不能這樣！你想你死了，你的母親倚靠何人？你不是頂愛她嗎？她的命多苦！她現在還在家中等着你呢！」

提到母親，慧英更是傷感。

「國剛，爲什麼我要受這些苦呵！」

「慧英，你要有勇氣。」

「我什麼勇氣都沒有了。」

「你有的，只要你把心放開一點。」

「國剛，我太可憐了！」

「慧英，你不可憐，你還有你母親愛你呢。你要有勇氣。」

「我素來就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從小事事就要立羣幫我的忙。進中學又是翠心幫助我，現在他們都離開我了！」

「慧英，還有不離開你的人呢！」

「呵，國剛！」

慧英只是傷心，國剛一時心中鼎沸，不能再講一句話。

火車到濟南了，國剛勸慧英下車，慧英還遲疑，國剛用力把她拉下去。

慧英站不住，國剛扶她到候車室坐下，再去打聽火車開行的時間。聽說是晚上一點半，滿心高興。

在候車室裏，國剛千言萬語地勸，他絕對誠懇的態度，深深感動慧英。慧英不講話，由他說。

在一點半的時候，火車又把他們載回南方去了。

慧英躺在牀上，國剛立在門外看着他，慧英幾次催他去睡，他都不去。

快天明了，慧英心中過意不去，她說假如國剛再不去睡，她也不睡，她也不躺，要起來立在外邊，國剛只好

回房去。

他實在是太疲倦，躺下牀，不由自主地就睡着了。

等他醒來，慧英立在門口看着他。他連忙起來。

火車到了南京，足足停一個鐘頭。

在鎮江下車，國剛送慧英到門口，他說他最好不進去。慧英覺得太對不起他，無論如何，要他進去休息一兩天，國剛只好聽話。

慧英會見母親，又惹起心中無限傷感。她母親一點也不明白，再三問她立羣爲什麼沒有一塊兒回來。國剛連忙接着解釋一切。王太太聽見立羣生病，很不放心。

一會薛太太也過來了，進門看見國剛，還以爲是立羣，後來聽見國剛的解釋，也不好受。

國剛待了兩天，看見慧英內心雖然難過，外表還能勉強裝出沒有事體的樣子。他想不會有什麼事，告辭了兩位老太太，說有重要事件，要到南京，就離開了。

臨走的時候，慧英一個人送他上車。

「慧英，不要傷心！你應當努力忘記從前的一切，開始你的新生活。」

「國剛，你太令人感動了！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我只怕我沒有勇氣。」

「你可以讓我幫你的忙嗎？」

「國剛，你現在是我唯一的朋友！」

「慧英，你已經明白我的心，我不用再說了。假如萬一——」

「國剛，不要講罷！我心裏難過！」

「好，我們再見罷！有什麼事體，請你給我通信。」

「那是一定的！」

慧英一個人轉回家來，她母親同她談了許多話，心裏總念着立羣，不知道他的病好了沒有。她說立羣這一次也太奇怪，不回來也罷了，怎麼連信也沒有一封，恐怕病得很厲害。她又對慧英談到立羣許多的好處，她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們能夠早日結婚。

慧英有時安慰她母親幾句，有時吵鬧她母親幾句，叫她不要老講這些希望的話。

她孤孤寂寂的，沒有一個談話的人。有時她到河邊山上去散步，然而過去的回憶，只令她心酸。在深夜的時候，她翻來覆去睡不着。

她的身體精神，一天天地壞，憔悴的面孔，無法掩飾。飯吃不好，她母親作了許多她喜歡吃的東西，她勉強也吃不了多少。

她母親知道她思念立羣，想種種話來安慰她。但是她母親的話，句句不投機，她最不願意聽，她常常覺得她母親太可憐。

三天以後，慧英病了。請醫生來看，亂七八糟吃了一些藥，不能見效，她母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薛太太常常過來看慧英，對於立羣不回家，不寫信，也很驚異，因為立羣不但不給慧英寫信，連薛太太也沒有寫信。

三個人愁眉相對，誰也不知道怎樣勸誰。

一個星期以後，立羣有信來了，薛太太看見信封，高興已極。打開來一看，立羣說他已經出醫院，身體很好，不過還得好好休養，他請他母親原諒他，寒假他不能夠回來。

讀到信以後一半，出乎意料以外，立羣說他近來發現，他同慧英性情不大相合。假如薛太太不反對，他願意解除婚約。

薛太太得着這一個消息，大驚失色，立刻寫了一封信去責備立羣，教他趕快打消這一個念頭。王薛兩家，是多年的世交，慧英爲人，聰明忠厚，並且這個婚姻，本來是他們兩人自己願意的。一個人不可以這樣沒有良心。她又告訴立羣，慧英因爲想念他，已經病在牀上，他再要這樣胡鬧，萬一發生什麼事故，他還有什麼臉面見人？

同時她又寫了一封信給立羣的父親，報告他這一個消息，希望他立刻寫信去制止立羣。她不敢告訴慧英同王太太，她知道她們是受不了的。

她每次同王太太見面，王太太總要向她打聽立羣的消息，她總用言語支吾。然而守祕密在一位女人是很困難的。隔了幾天，她實在忍不住，偷偷地告訴王太太，王太太驚駭萬分，但是薛太太安慰她，他們兩夫婦都已經寫信去勸立羣，事情決不會變壞的。

王太太看見慧英病在牀上，已經不好過，再聽見立羣這樣態度，更加憂愁。

有一天她坐在牀邊上陪伴慧英。慧英問她爲什麼那樣愁，她說因爲慧英的病老不好。慧英說不用焦心，她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不久就好了。慧英還勉強勸她，說立羣不來信，是因爲身體沒有復元，寫信太操心，她曾經告訴他，教他不要寫信。

慧英講到這裏，王太太流淚了。

慧英看見情形不對，問她是不是得着了立羣什麼消息？王太太說沒有什麼，慧英說一定有什麼，不要她母親瞞她。王太太不講，慧英拍牀大氣，王太太只有告訴她，不過再三說明，立羣的父母都反對，決不會取消婚約。

在慧英方面，這個消息，當然不是突如其來，接着了仍然不免驚駭。

然而她的心卻安靜了。她看見她母親悲哀的情況，她感覺他自身一個嚴重的責任，她必須要用最後的氣力，來安慰她可憐的母親。

立羣第二封信又來了。那個時候，立羣的父親已經從上海回家過年。立羣誠懇地請求他父母原諒，他同慧英的婚姻是一種錯誤，一個人的終身大事，不能夠勉強。他一定要解除，他說不解除對於雙方將來的幸福，都有妨礙。最後他簡直明白地說，他已經另外愛上了一個人，他不能再欺騙慧英。

立羣的父親很生氣，大罵立羣，立羣的母親，也不能原諒立羣這一種態度。

他們打電報，叫立羣立刻回來，立羣回電，說他沒有第二個辦法。假如他父親替他解除婚約，他還可以回來。假如堅持不答應，他永遠也不回家。

這些不幸的事情，在很短的時間，終於由薛太太傳到王太太的耳朵裏去了。

王太太氣了好幾天，等慧英病好起來，她又躺下了。

兩家四口，就是這樣在悲哀氣惱中，度過了新年。

慧英的母親，病勢愈重，薛氏夫婦，每天來看她。立羣的父親，提起立羣就痛罵，他萬不想立羣會作出這樣不仁不義的事體來。他說，這個婚約，是絕對不能解除的，立羣要執拗，他要同他斷絕父子關係。立羣的母親也說，立羣再娶別的女子，她不承認她作媳婦。

他們兩夫婦氣頭上的話，並不能安慰慧英的母親，慧英聽見他們這樣責備立羣，反而不好受。她想來想去，最後她想出一個主意來。

她知道她母親的病，不是藥可以醫得好的，她必須要作一件事情，讓他母親高興，爲着她的關係，使立羣和他的父母，弄到這樣決裂，她也感覺不安。她愛立羣，她應當使立羣幸福，不要良心上永遠感覺對慧英不起，對自己父母不起。

立羣，我愛你，我永遠愛你，爲着你，什麼犧牲，我都可以忍受的！
她下定決心，那一天晚上，對她母親說。

「媽媽，你知道立羣爲什麼變了心嗎？」

「因爲他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

「不是。」

「那又是什麼呢？」

「因為我先變了心。」

「這是什麼話？」

「真的。我早就不愛他，我愛上了別人。我寫信給他，叫他解除婚約。」

「你這些都是鬼話！」

「不是。媽媽，你相信我！你儘管去同薛伯父、薛伯母說，要他們解除婚約。要不然我就不能夠同

我相愛的人結婚。」

「慧英，你瘋了嗎？」

「媽媽，我這樣給你說，你還不相信我嗎？」

「我想你是故意這樣說的。」

「不是。媽媽，請你愛我一點！」

「慧英，你也會作這樣的事情嗎？」

「我沒有辦法，因為那一個人對我很好，我愛他。」

「這個人是誰呢？」

「我已經寫信叫他來，兩三天以後，他就來了，媽媽，你必須要趕快去和薛家說！」

「難道你說的話是真的嗎？」

「真的！真的！我一點也不騙你！」

「你對立羣這樣無情嗎？」

「媽媽，請你原諒我，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說到這裏，慧英大哭起來。王太太始終莫明其妙。這個消息，和立羣變心的消息，同樣地突如其來，活像青天的霹靂。

然而一切都是真的，不但慧英的情緒，她看得出來，而且慧英口口聲聲說，還有一個人，兩三天後就要來到這兒，這還能夠假嗎？

世界變了，青年男女的行爲，已經不是前一輩人所能夠了解。

她還要問慧英這一個人是誰，慧英說隔幾天就知道。

一番驚駭以後，王太太的病，果然退了許多。薛氏夫婦過來看見她病鬆了，替她高興。

等慧英出房去，王太太把慧英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他們兩人起初也不相信，到後來聽說兩三天以內，慧英心愛的人，就要來這兒，他們又不能不信。

「我們看罷。」立羣的父親說道：「這件事情很複雜，恐怕要好些時候，我們纔能夠明白真像。不過，不管牠怎麼樣，假如慧英真正另有所愛，只要她能夠幸福，立羣方面，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看在我已死的好朋友面上，我固然希望慧英和立羣能夠結婚，假如慧英真正不願意，我也不能夠勉強。一切的處置，都應當以你們母女兩的幸福爲前提。只有這樣，我纔對得起我已死的朋友。」

王太太說，慧英素來性情柔和，萬想不到她居然會這樣。薛先生說，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可以不必責備慧英。他想慧英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不然不會有這樣的舉動。

他們兩夫婦回去，還繼續討論這一件事情，但是兩人都猜不出個究竟。薛太太說，假如慧英說的話是真的，她未免太令人失望了。同時她還憂慮，立羣也許經不起這一番打擊。

三天以後，國剛來了。

三位老人，充滿了驚異。難道真的國剛把立羣的未婚妻搶去了嗎？

慧英和國剛兩人，整天在一塊兒，似乎很不錯。

王太太本來對國剛的印象很好，現在失掉了一位女婿，又補上了一位女婿，在老人解決兒女的婚姻立上場來看，似乎並沒有什麼分別。雖然有時她也覺得對不起薛家，但是慧英有了寄託，她也很高興。她很快地就把疼愛立羣的心轉變過來疼愛國剛了。

薛太太從前聽見立羣拋棄慧英，她很不滿意他，後來聽說是慧英變了心，她還有點不相信。現在赤裸裸的事實，擺在面前，她愛兒子的心，又轉過來了。

她很生氣，她罵慧英沒有良心，但是他驕傲地說，像立羣這樣一個有志氣有作爲的男子，討一千個也討得到。慧英不要他，自然有比慧英更好的人要他。

薛先生的看法，卻不一樣。他說這件事體，變化得很離奇，現在誰也不能責備。他很疑心，慧英的話，不是真的，因為據他看，慧英不是那樣的人。最令人懷疑的，就是立羣已經兩三次寫信打電，要解除婚約，慧英爲什麼一定要把一切的責任，都拉到自己身上呢？

薛太太說，這很容易了解，因爲薛先生不讓慧英解除婚約，慧英又急於要嫁國剛，她要說，就沒有辦法。她很擔心，立羣氣壞了身體，她要薛先生趕快寫信去勸他。

薛先生本來還想叫國剛來問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薛太太說她不愛見他，並且就問也問不

出個道理來，薛先生想一想也就算了。

國剛住一星期，回無錫去了。慧英同着他一塊兒坐車，到上海去進學校。

慧英的母親告訴薛先生，薛太太說國剛同慧英暑期就要結婚，薛先生熱烈地慶賀王太太，薛太太的態度，卻很冷淡。

等到薛先生回上海以後，兩位老太太的關係，便不像從前。薛太太很少有到王太太家裏來，王太太知道她生氣，只好不理會。

她一個人太無聊，而且薛太太冷淡的態度，她漸漸不能忍受，她寫信給慧英，告訴她這一種情形，希望慧英在上海租房子，她願意離開鎮江。

慧英接着信，暗地裏流了許多淚。兩個星期以後，她母親到上海來了。

鎮江前面的江水，依然滔滔不斷地向東流去。王薛兩家的屋頂上，而今只有一股炊烟。

半年以後，國剛和慧英在無錫結婚。

他們兩人都勸王太太到他們家裏來住，鐵崖也表示歡迎。從此以後，王太太就在他們家裏。

鎮江的房子，慧英想着沒有什麼用處，她叫國剛到上海同立羣的父親商量，讓給他。立羣的父親，出了一筆很高的代價。王太太拿來交與國剛，說是作為慧英的裝奩，國剛仍然用王太太的名字，替她存在銀行生息。

暑假以後，國剛又回明華繼續他的學業。慧英不願意再讀書，她說兩位老人年高，她願意留在家裏，替國剛盡點孝道。

鐵崖比從前更蒼老，長鬍子根根雪白。他最喜歡喝的酒，幾年以來，都不敢喝，因為每次喝酒，就要增加他的咳嗽病，常常咳得通夜不眠。

鐵崖非常喜歡慧英，自從慧英來家以後，他得了這樣一位如花的兒媳，心中快樂，國剛的母親，

是一位道地的農家女子，誠樸寡言，每天大清早起來，就埋頭作她日常的工作。她對於慧英，寵愛得很。笨重的事，她不讓慧英工作，她自己動手。慧英過意不去，也學她朝夕勤苦操作。一位時髦的上海小姐，這很短的工夫，服裝改變了，身體健壯了，言語舉止變化了，慧英是一位農家女人。

慧英起初是要藉辛苦的工作，來減少她無爲的思想，後來成了習慣，她發現工作中有無限的樂趣，世界上最高尚優美的生活，莫過於農人，從前讀一些小說，她還以爲是一些文人浪漫的幻想，現在身當其境，她纔知道這是真正的事實。

家禽、家畜，慧英尤其愛好。三兩月以後，這些可愛的生物，都成了她親蜜的伴侶。她每天注意牠們的成長變化，心中充滿了快樂。老牛生了小牛，這自然是農家歷史中偉大光榮的一頁，就是一羣小鷄孵化，家裏的人，也個個面帶喜色。小貓、小狗，跳躍地跟隨着她；老牛懶洋洋地橫躺在院壩上，睜起眼睛望着她；欄裏的豬，看見慧英，立刻起來，走到槽邊，向她要東西吃。慧英滿心歡喜。

她有時感覺，禽獸比人類還有感情，牠們知道感恩，牠們知道留戀。慧英愛牠們，不願意他們遭受任何的損害。有時因爲有客人來，或者因爲過節殺一隻鷄，她已經不免傷感。到過年的時候，欄裏兩條豬，都要牽去殺，牠們抵死不肯出來，屠戶和長工拚命地拉，牠們拚命地叫，慧英難過極了。豬牽

出以後，慧英伏在牀上大哭一場，晚上吃飯，她不肯吃一筷子豬肉。

在秋天收成的時候，滿田金黃色的稻子，微風吹來，翻翻滾滾。慧英立在田邊，顧盼得意。收穫的時候，請了許多幫工。一羣的人，赤着腳，露着腿，一面唱歌，一面割稻，歡笑之聲不絕。慧英幫着作飯，飯作好，送到田邊。割稻的時候，工人一天要吃四頓，而且每頓都有肉，豬肉每一塊有手掌一般大，指頭一樣厚，工人們一口一塊，吃得那樣地香甜。

一天辛勤工作，到晚飯每人的飯量，大大增加。桌子上雖然沒有山珍海味，卻也樣樣可口。吃完晚飯，堂屋中間，點一盞半明不滅的清油燈，有時省油，連燈也不點，一家人坐在院壩中間談。鐵崖抽一支極長的葉子菸竿，煙火在黑暗中一明一暗。他很健談，有時談過去，有時談現在，有時報告一些他在鄉村茶館裏聽來的新聞。

在附近的農家中間，慧英漸漸結識了許多的朋友。慧英發現農家的女人，除了說話不乾淨，嘴裏常帶幾個不雅馴的字眼以外，她們的心地都很純潔，她們對人都有赤誠。慧英同她們來往得多，反而討厭都市中一般上流女人漂亮的談話，虛偽的心腸。這些鄉下的女人，起初看見這一位時髦的上海女學生，都不敢接近她，會見她滿面羞澀，不知道講什麼話。但是慧英開展的態度，使她們漸

漸樂於親近。後來慧英生活習慣，逐漸改變，她們也就把慧英認為當然的朋友。

慧英對於她們，遇事幫忙。有時替她們出門的兒子寫家信，有時燒紙，替她們寫去世老人的名字，有時替她們出嫁女兒辦嫁裝，有時談天，有時說笑，她們都敬愛慧英，都說她不像平常紳士們家裏的少奶奶。

在男子方面，慧英雖然沒有同他們接觸，從觀察談話，也知道他們的性情。他們都天真、誠實、勤儉，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美德，他們都保存了。他們中間，間或也有敗家子，酗酒、賭博，甚至於抽鴉片，但是這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鐵崖常常說，中華民族將來的希望，固然靠介紹西洋科學，但是在生存競爭的精神方面，還要靠中國的農人。因為他們還保存祖先遺留下來天然偉大的力量，至於都市的官僚、學生、大腹賈，他們都已經腐化、墮落，沒有多少人氣。

慧英的母親，身體素來不好，到無錫以後，更增加衰老的現象。她常常生病，一病就是十幾天。鐵崖常常為她特別到無錫請醫生，西醫無效換中醫，中醫無效換西醫，換來換去，始終沒有任何滿意的效果，這是慧英生活中最不痛快的事情。國剛的母親為人真好，對於王太太的病痛，非常關心，病得厲害的時候，她也去開一切的工作，幫忙伺候。

過去的回憶，有時也引起慧英內心的悲哀。特別是國剛有一次寫信來，報告翠心在協和生了一位女孩子，翠心要紀念慧英，替她取名叫做小英，慧英難過好幾日，但是忙碌的工作，使這樣的感觸，也不能久留，隔一些時候慧英也就置之腦後了。

「九一八」的事變發生，全國人心震動，日本帝國主義者假面具撕破了，中國人自從華盛頓會議以後，迷信的正義人道，世界和平，國際主義，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北平的人心，惴惴不安，但是不久也就糊裏糊塗，漸漸歸於沉靜。國剛感覺國難嚴重，畢業後進空軍學校的志願，更見堅定。

鐵崖同慧英，晚間閒暇，常常談論到這件事情。鐵崖十分感覺中國目前的危機，但是他深信我們的民族，有反抗的力量。怎麼樣提高一般民衆求生存爭自由的意志，是中國領袖們刻不容緩的工作。

對於國剛的志願，他表示熱烈的同意，他說他願意把他唯一的愛子，獻給國家。他自己從少年的時候起，就以身許國，奔走革命，但是他的工作是對內，現在中華民族走到了對外的緊要關頭，他希望他的後人，能夠完成他未完之業。

寒假國剛歸來，一家人團聚，自有一番快樂。

國剛看見慧英像貌，生活的改變，不勝驚異，暗暗地佩服她。

新年的第二日，慧英的母親又病了。這一次的病，比從前厲害。一起頭熱度就很高，有時候嘴裏胡言亂語。她常常看見屋子裏面有許多人，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面孔，對着她笑，笑中充滿了譏諷輕蔑的態度。她不讓慧英一刻離開他，她長期握着慧英的手。慧英白天夜晚都陪着她。只有在她安睡的時候，纔偷偷地走出來，但是一會聽見叫，她又飛奔回去。

一連病了三天，醫生換了幾個，最後把無錫最有名的醫生都請來了。檢查完了，他出來對國剛說，已經沒有辦法，趕快準備後事。慧英在門背後聽見，放聲大哭。

當天夜裏，王太太忽然精神好了，肚子餓，要吃稀飯。慧英心裏很高興，趕快弄一碗稀飯給她。吃完，她還要再吃，慧英不敢多給她吃，勸她休息一會，再吃。

她很困，一會睡着了。

慧英悄悄地回到自己屋子，告訴國剛，國剛也很歡喜。他說：「只要這樣有了轉機，就好了。」

兩夫婦正在閒談旁的事情，國剛耳朵尖，聽見王太太在喊慧英。慧英三步作成兩步，急忙跑回去，看見王太太神色大變，口裏直喘氣。

慧英連聲問她，她不能答應。摸她的頭，熱得燙手，白眼上翻，看看就要斷氣。慧英急忙呼喚她，她纔又回過來。

國剛不放心，跟着進來了。慧英叫他趕快給王太太人參水喝。王太太牙關咬緊，國剛用筷子撥開，灌了兩調羹下去。

王太太回過來了，她叫慧英，慧英答應她，她問國剛，國剛也連忙答應。她把兩人看了兩眼，說：「可惜我沒有福氣，不能夠多活幾天。」國剛同慧英都用話來安慰她，她嘆氣道：「我不行了！這一次病，不比往常。我知道，你的父親來接我！」

他們兩夫婦再三勸她，她說：「死都沒有關係，只可惜還沒有抱外孫！」

說完，她大喘氣，白眼又往上翻。慧英剛國連聲叫喚，肚子裏一陣響，立刻就斷氣了。

慧英抱屍痛哭，鐵崖夫婦知道起來，也覺慘然。鐵崖勸慧英節哀，國剛的母親也再三相勸。他要扶慧英回房去，慧英怎麼樣也不肯離開。

鐵崖吩咐家裏的長工，連夜趕到無錫備辦棺木、衣裳。請道士作三天齋，又請和尚唸七天經，到第八天把王太太安葬在自己的地面上。國剛花了許多錢，墳墓作得很講究。

母親死去，慧英自然很悲傷，但是經不起一家人善意相勸，慧英看在兩位老人的面上，只好打起精神，料理家務。等國剛寒假完畢，重新北上的時候，慧英已經漸漸恢復平常的狀態。

國剛走後不久，慧英發現自己身體常常疲倦，總打不起精神。喜歡吃酸的不用說，有時甚至於昏暈，國剛的母親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用心地調養她，不許她擔任費氣力的工作。

她還有許多鄉下人的迷信，不許吃這樣，不許吃那樣，吃了一定會發生什麼什麼的效果。慧英心裏好笑她，但是也不辯駁，一切聽她的調度。慧英平常喜歡吃野兔，左右認識的農家，打着野兔都要送她。現在國剛的母親，絕對不許她吃，說吃了將來養的兒子是缺嘴。慧英、鐵崖聽見都大笑。但是國剛的母親，一點也不改變她嚴肅的態度。鐵崖連聲說迷信，慧英卻也因此停筷不食。

暑假國剛回家，得着這一個消息，對慧英更體貼，更溫柔。到國剛快要離家上學的時候，慧英在無錫醫院生產了。

一個胖大的男孩子，足足八磅。眼睛像慧英，鼻子像鐵崖，嘴像國剛。國剛的母親找不出什麼像她的地方，最後花了三天工夫，忽然靈機一動，發現聲音像她。

鐵崖、國剛、慧英三人聽見這句話，都忍不住笑。但是這位老太太從來不會說笑，什麼事體都認

真，她說：「你們笑什麼？這聲音不是我的聲音是誰的聲音？」

兩星期以後，慧英出院了。

國剛第一次作父親，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感覺。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時間，都在小牀邊，欣賞他的兒子。有一天他告訴慧英，他看見小孩笑，慧英說他亂說，他說他的確看見。鐵崖兩夫婦聽見，也很感覺趣味。

國剛又得回明華了。他很捨不得慧英和他的兒子。

他說：從今以後，他心上又多了一個人。

慧英只嘆息，她母親死得太早，沒有機會看見她所期望的外孫。

她母親在九泉下還知道嗎？她還能夠快樂嗎？慧英不斷地問自己。但是誰又能答覆她的問題呢？

二五

翠心國剛北上，告訴立羣一切詳細經過的情形，立羣始終沒有講一句話。

他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趕快同翠心結婚。他們隨便訂了一個日子，一面寫信通知雙方面的家庭。

在立羣的家信中間，他聲明慧英的話並不真實，他早就愛上了翠心。一切的事情，完全由他主動，他並沒有受什麼打擊，精神身體，都頂好的。他只誠懇希望他的父母能夠寬恕他，原諒他。

雖然立羣這樣說，薛太太還是認定慧英沒有良心。立羣不願輸掉他的驕傲，故意這樣說。她明白，立羣因為慧英不忠實的行動，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她仍然高興，立羣能夠在很短期間，找着了代替慧英的人。翠心爲人，雖然她不深知，但是她曾經會過兩面，她認爲像貌、才氣，都在慧英之上。

她回信給立羣，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鼓勵他，對於他這一次結婚，表示充分滿意。

立羣的父親，得着立羣同樣的消息和解釋，却充滿了驚異。他覺得這件事體，並不是這樣簡單。

但是一切都木已成舟，他除了表示贊同以外，不便再有其他的話說。他匯了許多錢給立羣，並且寫信給北平的一位至交，託他在婚禮的時候，作立羣的主婚人。

翠心在北平有一位遠房的伯父，臨時也拉來陪襯。國剛和金大同，算是介紹人。證婚人請的是北燕大學的一位名教授。

翠心結婚的消息傳出，令許多北燕的男同學失望。「佳人已歸沙陀利」這當然是最煞風景的事情！然而也有不少癡情的人，願意對翠心作最後友誼的表示。他們豐富的禮物，裏面包含了不少的辛酸。

還有一些不相干的各大學男女學生，聽說這一位名噪一時的女皇結婚典禮，都想藉這一機會，瞻仰丰采。而且這一位風流天子到底是誰呢？他是怎麼樣一個美男子，居然能夠得到美人的青睞呢？這也是極饒興趣的事。

也有人打聽出立羣的家世，知道他是上海百萬富翁的兒子，因此批評翠心，說她眼裏只知道金錢。現在的世界，真是物質主義的世界，一切的享受，都被資本家霸占，害得窮光蛋只有站在旁邊光眼看。他覺得資本主義應該打倒，但是他自己卻沒有摸一摸自己的腦袋，拿鏡子照一照自己的

尊容，翠心那樣的女子，是否在任何社會制度的下面，能夠賞識他？

然而這些都沒有關係。到立羣、翠心結婚的那一天，來賓居然到了一千多人！東興樓、豐澤園，都忙着替他們備辦酒席。一個容積很大的歐美同學會，擠得水洩不通。

十二點鐘，新娘子駕到，下車踏着紅色的地毯，隨着音樂的節奏，雙雙走到禮堂。一位嗓子很高的人，直着脖子喊禮。名教授正式宣布立羣和翠心兩人結婚，隨着交換戒指，蓋圖章，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都用了印。

名教授致訓詞了。他是著名的演說家，講話富於滑稽的風趣，同時嚴重的意義，也在裏邊演講快完，他這樣說：

「最近十年，中國男女的關係，因為歐洲文化的輸入，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中國的女子，數千年以來，就受了男性的壓迫，現在得着自由了。從前丈夫盡情地欺負妻子，現在妻子也拚命來管理丈夫。中國男女關係的改變，似乎是奴隸和主人地位的交換。這一種不平衡的現象，並不能建築家庭的幸福。前幾年一般的人都抨擊舊式的婚姻，近代漸漸有好些人——特別是嘗過新式戀愛結婚滋味的人——到反而同情於舊式婚姻，這並不是他們的思想頑固，向時代開倒車，實在是因為現

代中國男女的關係沒有得着適當的調整。

「依我個人的看法，世界上的人類，個個都需要自由，女的需要自由，男的也需要自由，男女的自由，不應當建築在鬭爭衝突，而應當建設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面。

「什麼是平等呢？就是我不願意做別人的奴隸，同時我也不願意別人作我的奴隸。什麼是互助呢？別人幫我的忙，我也幫別人的忙。結婚以後，男的不要以爲『現在名義上，事實上你是我的太太，隨便我怎樣對付你，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女的也不要說：『現在你是我的丈夫，從今以後，不管我怎樣欺負你，你也不能隨便把我扔掉！』大家和和氣氣，互相體貼，互相安慰，你替我辛苦，我對你同情，這纔是理想的婚姻。」

他這一段話，似乎太嚴肅了，滿堂都靜靜地聽他講話。他繼續道：

「我最近聽見一位朋友說：真正理想的婚姻，應當是友誼的結合，不是愛情的結合，因爲愛情是一時的，友誼是永久的。友誼的關係，起初像一鍋冷水，越燒越熱，愛情的關係，起初像一鍋開水，越放越冷。這一位朋友的話，固然中間也有真理，但是他的真理，是片面的。依我個人的觀察，理想的婚姻，中間要有友誼，也要有愛情。有了友誼，彼此纔能夠互相了解，有了愛情，彼此纔能夠互相眷戀。男

女的關係，不是一鍋冷水，也不是一鍋開水，牠是一鍋溫水，下面常常要有和平的火焰，永遠保持牠正常的溫度。」

他的話說完，接着就是兩位主婚人講話。立羣的主婚人，是一位短於言辭的銀行家，講不到十句話就收場了。翠心遠房的伯父，是一位前清的舉人，滿口「之乎者也」在他的演講裏，詩、易、禮、春秋都微引徧了。觀衆都忍不住笑，但是又不好意思笑出聲來。最末他在袋子裏取出一張八行信箋，朗誦他作好的一篇四言頌詞，這一下可把大家逗笑了。

音樂再起了，新人緩步退出禮堂，來賓都報以歡呼的聲音，拋擲無數的紅綠紙條在他們頭上。吃飯的時候，他們到每一桌去略略應酬。有十幾位相熟的男女同學坐在一桌，一定要立羣和翠心喝酒，立羣喝了一盃，翠心卻不肯喝，他們也不十分勉強。

到了晚上，這十幾位同學，到六國飯店來鬧房。他們要立羣和翠心，宣布戀愛的經過。胡鬧了一陣，十一點鐘分散了。

「立羣，你心裏快樂嗎？」

「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天！」

「立羣，你對我的愛情，不會像一鍋開水嗎？」

「你怎麼能夠講這樣的話？」

「立羣，不知道爲什麼，我今天心裏忽然有一種恐怕。」

「你怕什麼？」

「我怕你以後對我不好。」

「決不會！」

「你敢一定嗎？」

「翠心，你還不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我一直相信你。我也不明白，今天在結婚的時候，我忽然害怕起來。」

「翠心，不要怕！我愛你！」

立羣仔細端詳翠心，翠心美麗極了，他忍不住吻她。

「立羣，只要你肯永遠對我這樣好，我就快樂了。」

「我一定永遠對你這樣好！」

「立羣，你看，人生世界，多美麗！多有趣味！今天晚上，屋子裏一切的東西，都在對我微笑。愛情真是一件最神祕的東西！有了她，整個生命的感覺，都不一樣了。」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立羣，我從小起，就和我兄弟姊妹不一樣。我對於一切的事物，都看得很清楚，不知道什麼叫做感傷。我的姐姐，大我兩歲，性情和我全不相同。我們的庭前，有一株桃樹，你到我家不是曾經看見過嗎？到春天來，開放了滿樹的桃花，但是開不了幾日，全都掉下來了，窗前階上，到處都是落花。我的姐姐常常爲牠們流淚，我總是笑她，說她讀紅樓夢入了迷，癡心想學林黛玉。我說：花開花落，本來是極自然的事情，有什麼可以令人傷感呢？一直到今天，我纔明白，我姐姐當時是一種什麼心境。」

「爲什麼呢？」

「在大家歡笑羨慕我們的工夫，我感覺一種悲情。我想我們的生活，正像春天的桃花，鮮豔開放。但是我忍不住連想到，這樣極盛時代，能夠維持多久呢？四五天以後，立刻就『落紅成陣』了！假如生命就像落花，真是令人傷感！立羣，你說不是嗎？」

「翠心，我們的愛情，不是落花。我們的愛情，是無邊的海水。牠是偉大的，遙遠的，牠有平靜的光

輝，牠有洶湧的波濤，牠永遠是那麽樣，沒有停止枯竭的時候。翠心，我們要互相愛，愛是永遠不滅的。我們生存的時候，固然要互相愛，我們死亡以後，還要互相愛，只有愛纔可以繼續人類的生命！」

「立羣，你相信人類死亡以後，還有知覺嗎？」

「這本來是不能解答的問題，但是自從我愛你以後，這個問題，我能夠解答了。愛是永遠不滅的，這在我已經是極明白清楚擺在眼前的事實，我們死了以後，一定還有知覺。」

「立羣，我喜歡聽你講這樣的話！」

「翠心，我的愛！你好好睡罷！今天晚上我準備通夜不睡覺，我要在你牀前守着你。我要盡情享受我心中的快樂。我不敢睡覺，我怕睡着了，什麼都不知道，這對於我的損失太大了！」

「立羣，你真的這樣想嗎？」

「這是千真萬真！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尋求真實，但是我發現宇宙人生中間，沒有一樣是真實。真實像一朵青花，牠在我面前，若隱若現，有時我髮髻看見牠，我追上前要抓住牠，但是打開手來，裏面是空空的，青花依然搖曳地在我的前邊，牠同我老隔着相當的距離。我悲哀、痛苦、失望，對牠有無窮的渴想。我死命地追求，我想總有一天，我能夠抓住牠。」

「現在你抓住牠了嗎？」

「今天晚上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不但看見牠，我發現牠居然在我的手裏！」

「立羣，牠不會再飛去嗎？」

「起初我也怕牠像從前那樣騙我，轉瞬之間，幻滅得無影無踪。但是今天晚上，我屢次張開手來看，她都沒有飛去。她靜靜躺在我的手中，我相信我現在已經把握着牠了，牠再不會逃走了！」

「立羣，謝謝你！現在我心安了！我只是疲倦得很！」

「翠心，我唯一的愛！你好好地睡罷！我在旁邊呢！」

「立羣，不要離開我！」

「不會的！」

「立羣，吻我！」

一個長時間的接吻以後，翠心朦朧地睡着了。

立羣上牀去假着她，低頭審視她。

她平靜調勻的呼吸，一聲聲灌進立羣的心靈。

窗前的春風，吹散了桃花片片。立羣心裏，不免又有一點徬徨。

狂

風

二六

春假後立羣回學校去上課，翠心在北平租了一所房子，雇了兩個用人，立羣每星期六進城來看她。

起初翠心還到北燕去上課，後來漸漸覺得不好看，呆在家裏不出門。

上課的時候，住在宿舍裏，一大堆的同學們說說笑笑，日子還很好過。現在一個人，住在一所房子裏，白天晚上，都不好意思出街，她感覺非常寂寞，不等到星期六，就希望立羣來。

立羣很體貼她，有時還破例來看她，爲的要使她驚喜。明華的功課很嚴，立羣不能多請假，下午下了課，立刻就如飛地騎着自行車進城，早上五點半，又忙着動身回去。翠心覺得他太辛苦了，吩咐他不要來，但是立羣不來，她又忍不住盼望。

學校有幾位女同學，間或也來拜訪她。她們平常功課很忙來的時候，多半是星期六星期日，其實這兩天，翠心根本不需要她們陪伴。

她無聊已極，一座陳設得精美絕倫的屋子，活像一座樊籠，把一隻活潑自由的小鳥，軟困在裏面。

那一天星期六下午，翠心坐在客廳裏，時時刻刻都在看錶，想望立羣來。一直等到三點鐘，還沒有消息，她不耐了。到四點多鐘，立羣進門，她不斷地埋怨他，問他幹嗎要害人老等。立羣說，因為自行車走到海甸壞了，到車行修理，所以來遲。翠心說爲什麼一定要騎自行車，爲什麼不坐汽車，故意找些事體來麻煩。立羣說，一個大學生，老是汽車來去，太惹人注意，就算別人不當面罵，背地後也要批評。

翠心還是不高興，經不起立羣用溫言軟語去勸解她，大家快快樂樂地吃了晚飯。晚飯後立羣又陪着翠心到王府井大街，去買了一些零碎的東西。他們回家，已經十點過了。立羣非常疲倦，脫了衣服，上牀倒頭便睡。

「立羣！」

「什麼事？」立羣翻身過來問道。

「不要睡！」

「爲什麼？」

「陪我談談。」

「談了一下午，一晚上，還不夠嗎？」

「那裏有一下午？你那麼晚纔來！我等了妳整整一星期，你來，又不肯陪我，只想睡覺！」

「翠心，我的乖！我累得很！」

「立羣，你知道我寂寞嗎？」

「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快要到暑假了，我們可以天天在一塊兒。」

「還有那樣久！真難得等！」

「翠心，你要忍耐一點！」

「說得這樣容易！你在學校，上課讀書，朋友談天，日子到好混。我一個人在家裏，心裏悶得慌。」

「你不可以去看看朋友，逛逛公園嗎？」

「朋友們都很忙，一個人逛公園有什麼意思？而且讓別人看見，我怪難爲情的！」

「你穿那件黑大衣好了。」

「又笨又重，我不喜歡！」

「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那你叫我怎麼辦呢？」

「立羣我覺得你現在對我，沒有從前好了。」

「這是無意識的話！」

「你瞧，你說話的聲音，就是這樣不客氣！從前你對我就不是這個樣子！」

「不要多心，快來睡罷。」

翠心脫了衣服，上牀躺下，立羣把頭移上她的枕頭，挨着她。

「今天肚子裏邊動了沒有？」

「還怕沒有！一天總有好幾次。這個小東西，老是這樣不規矩！」

「真怪！」

「你摸這兒脹起來了，這不是他的頭嗎？你看，他又在這兒動了？」

「真有意思！」

「有時我心裏很害怕，我怕他亂動起來，那不是要我的命嗎？」

「我想他不會的。」

「立羣，我很苦！」

「你安靜一點好了。」

「那兒安靜得了？心裏常常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思想。你不來的時候，我總想像你在和旁的女人要好，越想越真，我要立刻到明華來，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時我又想我自己會死，我不知道一個人死了以後是一種什麼景況。前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提着明晃晃的刀，追我，要殺我，我跑得滿頭是汗。到一個墳地，這個人一刀刺進我的心！第二天起來，心整天都是隱隱作痛。只要有你老在我旁邊就好了。」

「假如你真需要，我這一學期可以請假來陪你。」

「這自然不應該，你千萬不可以這樣做。你不能因為我把學業拋荒了。」

「但是你已經為我把學業拋荒了呀！」

「那又是一件事情，男人和女人到底不一樣。」

「翠心，我看你性情有些改變。」

「什麼地方？」

「從前你作事情，總是有決有斷，現在你老是想來想去，沒有一個主張。」

「這是因為我沒有自信心。」

「你少想一點就好了。」

「立羣，我口乾得很！」

「喝一盃茶好了。」

「不要茶，要涼開水。」

立羣起來，替翠心倒了一盃涼開水，翠心就在他手裏喝完。

第二天立羣雇了一輛汽車，同翠心出西直門去逛三貝子花園。到門口就看見兩個長人在那兒收票。立羣拿着照像機，要替他們照像，他們急忙躲開。

進門向右走是萬牲園，隨意參觀了一些動物。翠心最感覺興趣的是一羣猴子。天氣好，都放在外邊，每一個猴子，帶着鍊子，拴在一根木樁上。他們忽上忽下，舉動敏捷。翠心買一些花生米來喂牠們，牠們吃得很快，用嘴來去殼。

出門向右走，沿途都是亭臺樓閣，處處垂楊，隨風飄蕩。

三貝子花園裏面有十幾道橋梁，每一道橋梁都有一個特別的樣式，當初創造的人，確費了一番苦心。

他們走進慈禧太后的行宮，裏邊還遺留下許多傢具，但是有好些已經破壞了。

最後他們到池邊的一家茶社吃茶，順便用了午飯。翠心身體疲乏，昏昏欲睡。立羣說要睡回家去睡，翠心點點頭，一塊兒走出來。

回家以後，翠心的疲乏到沒有了，她只感覺無聊。

晚飯前出乎意料地國剛來了。兩人高興得了不起，熱烈地歡迎他。

立羣問國剛爲什麼沒有回學校，國剛說他有點事情，就攔得太晚了，只好明天回去。立羣說最好明天一早叫一輛車子，一塊兒回去。

晚飯吃得很舒服，翠心也恢復她平常的興致。三個人上下古今，無所不談。

後來談到國剛暑假結婚的事情，翠心再三地詢問，國剛坦白地一一告訴她，他講他父親怎樣高興，特別是他母親，一直憂慮他婚姻的事情，現在這個問題，解決得這樣快，她只念佛。翠心問慧英

有信來沒有？國剛說每兩三天就有信來。慧英在上海很好，不到一到月，畢業班提前考試，她就畢業了。

他們儘管談話，立羣默默地一句話不講。翠心有時側眼觀察他，看見他那個樣子，更不肯放手，嘮嘮叨叨地問了一大堆。最後國剛用話岔開，講到旁的問題。隨後立羣說時間不早，提議早點休息。他們兩人陪着國剛，進了客房，看看一切都準備滿意，纔回到自己房裏去。

「立羣，今天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沒有什麼，我太疲倦了！」

「國剛同慧英，將來一定很幸福。」

「那是靠得住的。」

「慧英對國剛，似乎很滿意。」

「國剛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立羣，我覺得我們應當常常想念慧英，她到底是我們過去最親密的人，你覺得怎麼樣？」

「過去的事情，讓牠過去好了！還想念什麼？」

「一個人不應當這樣無情，你說對嗎？」

「人生的事情，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也只有罷休！」

「立羣，現在你一點也不想念慧英嗎？」

「有了你，我還想她做什麼？」

「也許你覺得慧英比我好。」

「胡說！」

「立羣，你同我結婚你不失悔嗎？」

「笑話！」

立羣幫助翠心寬衣服上牀。他自己也預備休息。

兩人靜默地躺在牀上，一時都沒有睡着。立羣接連翻了幾次身，把電燈滅了。

「立羣，不要熄燈，你知道我喜歡開着燈睡覺。」

立羣，又把電燈扭開。

「立羣！」

「睡覺罷，不要談話了，明天還得早起呢。」

「你來摸，小東西又在動了。」

「是嗎？」立羣興奮了。

「這兒！這兒！這不是一個小拳頭嗎？你摸，這兒簡直可以感覺他的小手指！」

「真妙！」

「立羣，我要你拿整個的心來愛我！」翠心伏在立羣的胸前，聲音都變了。

「我還不愛你嗎？」

「我知道你愛我，但是我不許你心裏再有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許再占一點位置。」

「本來就是這樣。」

「立羣，你知道我要你做什麼嗎？」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我要你忘記慧英。」

「我不是已經忘記她了嗎？」

「你沒有。要不然今晚談到慧英，你不會那樣不高興！」

「你不要談她好了。」

「你能夠不再想她嗎？」

「翠心，你怎麼這樣沾滯？我已經再三告訴你，你問一百遍，還不是那一句話。」

「立羣，你要明白，你是我一個人的！」

「是了，不要講了罷，好好地睡覺。你也應當將息你自己，身體弄壞了，不是玩的。」

兩人都用心睡覺。一個多鐘頭以後——

「立羣，你睡着了沒有？」

「快了。」

「立羣，我有一個主意！」

「什麼主意？」

「我想來想去，我們還是應當記念慧英。這個孩子生下來，我想替她取一個名字，同慧英的名字有點關係，比方說叫他做「小英」，你看怎麼樣？」

「翠心，我不許你作這樣的事情。」立羣急了。

「爲什麼不許呢？」

「沒有意思！」

「立羣，我看你還是沒有忘記慧英。爲什麼我提到這一件事，你這樣着急呢？」

「說來說去，你就不相信我！」

「那麼我的名字取定了？」

「你取罷，我不管！」

「立羣，你得愛我一點！」

「我所有的力量，都用盡了，你還要怎麼樣？」

「立羣，我愛你！」

立羣沒有什麼話說，緊緊地抱住翠心。

二七

暑假國剛回無錫結婚。立羣要照料翠心，不能回家去。

臨走前，國剛到他們家裏來住了一天，第二天清早，立羣一個人送他上車站。

「國剛，讓我祝福你們。」立羣熱烈地同國剛握手。

「謝謝！」

立羣還想找什麼話說，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

國剛走後，他一個人無精打采地，出車站叫了一輛洋車，拉回家去。

翠心高高興興地歡迎他，同他談話，立羣老是默默地。一個整天，他都是那樣。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他說他想喝酒。翠心打開碗櫃，拿一瓶酒出來，重重地放在桌上說：「讓你醉死，我不管！」她賭氣

回房睡覺。

立羣隨着進房，翠心臉朝裏面，側躺在牀上。立羣要拉她起來去吃飯，她不肯，她說她不想吃。

「你不願意我喝酒，你好好對我說，我不喝好了，何必這樣生氣呢？」

「我沒有生氣！」

「不生氣更好，起來，我們轉去吃飯。」

「我吃不下！」

「還是吃一點好。」

「你去吃好了，我不吃！」

「你不吃，我也不吃！」

立羣也倒下身來。

停一會，翠心翻轉身來，看立羣氣惱的樣子，她忽然忍不住笑了。

「何苦呢？起來，立羣，咱們去吃飯。」

「你剛纔不是說不想吃嗎？」

「現在我又想吃了。」

「這樣我纔高興。」

兩人重新再到飯廳，吃完飯，翠心問立羣爲什麼不喝酒，立羣說不喝，翠心勸他喝，他說也好。

「立羣，」翠心一面倒酒一面說：「我也想喝，讓我們大家喝一個痛快，你說怎麼樣？」

「翠心，不要胡鬧。」

「喝一盃酒都不可以嗎？」

「你知道你現在不能喝酒。」

「立羣，請你不要干涉我！我們誰也不許干涉誰！」

「我就要干涉你！」

立羣一手搶過翠心的杯子，往地上一摔，噹地一聲，滿地都是碎片。過來，把翠心抱起，向房裏走。

翠心大笑。

「立羣，你瘋了嗎？」

「我不瘋，你纔瘋呢！現在好好替我睡覺，乖一點！」

「這樣早，我睡不着。」

「睡不着，躺着休息也好。」

「你呢？」

「我看書就在這兒陪你。」

「我也要看書。」

「你要看什麼書？」

「我要看一本滑稽的書。我想笑——對了，昨天我不是在東安市場買了一本笑話三千個嗎？
勞駕取來我看。」

立羣到書房去取書，翠心一人躺在那兒，不知道想什麼好。

立羣轉來，把書交給翠心，自己坐在牀前長桌旁邊，讀但丁的神曲。

「立羣，讓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

「你講好了。」立羣頭也不回地說。

「一個人生性執拗，從來不肯讓人。他的兒子，性格和他也一模一樣。有一天家裏有客人來，他叫兒子到鎮上去割肉。走到一條極窄的田坎上，迎面來了一個人。照平常的習慣，他兒子走路，不讓人的，誰知道對面那一個人，也不肯讓他。兩人對立在田坎上，誰也不肯讓誰。他父親在家裏等到午

飯，還沒有看見兒子回家，他不放心，出門去看。到田坎上，看見他兒子，同一位生人，對立在路上。他問明以後，勸生人讓他兒子過去，生人不肯。他氣了，對他兒子說：『阿毛，你去買肉，讓我在這兒同他對站！』——講完了。」

「講完了嗎？」

「立羣，你爲什麼不笑呢？」

「你講的什麼呢？」

「豈有此理！我講了半天，你連聽都沒有聽見！」

「對不起！剛纔我讀書太專心了。」

「你讀的什麼書？」

「但丁的神曲。」

「但丁的愛人叫什麼名字呢？」

「碧亞翠斯。」

「但丁在什麼時候認識她呢？那個時候，她不是還很小嗎？」

「她不小，但丁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十七歲。她在上海聚英中學讀書，但丁一會見她，就愛上了她。後來他們在北平結婚，生了九男二女。但丁對碧亞翠斯的愛情，一生都沒有改變。她成了丁光明的領導，生命的源泉，沒有她，但丁就不能生活，不能創造。翠心，你也學西洋文學，怎麼這些事實，你都忘記了！」

「立羣，你真是一位可憐的學者，時間、地點、人物、事實，全都弄錯了！」

「一點也沒有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立羣，謝謝你！你真乖！」

第二天立羣接着他母親一封信。立羣不能回家，她頗失望，但是她可以原諒他。她吩咐立羣好，好照看翠心，怕有什麼意外，同時郵寄了許多家藏的補藥，人參、燕窩、鹿茸、阿膠、黃耆，當歸一大堆，預備產前、產後調養。

立羣認為這些補藥，沒有科學的根據，不能隨便亂服，翠心也笑老太太陳舊的思想。緩幾天藥到了，翠心都拿去送給兩個老媽子！

再隔一個多月，生產期間快到了。立羣不敢離開翠心，整天都在家，翠心也不敢出大門一步。

有一天晚上十點鐘，翠心忽然覺得肚子有點痛，接着又是一陣腰酸。立羣看見她痛得不厲害，他想生孩子決沒有這樣容易，大概是翠心昨天晚上招了涼。有一位老媽子卻說，這一定是生產，腰酸就是預兆。立羣和翠心還不肯相信。到十二點鐘的時候，翠心大疼起來，立羣着了慌，急忙打電話叫汽車，和老媽子兩個人扶翠心上車，一直開到協和醫院。

從樓下坐昇降機到第三層樓，先進了一間病房。看護長來檢查，說還早，到時候再打電話請醫生，立羣說可否請醫生先來，看護長說用不着。她問翠心能不能夠喝牛奶，翠心說喝也可以喝，但是不想喝，看護長說還是喝的好，立刻叫人端了一盃牛奶來。

肚子雖是疼痛，翠心只是皺眉忍耐，決不叫喊，她認為叫喊是可羞恥的事情。

立羣坐在牀前，看見翠心痛苦的样子，替她難過，不斷地問她，翠心不能講話，只是搖頭。

這樣足足鬧了三個點頭，看護長進來檢查了好幾次。立羣每次問她，她都說還早得很。到最後一次，她吩咐兩個看護準備一切，一面叫人趕快打電話請醫生。

兩位看護把翠心仔細地移上小牀，推出門去。要進產房的時候，立羣和翠心緊緊地握手，彼此都明白，這是生死關頭。

不到三分鐘，醫生上樓，也進產房去了。

立羣在走廊裏來回散步，有時停步在門前偷聽。他聽不出什麼聲音。

十幾分鐘以後，一位看護慌慌張張地推門出來，立羣問她怎麼樣，她沒有工夫回答，到藥房取了兩個小瓶，立刻回去。

該沒有什麼事吧？立羣憂慮着，萬一翠心死掉了怎麼辦？不由地他恐懼起來。

他幾乎想撞進屋去，看一個明白，這又太魯莽，他進去又能夠有什麼幫助呢？他只能把他心愛的人，交給不可知的運命。假如命運不仁慈，他同翠心講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一個人心上下，在那兒走來走去，他的頭快要炸了。

等了一個多鐘頭，依然沒有消息。他想：這一定糟了！爲什麼醫生還不來告訴他？人到底怎麼樣？這一個悶葫蘆，要什麼時候纔打開呢？

人生總是這樣多痛苦！愛、生、死，沒有一樣是容易的事情！

往事如潮水般湧到心頭。夢幻地在他思想中迴盪。翠心的聲音笑貌，靈活地呈現在眼前。難道這樣一位美好的人，轉瞬之間，就要消滅嗎？

又隔了一個鐘頭，他忽然聽見翠心一連大叫了幾聲，再聽，什麼聲音也沒有。

——完了！他想翠心一定是死了。他幾乎站立不住，他急忙抓住一把長椅子的扶手。他坐下，頭埋在手巾中。

他正在痛苦萬狀的時候，有人走到他面前。

「你是薛先生嗎？」

「是的。怎麼樣！」立羣驚跳起來。

「你的太太——」

「死了嗎？」

「沒有。」

立羣心裏一塊石頭放下了。醫生這一句話，不啻是專制皇帝的一紙赦書。

「小孩已經生了，是一個女孩子。」

「大人怎麼樣？」

「很平安的，是一個難產，動手術纔取下來，現在沒有事了。」

「謝謝我可以進去見見她嗎？」

「她精神很疲倦，不要同她多講話。」

立羣答應，隨着醫生進了產房。

翠心已經醒過來了，臉像一張蠟紙。立羣叫她，她把眼睛微微睜開，立羣問她感覺怎樣，她說沒有什麼，只想睡覺。立羣安慰她兩句，不敢再同她講話。她眼睛又閉上了。

「你這一位太太，」旁邊一位看護道：「真有勇氣！從進產房起，一直到上麻藥，始終沒有叫喚一聲，我還沒有看見這樣厲害的女人！」

看護問立羣看不看孩子，立羣說他不願意看，再謝謝醫生，他出門回家去了。

天已經亮了，大街上空蕩蕩的，沒有幾個人。

他到家叫門。老媽開門就問太太生了沒有，立羣滿臉不高興地回答：「生了一個女孩子！」老媽子連聲道喜，立羣理都不理，進房和衣躺在牀上。

午飯後他又到協和，進門去看見翠心正在喝牛奶，對着立羣點頭微笑。

她的臉色比昨天晚上好多了，仍然沒有血色，白得像梨花。

「翠心，你太苦了！」立羣感情式地說道。

「這又算什麼？反正就是這樣一回事！」

「昨天晚上，我聽見你接連叫喊的時候，我恨不得替你死！」

「我沒有叫喊哪！」

「我明明聽見的，一連好幾聲。」

「哦，對了。那是我上了蒙藥的時候——看護告訴我了——醫生最後替我縫了四針，這種叫喊，是從下意識中發出來，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翠心，我們不要再生孩子了！」

「你辦得到嗎？」

「當然辦得到！」

「這是無意識的話！」

看護抱孩子進來喂奶。今天奶還沒有出來，但是看護說還是要讓小孩吮吸，纔快通。翠心抱着孩子，解開胸前的衣服，小孩眼睛還沒有睜開，他已經知道吮吸。

翠心满面驕傲的顏色。

「立羣，你看她不乖嗎？」

「不乖！」

「爲什麼？」

「因爲她使你這樣痛苦！」

「立羣，你還是一個小孩子！」

翠心笑了。

「立羣，她叫什麼名字呢？」

「你不是早已經替她取好名字嗎？」

「你不反對嗎？」

「我現在一點也不反對。我對你只是一條心。慧英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記念她是應該的。」

「那麼她就叫小英了。小英，小英！媽媽愛你，你知道嗎？」

小英一點也不知道。

二八

因爲施手術失血過多，翠心在協和整整住了一個月纔出院。

她回家，家裏一切都歡迎她，庭前的花，開得特別美麗，樹上的葉子，青翠可愛，有時小鳥到簷前來，唱出和諧的清歌。

全宇宙都改觀了。懷中的小生物，是翠心新精神寄託的所在。

她整日整夜，都在忙着伺候她。起初吃自己的奶，還比較簡單，每四個鐘頭，喂她一次。翠心把鐘放在牀頭，晚上睡不多一會，又翻身來看鐘。她睡覺都是零碎的，從來沒有好好睡過一晚。

一個月以後，她自己的奶，漸漸減少了。不夠吃，只有加奶粉，奶粉需要自己調，又添了許多麻煩。老媽子幫忙，翠心不放心，怕她們不乾淨，每次都是翠心自己動手。

在醫院的時候，除了吃奶，小孩整天都是躺着。回來以後，翠心特別愛她，常常把她抱起來玩。不到兩日，她居然養成習慣，不抱她就哭。翠心聽見她哭，心裏難過，馬上就去抱她，一面在屋裏來回走。

一面用手輕輕地拍，居然一會就睡着了，但是把她放下小牀，她又哭。

頭幾次哭，抱起來就好了。後來嘗慣了滋味，抱起來還不行，還得要走，要拍，差了一樣，她就大哭。白天還不要緊，到了晚上，也是一樣。在深夜裏，翠心也得常常起來，抱着小孩，在屋裏來回走。

立羣看見翠心這樣辛苦，怕她身體弄壞，主張請一個奶媽，把小英交給她養，翠心只要取監督的地位。翠心再三不肯，她說她不能夠把她頭上的肉，隨便付託給一位不相干的人。立羣只替她着急。

過一些時候，翠心漸漸覺得自己身體不能支持，立羣又再三相勸，她纔答應請一個奶媽來試試。每一個奶媽，都要先經過醫生的檢查，單是就健康而論，十個就有五個不能用，其餘的五個，不是奶不夠，就是脾氣不好，費了天大的氣力，最後纔雇着一個適當的人。

羣心一連睡了幾天好覺，精神身體，漸漸恢復。

有一天正在吃飯，奶媽忽然來告訴太太，要請長假，翠心說她不能走，她說家裏有事情，沒有辦法。她走了，停一會，另外一個老媽子來收碗，她告訴翠心，奶媽的目的，是要加工錢。翠心一肚子的氣，不能發洩，只好每月加她十元。

不到一個星期，奶媽又來告訴太太，說她的衣服破了，請求太太賞她一點布，好縫一件新衣服。她還說旁人家裏的奶媽，都有首飾，她帶上，也增加主人的光彩。翠心知道她敲竹槓，只有咬起牙，讓她敲。

有時奶媽還要生病，據她自己說，這是老病，發的時候，須得要吃人參、燕窩。旁的老媽子只是笑，立羣只是罵，翠心只是氣，然而結果還是屈服。

家裏的伙食，已經開得夠好了，還要特別替奶媽炖雞、煨肘子，爲的是要下奶。花了許多錢，炖起好東西，奶媽卻常常說她口裏沒有味，吃不下。翠心每次都要親自去勸她吃，纔肯吃幾筷子。但是在廚房裏主人看不見的時候，她却狼吞虎嚥。

剛來的時候，每天晚上，小英醒了，總是奶媽自己起來喂奶，抱她走，拍她，不用翠心操一點心。幾天以後，奶媽老是睡着不醒，有時明明醒了，她也讓小英哭。她們的房間，就在翠心寢室的隔壁。有一天晚上，翠心聽見了，連聲叫奶媽，奶媽只好起來，口裏嚙哩咕嚕，不知道在埋怨那樣子。

自從那一次以後，翠心晚間又睡不好，心裏常常掛念着。每次小英哭，總是她聽見，大聲叫奶媽。奶媽不耐，說她自己也養過三個兒子，從來沒有像這樣麻煩，這真是洋規矩，她不懂。

有一次她又罵立羣氣壞了，起來大罵她一頓，她當面就要辭工，立羣叫她立刻滾蛋。她說她明天一定走。翠心一面埋怨立羣，背地裏又同奶媽陪了許多小心，答應替她縫一件新衣服，每月增加工錢，奶媽纔轉怒爲喜，答應再做下去。

忽然有一天晚上，翠心聽見小英大喊一聲，接着一陣狂哭。她披衣起來，奶媽還假裝睡着，翠心推她，她纔睜開眼睛。翠心問小英爲什麼哭得這樣厲害，她說她不知道。

第二天替小英洗澡的時候，翠心發現她左臂上青紫了一大塊，她纔明白昨天晚上奶媽捨了她。翠心心痛極了，大罵奶媽一頓，把一個多月以來心中的悶氣，連本帶利，出個痛快。最末她說她再也不能夠把小英交給她了，她叫她立刻走。

奶媽的態度，起初還強硬，後來看見翠心真正動了氣，她只好認錯，下次一定不敢。翠心再也不相信她，還是把她開除。

奶媽走了兩天，又展轉託旁的老媽子來說情，翠心還是不肯答應。

小英仍然吃奶粉，一切由翠心主持。她苦極了，但是她心安。立羣再勸她，她就同立羣鬧，說都是立羣打錯主意，假如上次不早發覺，小英已經被那一個沒有良心的奶媽弄死了！

家中這一切的情形，使立羣非常不快。翠心一天到晚忙着小兒，沒有半點工夫來對付他。從前的蜜意柔情，不知道那兒去了？晚上小孩哭，他睡不好。有時看見翠心忙不過，他不得不起來幫忙，白天頭腦昏昏的。

明華開學了，立羣住在學校，每星期只能在家裏呆一天半。在學校裏，他常常不放心，他怕翠心勞碌成病，他漸漸嫌厭小英。這一個小東西，把他家庭的幸福完全破壞了！

他回家的時候，看都不愛看她，翠心卻三句話有兩句講小英，小英吃了多少奶，小英哭了多少次，她預備要替小英買什麼東西，縫什麼衣裳，諸如此類的事情，永遠沒有講完的時候。

有時小英還要生點小病，忽然嘔奶了，忽然好哭了，忽然發燒了，深更半夜，立羣也得起來打電話，找醫生，有時醫生沒有藥，立羣還得跑到大街上，去打藥鋪的門。

一位世界著名的德國提琴家，到北平來，全北平的人都在談論他。立羣花二十塊錢，買了兩張票，預備同翠心到北京飯店去聽他表演。翠心平日最喜歡音樂，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立羣想翠心一定願意去聽。那知翠心却不熱心她說，她固然願意去聽，但是她走了誰來看小英呢？立羣說交給老媽子，翠心說萬一出了什麼事，簡直是要她的命！

她叫立羣一個人去，立羣勸她，她堅執不肯，立羣只好獨自去。

立羣滿心的不高興，但是聽了十幾分鐘，一切的憂愁都忘記了。他感覺一片純美，有幾段音樂直達到他的心靈。

他歡歡喜喜地回家，對翠心詳述今晚聽音樂的經驗。翠心並不十分在意。她接着報告立羣許多關於小英的事情。

「翠心，你爲什麼一天到晚只講小英？」

「你不高興聽嗎？」

「你講得太多了！」

「你教我講什麼呢？」

「翠心，我看你現在只愛你的女兒，不愛我。」

「『我的』女兒嗎？難道她不是『你的』女兒嗎？」

「自從有了她，就沒有我！」

「你這位當爸爸的，不害羞，同女兒吃醋！」

立羣想想也好笑起來，他心裏還是不高興。

「翠心，難道因爲一個小孩，我們一切都犧牲嗎？」

「這有什麼辦法？既然把她生下來，你就得養她。」

「這樣下去，生活太沒有意思。」

「再隔兩年，等小英長大一點就好了。」

「再隔兩年，活活要把我悶死！」

「你不會自己尋快樂嗎？」

「到那兒去尋？我生命一切的快樂，都建築你身上，沒有你，我還有什麼快樂？」

「我並沒有死呀！」

「但是你不能陪我！」

「我那裏陪得了那樣多？又要陪小孩子，又要陪大孩子！立羣，你大些，你乖點！小英小些，你應該

讓她。」

「我不願意讓她！」

「得了罷！過來，我和你接一個吻——現在高興了罷？我的大孩子！」

立羣並沒有高興。

「翠心，你近來消瘦得多了。」

「是嗎？我自己一點不覺得。」

「翠心，我很憂愁。照這樣下去，你的身體一定要毀壞。」

「我愛小英，毀壞了我也不失悔。」

「我呢？」

「你，我也愛。」

「假如你愛我，你就應該保重你的身體，不要這樣摧殘，翠心，你不知道我心裏急嗎？」

「我知道，但是我沒有法子。」

「別人家裏也有小孩，從來不像你這樣苦。」

「你叫我把小英再交給奶媽嗎？她們這一類人，沒有知識，沒有良心，要種種花樣來給你氣受。」

上回那一個奶媽，現在想起，我還生氣。」

「翠心，我有一個辦法。」

「辦法是什麼呢？」

「我們請一個看護。你不是最相信協和嗎？我到協和去找醫生，請他介紹一位看護學校的畢業生，學問品行都是很好的，你看怎麼樣？」

這一個意思太好了。翠心認爲可以試驗。她奇怪，爲什麼兩人早沒有這樣的想過？

立羣看見翠心同意，第二天一早就到協和去找醫生。醫生答應他，緩兩天介紹一個人來。

三天以後，果然有一位看護，拿着醫生的介紹信，登門求見。年齡二十五歲，協和看護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曾經在醫院小兒科作過三年的看護。長高的身材，圓圓的臉，說話不多，舉動靈活。翠心對她的印象很好。翠心問她在協和和多少月薪，她說六十，翠心答應給她八十。

星期六立羣回到北平，家裏一切情形都變更了。這一位張小姐，爲人極仔細，管小孩比翠心內行。翠心一切都交給她，她自己隨時可以出門，在家的時候，多時不讀的書籍，重新取出，排起頭閱讀。

晚上立羣同翠心到光陸去看電影，這是好幾個月以來第一次。星期日下午去逛公園，晚上到北京飯店去吃飯，飯後還跳舞。

立羣很滿意地回明華。隔兩天翠心還到明華來看他。他們在園中走來走去，許多知道翠心的人，看見她來，挨近頭，悄悄地說：「北燕的女王，又出現了！」

翠心的身體比從前更發達了。從前是少女的天真，現在是少婦的姿態。臉上容光煥發，她只消淡淡地搽上一點胭脂。

日子長一點，翠心對於張小姐比從前更放心。她預備第二學期重新再進北燕大學。

上上課，讀讀書，日子很容易混，她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無聊。

張小姐家庭也有負擔，非常節省。在二月中她得着醫生一封信，上海有一個醫院要請她，月薪可以有二百元。她躊躇不決，翠心待她太好，她又不願意離開北平，但是經濟方面，能夠增加一倍的收入，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她想了好些時候，也沒有告訴翠心，仍然決定不下。不但因為立羣夫婦的好意，還因為她對小英也發生了深厚的感情。

有一天翠心到她房裏，在桌上翻出這一封信，她甚為驚異，張小姐並沒有同她談過，也並沒有離開。她更覺得張小姐為人很好，她自動地加張小姐二百元的月薪。

照那時的生活情形，家庭看護出到這樣的高價，要算異常豐富的待遇，張小姐再也沒有什麼

話說，死心塌地，跟着他們。

小英漸漸長大，會喊媽媽了，翠心更愛她，下課回來，整個鐘頭地逗她笑。

立羣間或也喜歡她，教她說爸爸，她老不會說。

「你這個小東西！你是你媽媽的女兒，不是我的女兒！」

立羣生氣這樣說，小英哭了。

「九一八」的事變，起初在北平一般的人心也很驚恐，然而隔不多時候，感覺也就漸漸遲鈍。反是在南方，刺戟性很大。上海許多團體，電請政府收復失地，街談巷議，喧嚷不休，好像中日大戰，立刻就要爆發的樣子。第二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軍在上海英勇抗戰，更增中華民族抗日的情緒，立羣翠心在北平還專心致志，忙着他們的家庭問題，立羣的父母在上海，鎮江，常常焦慮，怕北平有淪陷的危險。特別是薛太太，屢次寫信，勸他們兩夫婦回家。

一年多沒有見立羣了。她急於要看添的孫女。寒假立羣已經主張回鎮江，但是小英病了，翠心不願意小英帶着病旅行。病好了，寒假又剩下沒有幾天，只好暫時作罷。

暑假來了，立羣再勸翠心回家，翠心也沒有什麼話說。張小姐當然同去。立羣的父親，得着這個消息，在百忙中也回家住一星期，一家人團聚快樂。

小英快一歲了，樣子很像翠心，會着人很大方，隨便誰都可以抱。薛太太看見她，愛不釋手，立羣

教小英叫「婆婆」，她居然會叫，喜得薛太太心花怒放。

翠心和薛太太也還處得來。但是老人家到底是前一個時代的人，生活習慣思想和青年人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她有時發表一些陳腐的觀念，翠心極不以為然，當面雖然不說，背後即對立羣談論。立羣說，老人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可以不必理她。

立羣的父親，到是很開明，對於新潮流也有相當的了解，在家一星期，天天看見兒媳孫女的確非常快樂。臨走的時候，還依依不捨。

楊大媽身體還是一樣地胖，鼻子還是一樣地紅，但是已經很老了。粗重的工作，不能動手，薛太太加雇了一個年青的女人，楊大媽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憑三代元勳的地位，坐在家裏享福。

翠心回家，楊大媽生平最大的志願，要看三代人結婚，實現了。尤其是小英，是楊大媽親眼看見薛家的第五代人，她特別喜歡，一有機會抱抱她，高興得了不起，翠心一來見她老，二來嫌她髒，卻不肯多賞賜她這樣的恩惠。

不但楊大媽抱小英，翠心不願意，就是立羣的母親要抱，翠心也不放心。因為薛太太總喜歡給小英零碎東西吃，平常給她糖，吃飯的時候，要喂她一兩調羹湯，有時還要把嘴裏嚼的飯，塞在小英

的口裏。

她這種行動，翠心反對，連張小姐也反對，說會損害小英的健康。立羣心中也不贊成，但是他對於自己母親的動機特別比別人原諒。他尤其不願意翠心和張小姐當面干涉，他知道會傷老人的心。

立羣無論怎麼說話，甚至於吵鬧，薛太太都不介意，但是同樣的話，落在翠心和張小姐的口裏，她卻認爲是莫大的侮辱。她生氣，不講話，不吃飯，立羣還得偷偷地勸解她。翠心看見薛太太發脾氣，自己也不舒服，晚上人靜的時候，立羣又要費千言萬語來安慰翠心。

在中國的家庭裏，作媳婦不比作女兒。有許多話，女兒可以對媽媽說，媳婦卻不能對婆婆說。要求家裏和平，媳婦的態度，一定要謙退，忍讓，多作事，少講話，一切大權，交給老人，聽憑她調度指揮。就算有好些事體，不能不諫止，也只能由丈夫用自己的名義，委婉陳詞，不能夠由自己，坦白直爽當面干涉。

這些習慣當然是舊社會家庭制度之下，遺留下來對年青女性的壓迫束縛，然而處在過渡的時代，老年人的思想觀念，少年人沒有法子改革牠們，如果不願意把他們一腳踢開，除了妥協將順

就要釀成衝突決裂的慘劇。

老年人對於少年人的態度，有時未免專橫，但是他們對少年的心，卻是非常慈愛，能夠明瞭這一點，家庭之間，也未嘗不可以委曲求全。然而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再加上西洋自由解放思想的輸入，任何的妥協，他們都是不願意的，結果你罵我糊塗，我罵你膚淺，家庭變作戰場，情感一傷，只留下一生的恨事。

翠心從小就是父母驕養的女兒，在學校她站在新潮流的前線，憑她的聰明美貌，沒有一個人不捧她，她從來不願意受別人半點閑氣。現在換了一個奇異的環境，這個環境要求她採取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生活態度，她不痛快極了。她尤其不滿意的，就是立羣老是站在他自己母親的那邊，替她辯護。在北平的時候，立羣事事體貼翠心。自從回家，立羣整個的心，都用在老太太身上。立羣已經不是黃翠心的丈夫，他是薛太太的兒子。

翠心常常埋怨立羣，立羣無論怎樣解釋，翠心都不能原諒。

在另外一方面，薛太太對於立羣，也同樣地不滿。她除了丈夫以外，一生的希望就是立羣，立羣從小只知道愛他的母親。他們純粹愛的關係中間，現在突然走進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她親眼看見，

立羣對翠心那樣地要好，她內心感覺一種莫明其妙的嫉妒。不管立羣對她怎麼體貼，她總疑心立羣對她不是從前的態度。她已經失掉她的兒子了，立羣再也不是薛太太的兒子，乃是黃翠心的丈夫。

這樣左右做人難的局面，演成立羣精神上極大的苦悶。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家庭的關係始終不能和諧。翠心早就想離開，回到北平去。立羣要走，捨不得母親不走，經不起翠心的埋怨。

有一天立羣的母親，在廚房裏和楊大媽閑談。薛太太只嘆氣，說養兒子沒有意思，一長大娶了親，就把母親丟開了。她說着忍不住流淚，楊大媽勸她，說這本來是自然的事情。不過據她看，少爺還是很好的，就是這位少奶奶爲人太厲害，少爺好像很怕她。她講，他們貧家小戶，就沒有這些事情，兒子總是聽母親的話，家裏事無大小，媳婦沒有話講。

楊大媽這一段話，湊巧被翠心聽見了。她大氣，晚上和立羣吵了一場。立羣只勸她不要鬧，怕母親聽見，翠心更不高興，說立羣只爲着他母親，足足鬧到四更，纔算把這一個嚴重的問題，暫時擱置。從此以後，翠心恨極了楊大媽，看見她就生氣，有時甚至於找事情罵她。薛太太看見翠心對楊大媽那樣不客氣，也未免有唇亡齒寒之感。

小英病了，上吐下瀉，接連幾天，溫度都在三十九度到四十度之間。據張小姐的報告是因爲老太太昨天晚上給了小英半盃牛奶喝，牛奶大概不乾淨，裏面有痢疾的微生物。翠心氣壞了，大罵老太太。老太太隔兩間房，不知道翠心罵什麼，她猜想一定是在罵她，氣得渾身打戰。

這一回翠心可抓住老太太的短處了，立羣再也不能夠替他母親辯護。翠心理怨，他只不做聲，等翠心氣平了，他又勸兩句，然而他的解勸，又引起翠心的憤怒。

請醫生打針吃藥，鬧了十幾天，好不容易小英的病好了。翠心堅持要離開。立羣看見她們婆媳的關係，已經到了不能挽救的地步，他想與其留着讓她們越鬧越糟，還不如早點分開，留一點將來調和的餘地，本來回家是要討老人喜歡，現在既然討老人嘔氣，又何必呢？

他委婉地告訴母親，他下半年在學校要作一篇論文，最好利用暑假一部分時間，搜集資料。翠心因爲生孩子，耽誤功課，也應該早一點回去補習。論禮節，他還應該同翠心到上海去走一趟，算起來時間不多了。到過年的時候，他們也許再回家過年。他還描繪了許多過年一家人重新團聚的快樂。

薛太太心裏早明白，她反而勸立羣不要憂心。她一個人多年以來，就生活慣了的，不一定要人

陪她，只要立羣身體好，家庭快樂，小孩子不生病，她就高興。

立羣的心稍爲放下，決定一星期後動身。

臨走的前兩天，翠心到有點覺得老太太可憐，對她的態度很和順。她常常慫恿立羣到老太太房裏去和她談。老太太口裏雖然說沒有關係，心裏卻着實捨不得立羣。特別是小英離開她，就像挖了她心頭的肉一樣。她對立羣吩咐又吩咐，要好好照看她，立羣連聲答應，教她一百個放心，她的小孫女，一定萬無一失。他還笑對他母親說，希望明年暑假，能夠再抱一個小孫子來見她。

翠心和老太太的關係不能圓滿，使老太太不由地回想到慧英。她想慧英到底性情柔和，假如和立羣結了婚，他們一家，一定很和樂。只可惜慧英沒有主見，三心二意，不要立羣。也許慧英本來沒有什麼，都是國剛不好，勾引了她，這樣說來，事體還是國剛鬧壞的。

立羣聽了這些話，像針刺一般。他再三對母親解釋，關於慧英的事情，他應當一個人完全負責，慧英和國剛根本沒有絲毫對不起他的地方，他早就愛上了翠心，他不能不這樣做。薛太太說：真是姻緣天定，爲什麼立羣會放着好好的未婚妻不要，偏偏要選着這樣一個人？

因爲薛太太這一段談話，使立羣又回想起慧英。

他一個人跑到山前山後，到處去徘徊一遍。兒時的經驗，夢幻一般地，重現在他的腦中。

慧英家的房子，雖然買過來，家裏人少，一間也沒有用，空空地鎖住。

立羣要了鑰匙，開門進去，裏面積滿了灰塵。從前他同慧英排戲的客廳，牽滿蜘蛛網。

生命的創痕，深深藏埋在他的心坎，他重新又感覺一番隱痛。

慧英結婚以後，生活真正快樂嗎？在寂寞無人的時候，還會回想到他嗎？她還是恨他，還是原諒他呢？

往事不堪回憶，往事那能不憶？

立羣離家的時候，愁緒更加重了。

一年以後，國剛在明華大學畢業，東三省已經完全在日本人掌握之中。二十二年的元旦，日軍開始向山海關進攻，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三月四日，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棄職潛逃，張作相、馮麟帶領的援兵也跟隨撤退，承德留下一座空城，一百二十八名日軍揚長而入，五千六萬方里的土地，六百五十萬的人口，就是這樣輕輕斷送了。

熱河失陷以後，日本軍隊繼續向長城各口進攻。那時北平軍分會由何應欽主持，指揮二十九軍與十七軍在喜峯口、古北口、南天門、冷口一帶與日軍血戰。日本軍隊屢次失敗，死傷甚多。他們改變軍事計畫，從山海關進攻灤東，搖動中國軍隊的後防，長城各口相繼陷落。日軍進而包圍平津。中國當局不得已成立駐平政務委員會，以黃郛為委員長，進行中日和平交涉。結果由黃郛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於五月卅一日成立「塘沽協定」。

自從這一次戰役以後，華北獨立的形勢，完全造成。日本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逐步侵略。國

際聯盟本來就是一個騙人的東西，「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代表，舌蔽唇焦，事實上並沒有得着絲毫的幫助。中國的民衆漸漸覺悟，國際間只有武力，沒有正義。中華民族要求獨立生存，只有靠他們自己。

在這一種新潮流澎湃之下，國剛學空軍的意志，更堅定了。

他畢業後立刻回家，同父親商量，鐵崖完全同意，並且替他寫信給南京政府裏邊的幾位老同盟，請他們幫忙，完成國剛的志願。

國剛在家裏住了一星期，看見家裏的情形，和從前更不一樣了。

在上海「一二八」戰役的時候，無錫人心震動，大家都怕中國軍隊敗退，日本進攻南京。鐵崖集合本地許多紳士和殷實的農人，商量組織民衆。萬一日本兵占領無錫，他們要用東三省義勇軍游擊的方法，擾亂日本，叫日本大軍的勢力，不能超過重要的城市和鐵路線。

鐵崖平日最先得鄉間一般農人的信仰。經他出來提倡，大家都深明大義，踴躍加入。鐵崖和十幾位農村的領袖，開始調查壯丁，集合訓練。每村有每村負責的人，互相監督，互相勸勉。村與村之間，又有密切聯絡的方法。甚至於糧食的統計，傷兵的醫院，槍枝子彈的存儲購買，都有詳細的辦法，嚴

密的組織。

他整天奔走，身體很累，晚上回家，不斷地咳嗽，但是他的意志堅強，一定要達到他的目的。

慧英的身體，比從前更強健了。她利用她在學校受過的教育，來幫助推進鐵崖計畫的工作。農耘的事體，她暫時不理，完全交給國剛的母親。一切提筆的事情，都由她動手。鄉村的婦女，也由鐵崖授意，慧英出頭，把她們組織起來。鄉村的女子，素來就敬愛慧英，慧英說的話，她們推誠相信。

在鐵崖和慧英的領導之下，一盤散沙的民衆有組織了。他們的運動，起初只從附近十幾個村子，踏實做起，後來附近的村莊逐漸加入。因為他們發現，這一種組織，急難時可以抵抗日本人，平日也可以防禦土匪。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在他們地界，不敢猖狂。無論什麼事體，都有個公平的辦法。饒寡孤獨的貧苦人，可以得着團體的幫助，遊手好閑的人，強迫擔任一定的工作。

公共的事業，迅速舉辦。鐵崖遇事都親自出場，自身絕對廉潔，犧牲先從自己，他同事的人，欽佩他這樣的人格，個個奉公守法，不敢貪污。

他們的勢力，漸漸擴大。「一二八」的事變雖然暫時結束，他們的工作，並未因此停止。鐵崖知道，總有一天，國家用得着他的力量。

無錫城裏有一些無賴，平日最喜歡把持黨政，魚肉鄉民，看見鐵崖這種舉動，無形中剝奪了他們發財的機會，想方設計要破壞他，他們由黨部展轉報告到上峯，說鐵崖糾合民衆，圖謀不軌，甚至於說鐵崖同江西的共產黨有密切連絡，最近的將來要在無錫發動農民革命。政府接到這樣報告，派人調查，鐵崖知道消息，也寫信給南京幾位當局，聲明他工作的目的，結果政府諒解，惡棍失敗了，無錫黨部裏，重派了一批正氣的人，和鐵崖渴誠合作。

國剛暑假畢業回家的時候，鐵崖手下，已經有一萬多名壯丁，五千多枝步槍，組織嚴密，鐵一般的紀律。照鐵崖的計畫，還要逐漸將這一個民衆組織，推廣到無錫全縣，再普遍到江蘇全境。

國剛認爲他父親的工作是偉大的，對於救亡是有切實幫助的。他惟一不放心的，就是他父親的身體，看見他晝夜奔忙，又欽敬他，又同情他，有時半夜聽見他咳嗽的聲音，焦慮得不能睡覺。

有一晚上鐵崖咳得太厲害了。國剛披衣起來走到他的房裏。他的母親正在倒開水給鐵崖喝，國剛忍不住勸鐵崖少辛苦一點，自己的身體也應該保重。鐵崖說：個人的生命是一時的，民族的生命是永久的，現在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每一個國民，都應當犧牲一切，努力救亡工作。他已經是快到七十的人了，死亡對於他已經不能恐嚇，他願意把他最後的力量，全部貢獻國家。

鐵崖光明磊落的精神，國剛大爲感動，回去同慧英講，慧英說她早就受了鐵崖人格的感化，自從她同鐵崖接近，她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對於慧英、國剛的態度也和從前兩樣。從前他戀愛慧英，現在他尊敬慧英。他萬萬想不到，慧英那樣一個柔弱嬌小的女子，居然能夠改變成一個強壯結實堅苦耐勞的婦人。

他們兩夫婦在一塊兒的時候，從來不談什麼感情，他們彼此之間，只有比朋友更進一步的關切。他們彼此是相信的，沒有什麼浪漫的要求。因此也沒有什麼無謂的憂慮。每日緊張的工作，占據了慧英整個的精神，國剛在旁邊，只有欽佩，只有贊嘆，他只想怎樣努力奮發，作出一番驚人的事業，纔配得上作慧英的丈夫。

他們的兒子，現在已經快兩歲了。鐵崖替他取名叫李興，是取中華民族復興的意思。現在因爲他還小，一家人都叫他興兒。這個名字，似乎俗氣一點，然而卻帶了不少農人的意味。

興兒已經會講許多話，一家人都愛他，他特別是他祖父的寶貝。鐵崖稍爲有點閑暇，就同他在一塊兒逗他笑，教他講話。

慧英每天也很忙，從前自己餵奶，每天還要耽過她許多時間。現在奶也斷了，興兒大部分的工

夫，都跟隨着他的祖母。國剛的母親，完全用從前帶國剛的方法來帶興兒。她疼愛他，但是她不嬌養他。他同其他農家的孩子一樣，衣服穿得極少，赤着腳跑來跑去，卻是從不招涼。吃的東西，也不十分講究，白米飯每頓一大碗，間或大家吃肉，他也跟着吃一點肉，平常都是小菜豆腐青豆。外國糖從來沒有進過口，有時遇着擔麥牙糖的擔子下鄉，他祖母也買一點給他吃。

他祖母在田裏工作，他就坐在田邊，他祖母下田，他在田坎上跳來跑去。夏天太陽太大，他戴一頂小草帽，草帽是他祖母親手替他編的。他臉曬得黃黃的，手和腿粗粗的，他是一個健壯的孩子。

慧英起初也有點不放心，後來看見孩子一天天地長得結實，也就整個不理會他，聽憑他祖母擺布。

國剛到南京，經過許多的接洽，辦了許多手續，最後空軍學校打電來，答應他加入了。他又回家住兩星期，再到南昌去。

臨走以前，一家對他到有點留戀，但是始終沒有一個人說什麼感情話。國剛的母親，替他作了一些路菜，慧英連夜替他織了件毛線衣。鐵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興兒也要他抱，用小手揪他的鼻子。就是這樣，國剛離開了他親愛的家庭。

到南昌以後，國剛每星期都有信回家。他很滿意他新的環境。長官和同學，都是一些最可敬愛的人物。他受的訓練是很嚴厲的，但是他的身體，還受得了。他很願意過這樣的生活，可以磨鍊他的志氣。

據他一時粗淺的觀察，中國的空軍，正在突飛猛進，但是就數量來說，還是太少，中國要和日本對抗，還得要很長的時間。他希望戰事能夠晚一點爆發，中國可以多有一點準備。他非常佩服，中國空軍隊員的精神，他們一個個都奮發有為，在技術方面，常常有驚人的靈敏。

以後幾年中間，江西共產黨的勢力，漸漸崩潰，廣東、福建的叛變，中央用極敏捷的處置，迅速平定。中國的政治軍事，一天天地進步。就在半獨立的華北，人心都很興奮，懷着莫大的希望。

最後突如其來的西安事變，全國民衆對於最高領袖熱誠的擁護，表示中國已經有統一的人心。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極端的自由思想，個人主義，打破了英雄崇拜的中華民族，現在走進了一個新階段。

日本對於中國的進步，素來就抱嫉妒仇恨的態度。中國自由解放，日本就不能實現牠獨霸東亞的陰謀。二十年來，日本人用盡了離間挑撥，威脅利誘的慣技，來破壞中國的統一。

現在中國統一快成功了！日本人以前破壞的方法都不能再用了。

從南方回來，立羣和翠心兩人中間，無形中又增加一層隔閡。

立羣有時長吁短嘆，翠心知道他想念母親。其實在翠心心裏，也覺得有點對不起老人，但是她決不願意輸這一口氣，怎麼也不肯表示。

她常常約立羣，出外面去尋快樂。戲園、電影院、跳舞場，是他們常到的地方。翠心以前不喜歡看舊戲，近來也漸漸感覺興趣。她發現中國的舊戲，有極完整的服裝，極長久的訓練，表現的方法也非常特殊。至於唱工，在一個名角口裏，也有極幽美高尚的時候。它的缺點，就是非戲劇的場面太多，音樂過於單調，而且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產物，只能表演歷史傳說，不能描寫現代生活。

到星期日他們到郊外去遊覽。西山、八大處、頤和園、玉泉山、潭拓寺、戒壇寺，他們都走遍了。

下午總是坐公園。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是看不厭的地方。天壇和中南海，也令人流連不忍去。這幾處的松柏，老幹參天，是翠心最喜歡的景色。

生活方面，他們是很舒適的。穿可以穿好的，要吃什麼有什麼，住的屋子，幽雅清潔，對於吃，他們特別講究。北平有許多年代悠遠的館子，每一個館子，都有特殊的作風，他們家裏，新雇了一個手藝極高的廚子，他們還嫌吃得太膩，常常兩人到外邊館子去吃飯。

中國話說：「養兒防老，積穀防荒。」中國從前沒有保險制度，公務人員，商場執事，退休了也沒有養老金，到了晚年，他們生活惟一的保障，就是兒子。現在時代變了。兒子長大了，掙的錢，不願意拿來養老人，只願意拿來養妻子。從前中國還有許多孝順的兒子，現在中國，只有孝順的丈夫，孝順的父親。有人滑稽地說：「處在目前的中國，如果要圖自己的生活舒服，與其有一個好兒子，不如有一個好父親！」

兒子儘可以根據新潮流，不管父親，然而父親無論新舊，都得要管兒子。父親作牛，兒子作豬，誰又能對牛發生同情，對豬提出責備？

立羣、翠心雙方面，都有極好的父親，這是他們幸福的源泉。叔本華那樣聰明的人，要沒有父親的遺產，那裏能夠專心致志，努力五十年的哲學？奧士丁小說中的人物，假如先沒有豐富的收入，那裏能夠有機會，坐在客廳裏，鬥機智，玩愛情？固然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詩人，儘可以讓他們的英雄，

彈琴唱歌，浪游山谷，從來不想到吃飯，然而在物質主義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知道，生活不解決，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立羣、翠心的生活問題，總算圓滿解決了。他們有的是錢，憑着他們錢的努力，他們想買盡人生的快樂。

他們兩人，成天鬼混，立羣漸漸忘記了他的母親，一切聽其自然，少年意氣，盡銷磨了。

每天早上很晚起來，吃完早飯，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報紙，看看戲院電影場的廣告。假如發現了一個隆重的獻演，他立刻高興地告訴翠心，叫用人去買票。假如沒有什麼值得欣賞的對象，他們又得費一番心思去計畫，怎樣銷磨這十幾個鐘頭無聊的時間。

一個多月的暑假生活，就是這樣過去了。

開學以後，兩人又進學校，重溫舊業。假如中國的大學教育，在積極方面，不能養成理想的專門人才，至少在消極方面，牠還能夠用極嚴重的功課，壓迫青年，占據他們整個的時間，減少他們生活上無意識的沉悶。

機械地聽講，機械地考試，像鐘表一樣機械地進行。學生自己還沒有工夫思想一個月，一學期，

一學年就飛一般地過去了。

自從立羣、翠心、小英離家以後，薛太太的身體，越來越壞，胃病是她的老毛病，現在常發，一發就是十幾天，吃不好東西。

她枯瘦如柴，到秋天，不小心，又招了外感。她在牀上躺了幾天，只覺頭暈，肋骨間氣脹得痛。

楊大媽日夜伺候她，在她屋裏鋪了一張牀。

有時談到翠心，薛太太拍牀大恨，楊大媽婉轉相勸，叫她看開一點，她仍然不能自制。她非常想念立羣，但是她又不願意寫信告訴立羣。她詳細的病狀，怕立羣憂心，尤其是她知道立羣正在上課，不願意立羣因為她，犧牲了學業。

好容易病退了。整整一個多月的病牀生活，把她銷磨成一幅僵屍，對着鏡子，連自己都害怕。起牀以後，身體更不如前。

過年的時候，立羣的父親回家，看見薛太太變得那個樣子，也很驚異。

他特別從南京請了一位名醫，到家來替她檢查，買了許多極花錢的外國藥，來滋補她。

假如金錢真可以換得健康，有錢的人，自然可以多活幾歲，然而事實上卻正相反。天公好像故

意同人類作對，有福的人，他偏不讓他多享，沒有福的人，他卻要留他在世上，多受一些活罪。

立羣沒有回來，薛太太更想念他，尤其想念她的孫女，但是她明明知道，翠心不會讓立羣和小英回家，她只好賭氣不說。

過年的一天，兩夫婦相對而坐，薛太太思前想後，萬種淒涼，連年飯都吃不下。立羣的父親再三安慰她，她說養兒子真沒有意思。立羣小的時候，從沒有離開家。後來進中學，每次過年，都一家團聚，自從到北平以後，就分散了。

立羣的父親說，這是癡心。男兒有志在四方，你那裏能夠把兒子一輩子留在家裏？薛太太說，都是翠心不好，要不然立羣不會這樣。立羣的父親說，當翁姑的人，對於兒媳，應當要寬洪大量。中國話說：「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就是這個道理。老年人不能夠同年青人一般見識。

快樂的新年，不快樂地過去了。

立羣的父親走了以後，薛太太日夜憂思。兩個月後，她又病了一次。這一次比上一次輕，十多天就起牀。身體更壞，她怕死了，她用心調養，再也不敢像從前那樣生氣。飯還是吃不好，但是精神比從前健旺得多。

暑假前立羣正要大考，突然接着家裏的電報，老太太病在重危，要他立刻回家，他向學校請假，同翠心商量好，連夜連晚趕回家。

到家的時候，立羣的父親早已回來，薛太太已經不能講話，立羣到牀前，她都認不清楚。立羣喊了半天，她纔有點明白，臉上浮出笑容。

當天夜晚，薛太太回過來了。她同立羣談話，問小英爲什麼不來，立羣只好說小英有點小病，旅行不方便。她同立羣談了許多過去的事情。她問立羣在北平生活快樂不快樂，立羣說他很快樂。她問翠心對他好不好，立羣說很好。她說想不到她這樣早就會死，立羣教她放心，她的病不久就會好的。她說她也希望病好，叫立羣趕快給她藥吃。吃了藥，她閉着眼睛休息。

她似乎睡得很舒適，立羣坐在牀前一張圈椅上守着她。

二十分鐘以後，薛太太醒轉來，連聲叫口乾，立羣急忙遞水給她喝，一隻手摟住她，一隻手餵她的水。

忽然她停嘴不喝，好像要睡覺，立羣叫她，她還睜開眼睛看一看，隨着就斷氣了。

立羣叫他父親，父親從對面牀起上來。薛太太的心已經不跳，立羣的父親說，沒有救了。

立羣悲感不勝，楊大媽聽見，急忙撞進房來，看見薛太太死了，跪在牀面前，嚎啕大哭。立羣的父親說，哭有什麼用處，應當趕快起來，預備後事。

天已經明了，立羣到街上採買一切。立羣的父親，找了一些人來家裏幫忙。

家裏忙忙亂亂，第三天纔入殮。到第四天，翠心接着立羣的電報，帶着張小姐，小英回家。她很後悔，沒有早回來看老太太。

一星期以後，上山安埋。

「少年夫妻老來伴」，薛太太早死，對於立羣的父親，損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爲人明達，並不失掉他平衡的態度。

兩個星期以後，他親自監督工人，修好薛太太的墳墓。他索性修好雙墳，將來他死了以後，要同薛太太合葬。因爲上海的事情擱置太久，要他回去料理，立羣夫婦在家住也無意思，重返北平。

家裏年青的僕婦，本來是楊大媽的親戚，立羣留她們兩人在家裏看房子。

慧英母女走了，立羣夫婦離開，薛太太死去，從此以後，鎮江更寂寞了。

淒涼的月色，有時偷偷地走進窗櫺。

二十幾間屋子，寂靜無人，間或聽見楊大媽隱隱的悲聲。

立羣一家人回到北平，他常常憂鬱，翠心對他很好，想種種方法，來排解他的憂思。立羣也很能欣賞翠心的美意，但是他內心親切地感覺，他的生活，是不圓滿的。

他們兩夫婦的關係，漸漸從熱烈的感情，變成恬靜的體貼，幻想的世界是美麗的，真實的世界是殘酷的。一個年青人，經過人生的驚濤駭浪以後，看清楚人生，人生逼迫着他拋棄從前的理想。在表面上他變鎮靜，然而在心靈深處，他感覺不可抑制的悲哀。

他們日子愈過得久，彼此愈不像從前那樣埋怨要求。對方的一切，都認為當然，不一定要牠圓滿。他們現在的問題，倒不是怎樣增進彼此的關係，使牠達到理想的境界，乃是怎樣維持彼此的關係，使牠不至於增加雙方的痛苦。

翠心整個的精神，都放在小英身上。立羣星期六回來，她固然非常高興，平常的日子，立羣不同來，她自己白天上課，晚上也並不十分想望他。立羣把一切的力量，都用在學問方面，書本是他惟一的安慰。星期六回家，他還是手不釋卷，筆不停揮。翠心約他去看戲看電影，他也陪着去，不約他去，他也不聲不響。

第二年春天，他們平靜的家庭生活裏發生一件天大的事情，小英出疹子，醫生說是猩紅熱，一連打了三針，熱度反而增高，再請醫生，纔認出來，已經太晚了。

不到一星期，一個聰明活潑的女孩子，就與世長辭了。

小英是翠心生命的靈魂，小英一死，她傷心已極，她感覺無限的寂寞，全宇宙好像只有她一個人。

張小姐走了。臨走的時候，還捨不得立羣夫婦，但是小英已死，她沒有名義再留在他們家裏。立羣知道翠心難過，對她特別下了許多工夫，但是翠心的情緒很壞，立羣的努力，並沒有產生多少的效果。

到後來，翠心恨極了屋中的一切，她同立羣商量，要退掉房子，搬到北燕女生宿舍去住，立羣到北平來，他們可以去開旅館，立羣也沒有什麼不贊成。

暑假立羣在明華畢業，成績很好。那時外交部情報司，需要一個擅長英文的科員，寫信到學校徵求，立羣的主任教授，就把他薦去。

一個大學生，畢業就能夠立刻作科員，這算是破格的待遇。立羣到有意去試一試，並且他現在

不能再過閑散的日子，一閑散，心就慌，聽說外交部情報司事務很忙，正合他的意思。

立羣在南京作了一年事情，官場上的醜態，觀察了許多，只令他發嘔。幸虧他每天有極忙碌的工作，他踏踏實實地作完事，不過問旁的事情。晚上回家，翻開西洋文學的書籍，優遊於荷默，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著作之林，頃刻之間，擺脫了人生的一切。

第二年翠心在北燕畢業回南京了。南京有一個教會學校，要請翠心教英文，翠心本來不願意，因為是從前一位北燕的女同學作校長，不好意思不敷衍，答應每星期擔任四小時。

立羣和翠心重新在南京組織家庭。一切租房子，買傢具，雇用人，因為立羣要坐公事房，都由翠心主辦。家裏井井有條。陳設華麗，遠在許多闊官大人之上。有些同事，間或到立羣家裏，都大為驚羨。後來知道立羣的父親，是上海有名的富翁，立羣在外交部作事，並不是要拿薪水，乃是想得經驗。

人情都是勢利的。漸漸有許多人來巴結立羣。他們家裏，座上客常滿，翠心的美麗，不久也傳遍南京，好些人願意納交立羣，好得機會，瞻仰女主人的豐采。

翠心長於交際，對每一位客人，都會漂亮應酬。立羣家裏漸漸成了交際的中心，黃翠心女士的客廳，是南京有名的所在地。

在這一種情勢之下，立羣無意中得了陸官的祕訣。立羣的上司，到立羣家裏來吃過兩次飯，對於他們夫婦，特別賞識。第二年三月，有一個機會，就把立羣陞做科長。一個大學畢業生，出校一年多，就作科長，這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交際的生活，使翠心忘記了生活的無聊，但是有時她也感覺膚淺。她同立羣談到，立羣也有同樣的感覺。

「一個人既然活在世上，」立羣慨嘆道：「總得要找一點事情來混，不混就沒有法子活下去。」

「我們不能有一個高尚的理想嗎？」

「在那兒去找呢？」

三二一

在朝日方升的時候，忽然天邊起了一陣狂飈。

山上的樹林，吹得飄搖躲閃，終於摧折；平靜的海面，起了掀天的波濤，小舟起伏上下，舟子會神貫注，努力撐拒，農家的茅舍，捲入天空，莽莽平原，飛沙走石，大地上一切生物，狼奔豕竄，顛撲傾倒，筋斷骨折；繁華的街市，瞬息之間，只剩下一片瓦礫，全宇宙布滿了愁雲慘霧，只聽見鬼哭神號。

狂飈是無情的。牠喜歡殘殺摧毀。牠同魔鬼一樣，牠要否定人生世界。牠露出猙獰的面孔，猙獰中充滿了嘲笑的态度。牠厭恨人類的努力，他嫉妒牠們，一心一意，要反抗他們。

狂飈是無情的。牠沒有人道，沒有正義，沒有和平。誰和他講人道，正義，和平，誰就要被他征服，蹂躪，消滅。牠有龐大的力量，牠力量的表現，就是生命的喪亡。

狂飈是無情的。牠狡猾得像一隻狐，牠凶狠得像一個狼，牠惡毒得像一根蛇，牠貪婪得像一條豬，牠是人類一切不道德的結晶。牠潛伏着，希望着，等到世界萬物鬆懈的時候，牠忽然捲土揚塵地

吹來愈吹愈烈，決意要達到牠破壞的目的。許多無知的人們，還在高枕安眠，作他們太平的好夢，現在好夢驚醒了，醒了起來，牠們還執迷着要和牠妥協，妥協也不可能了。

正是無情的世界，吹起了無情的狂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畔，忽然發出一陣的槍聲。全中國全世界的人都髣髴感覺，震搖宇宙的狂飈，已經發動了。

牠從宛平吹到北平，從北平吹到上海，從上海吹到南京，沿江而上，直達漢口。再在沿海一帶，躑躅徘徊。牠遠望西方，西方還暫時平靜，牠憤怒了。在萊茵河畔，牠掀起一片的怒潮，吹過對岸，吹過荷蘭，比利時，向北吹到太平無事的斯堪狄那維亞半島，向東吹到捷克，波蘭，巴爾幹，向南吹到法國，吹到繁華的巴黎。牠徘徊在北海沿岸，威脅英倫三島。遠望新世界，那兒的人們，還沉迷不醒，牠強烈地吹，新世界的人們立刻手忙足亂。牠審視東歐，斯拉夫民族，正想關着大門，實現他們理想的黃金世界，狂飈不能忍受，施展牠的本事出來，斯拉夫的人們，也立刻苦心焦慮，拋棄一切，籌備應付。

狂飈發動，全世界都改變顏色了。天空、海底、陸上，到處都染遍了人類的鮮血。

狂飈左顧右盼，滿懷得意。等到全世界變成焦土，牠要唱壯麗的凱歌。

正在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以前，立羣以外交部特派員的資格，勾留上海，各方面奔走接洽。戰事發生以後，政府又給他新的使命，一時不能結束。

中國軍隊堅強的抵抗，大出日本人意料之外。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調兵遣將，到中國來送死，中國的防線，堅如鐵石，始終不能突破。南京方面，雖然屢次遭受空襲，人心非常安定。政府的要人，一般的民衆，都相信，日本就算能夠打到南京，起碼還得一年。

國剛早從南昌調到首都，他是中國空軍有名的一「大鵬隊」的副隊長，他曾經到津浦路助戰。他曾經到上海轟炸出雲艦，建立許多戰績，他是中華民族空中的英雄。

他有時到南京城裏，也去拜訪翠心。翠心問他前方戰事的消息，他很樂觀，他說南京一時沒有危險。他相信日本軍隊一時還沒有力量擊敗中國。翠心決定安心等待立羣辦完交涉回來。

日本屢次打敗仗，惱羞成怒，大批的軍隊繼續開來。上海的戰事，演出空前的激烈。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死守陣地。但是死傷太多了，人心漸感不安。翠心想回上海，上海的路斷了，立羣又不能回來，她旁皇無措，天天到各方面打聽消息。他們都說政府決意抵抗，上海也許最後不能不

放棄，但是至少三五月沒有關係。

鐵崖同慧英在無錫鄉間，幾年辛苦的工作，壯了訓練，到了四萬，一切的組織，都有頭有緒。戰事爆發以後，他們在無錫組織慰勞抗戰軍士的各種機關，替他們預備宿舍，接濟糧食，救護受傷同志。凡是經過無錫的軍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王慧英、李鐵崖。

上海的戰事更緊張了。日本的飛機、大炮、坦克車，如蜂蟻般密集，成千成百的中國軍隊，就在戰壕裏，爲國犧牲了。蕭伯納曾經說：「戰爭是怯懦的行動。」日本軍隊作戰的方式，充分證明這位英國戲劇家的名言。

到十月中旬，中國軍隊的防線，依然屹立未動。南京方面好些民衆已經開始大規模地疏散，長江輪船，擠得水洩不通。翠心此時並不恐慌，她和幾位教會學校的同學，加入傷兵醫院，幫忙看護工作。

十一月初，南京有二十幾位熱心公益的外國人士，曾經集合一度討論，是否可以在南京設立難民區，避免空軍的轟炸，一時沒有結果。到十一月十四，中國軍隊，因爲死傷太重，不願意把全部兵力，葬送在上海的戰場，最高統帥，決定長期抗戰的計畫，中國軍隊，開始撤退，日本軍隊節節進逼南

京難民區的問題，日見逼切。

翠心看見傷兵難民的慘狀，愈不願意離開，她和幾位朋友，努力促成難民區的計畫。經過許多聯絡籌畫，成立了一個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會裏面的主席，是德國商人雷伯，同國際紅十字南京委員會，密切合作。

這二十幾位外國人，是這一次中日戰爭中最令人欽佩的人物。當時南京的居民和各國僑民，都紛紛逃避，他們不顧各國使館的勸告，冒險留在南京。

難民區國際委員會成立以後，翠心和幾位朋友，也參加活動。後來傷兵醫院轉移後方，她們完全從事於難民區的工作。委員會寫了許多信給日本當局和其他機關，日本當局始終沒有書面答覆，但是在口頭上，他們卻完全擔保日本皇軍的紀律，將來決不會有軌外的事情。

日本人說的話靠不住，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但是他們至少相信，南京失陷，中國軍隊完全撤退，日本人對於手無寸鐵的無辜難民，決不會有過分殘殺的行爲。

翠心也是這樣想，她同事的一些外國人，都佩服她辦事熱心，並且都答應她，萬一發生事變，她可以到他們家裏去暫避。美國大使館也表示，在緊急的時候，翠心可以到那兒，日本軍隊，無論如何

不能夠侵犯外國的使節。

國剛得着一個機會，到翠心家裏，找不着人，問家裏的人，知道在難民區，他跟到難民區辦公處，會見翠心。他說南京危急，勸翠心趕快逃走，他可以設法替翠心弄船票，護送翠心上船。翠心不願意，她說難民區的工作，非常重要，她不能隨便丟開。並且她告訴國剛，同事的外國人都答應保護她。國剛不放心，再三相勸，翠心仍然決定不走。

翠心說，這幾年來她自己完全沉溺在個人生活中間，對於國家民族，沒有盡半點責任。這一次抗戰，在傷兵醫院，她看見聽見許多可歌可泣慘絕人寰的事情，她的態度改變了。她覺得個人的喜怒悲哀，應當建築在國家民族的喜怒哀樂之上。她現在準備犧牲一切，來拯救受苦受難的同胞。無錫已經失陷了，國剛不知道他父母妻子，現在是什麼景況，不過他相信，他們在必要的時候，一定會退到內地，日本軍隊不經過的地方。他沒有接着信，他有點放心不下。

臨走的時候，國剛和翠心握手，還是勸她離開南京。翠心謝謝他的美意，但是她已經決定任何的危險她都不怕。國剛看見她的態度堅決，只有吩咐她珍重，離開了她。

日本軍隊開始進攻南京了，中國前線的軍隊，逐漸潰退下來。難民所人山人海，翠心和二十幾

位外國人，日夜替他們籌備飲食住所。

人心惶惶的，不知道日本軍隊進城，是一種什麼景況。炮聲，飛機聲，晝夜不斷。

日本飛機撒下傳單，裏面說：「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十二月十日，日軍總司令，撒下傳單，勸告唐生智將軍不戰而退，他說：「日軍對於抗日份子，雖然苛刻無情，但是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洪和善的態度。」

這一些諾言，能不能夠靠得住，中外的人士，南京的難民，誰也不敢一定。前方傳來的消息，如像松江、蘇州、常州、無錫，駭人聽聞的事件，日本的皇軍簡直是一羣野獸。他們的殘酷，不是身當其境的人，簡直不能想像。

十二月十三日午後，日本軍攻入南京，進城像煞神一般，不分軍民，一律屠殺。滿街上堆滿了平民的屍體，在南京中區，幾乎每兩條橫街，必定有幾具死屍。

日本軍隊到處搜捕，沒有退出的中國士兵，連平民混在一起，加以槍殺。據一般當時在南京的外僑所知，除了行將就戮的散兵，和暫充伕役的華人以外，日本軍隊裏面，沒有一個俘虜。

十四日天剛發亮，日本軍隊已經在大街小巷的平民住宅發動大規模的姦淫擄掠。外僑的住

宅，沒有一個倖免。他們先把各國大使館出的布告撕毀，扯爛國旗，然後進屋子去搜劫。難民委員會主席雷伯家裏，一連光顧了五次。兩個男僕，抓去殺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子，就地輪姦。最後一次，雷伯親自跑去，看見兩個日本兵，一個搶東西，一個已經脫了褲子。雷伯痛罵他們一頓，叫他把褲子穿起，趕快滾出去。有一個日本兵，舉起槍，要射擊他，但是他看見雷伯精神勃勃，全副武裝，手臂胸前都佩着國社黨的徽章，他又有點膽怯，不敢動手，抱頭鼠竄而去。

難民區第一次光顧了。幾個日本軍官，藉口搜查中國殘餘的軍隊，撞進一間難民收容所。把裏面的壯丁排烈起來，宣稱裏面的中國軍人，應當挺身出來，日本皇軍決不加害。要是不肯承認，他要把所有壯丁，一齊槍殺。有二百多中國軍人，都走出來站在一邊，但是日本軍官仍然拉出一百多個壯丁，一共四百多人，帶起出去。

到一個廣場，那兒準備好了機關槍，不到十幾分鐘，四百多人，全數殲滅了。

中間有一個兵士，機關槍沒有掃着他，要害的地方，他倒下伏着不動，旁人的屍體壓住他，日本兵來回巡視了幾遍，沒有十分死的，又加上幾槍，這位兵士連呼吸都不敢呼吸。

一直到了晚上，他纔慢慢爬出，逃回難民所來，報告詳細經過。雷伯和其他的外國人，都非常懷

悔，從前中國軍隊逃入難民所的時候，不應當強迫解除他們的武裝，與其讓他們這樣束手就戮，還不如讓他們同日本軍隊打仗，死在戰場上面。

下關方面傳來的消息，淒絕慘絕！中國軍隊從下關退到浦口，要渡過寥闊的長江，幾萬人擁到江邊，沒有多少渡河的工具。小船上人擠滿了，許多船因此壓翻，屍體隨波逐流而去。後面日本軍隊追來，上面飛機掃射，江邊屍體壘壘，呼聲震天，跳河溺水，不計其數。

城中殘殺搶劫，愈來愈厲害。日本軍隊用卡車把搶來的東西，一車一車地載回大營。沒有逃脫的婦女，通通載上車去，在營中輪流強姦，每個女人每天總要遭受二十次到四十次的蹂躪。東西搶完以後，接着放火，一連十幾天，火光沒有斷絕。

城裏劫掠屠殺得差不多了，他們又回頭到難民區來。難民身邊的財物，搜搶一空。婦女一車一車地載去，壯丁一羣一羣地拖出去槍殺。後來他們嫌槍殺太費子彈，教壯丁站成一排，日本兵一齊上好刺刀，衝上前去，表演他們的技術。

翠心不敢回家了，同幾位朋友，就在難民區的辦事處住下。他們心裏都明白，這樣情形再繼續下去，他們一定有不能避免的一天。

翠心想橫了心，只是每天努力工作。他自己準備自己，到危急的時候，她自有對付的方法。她想：「這就是中國二十年來和平主義、個人主義、內戰和懶惰，給我們嚴重的教訓！」

三三

慘淡的陰霾籠罩了南京全市。一大羣豺狼虎豹，不分晝夜地盡量摧殘她。

難民區委員會的主席雷伯和秘書斯密斯每天到日本大使館和日軍總司令部嚴重交涉，請求他們迅速恢復秩序，他們口裏答應，事實上一切的暴行，仍然有加無減。他們單就目觀的日軍殘殺行爲向日本當局提出的，已經有四百二十八件，據他們估計，以後一個月內的屠殺，總計至少有四萬多人，強姦的婦女，每天總在一千人以上。

難民區起初只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陸軍大學及其他學校，後來難民逐漸擠滿，又推廣到最高法院、法學院、華僑招待所等等地方，最後依然不夠收容，只好擇收老弱婦孺，把身強力壯的男人，交給兇殘的命運。

難民區最嚴重的，就是糧食問題。在十二月一日，日軍逼近南京的時候，南京市長馬超俊就把難民區的行政責任，交給國際委員會，同時撥付他們四百五十名警察，三萬擔米，一萬擔麵粉，一些

鹽還有十萬塊錢。自從日本軍隊攻入南京以後，大部分的東西，都被他們搶去了。儲成城外的米麵，運不進城，外僑的卡車，汽車，屢次被日本兵偷去。經過許多的交涉，日本當局纔答應他們運輸一點東西，但是沿途又常常遭遇日本軍隊的搶劫。搬運的力夫，有兩個人被日本軍隊割了耳朵，剝了鼻子，還有一個，身上中了十七刺刀，當場死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辦公處來了一個人，頭部燒焦，眼睛和耳朵，被人剝割，鼻子只賸下一半。送到鼓樓醫院，四小時就死了。據他勉強的談話，是因爲日軍把幾百人捆在一起，澆上汽油，用火燃燒。他也是中間的一個，但是因爲縛在外邊，所以汽油只掠過他的頭部，不久，又來了一些同樣的病人，被燒的傷勢，比那一個還重，當然，他們也活不了。

聖誕節的前夜，難民區的外僑，十八個美國人，五個德國人，一個英國人，一個奧國人，兩個俄國人，加上十八個中國人，大家聚在一塊兒，高唱聖誕節的贊歌，中間有幾位美國人，悲戚祈禱，聲淚俱下。

世界太無情了！統治宇宙的，已經不是仁慈的上帝，乃是殘酷的戰神。「上帝已經死了！」六十年前，德國寂寞的隱士尼采，已經高聲地宣布，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沒有注意，中國人更沒有聽見，還

癡心地倚賴他，信任他，相信他有維持正義和平的力量，現在一切的迷夢都醒了，悲慘的事實，擺在面前！上帝已經死了！假如還沒有死，他已經不是年富力強的紳士，他完全沒有管理人事的才能。他是一位老頭子，老太太，蜷縮怕冷地蹲在爐灶旁邊。他還有什麼資格，來傾聽一般基督徒贊美之歌呢？

聖誕的一天，天氣好極了，美麗的陽光，曬着南京城裏的破瓦頹垣。微風送來一陣陣地臭氣，街上野狗在咬死屍。

辦事處的十幾位中外職員，正在午餐的時候，忽然來了緊急的報告，陸軍大學裏面，撞進了一羣日本，兵，雷，伯和斯，密，斯，飯都沒有吃，急忙趕過去。日本兵把一羣男女，裝上卡車，兩個外國人上前去嚴重交涉，雷，伯對日本兵指示他胸前國社黨最高的勳章，因為從最近幾次的經驗，這一着棋，常常發生意想不到的效力。

結果日本兵答應把男人留下，十六個女的全數帶走。中間有一個就是辦事處的職員，翠，心的朋友，翠，心聽見，難過萬分。

第二天早上，有兩個女的放回來了，她們都狼狽不堪。翠，心的女朋友，受傷甚重，醫生說要施手

術，纔有保全性命的希望，然而兩天以後，她還是死了。

日本兵常常三個五個，擡進難民區來。他們不捨東西了，只找尋婦女，也不用車載回去。就在那兒，當着許多人，發展他們的獸性，旁邊有人干涉，隨手就是刺刀。

每次日本兵來，翠心和她一位女朋友，立刻藏在夾壁中間。有時晚上來，她們也不敢疏忽。現在沒有辦法了。外國人不能保險，美國大使館裏邊的用人，也一樣地殺的殺，姦的姦。

難民區裏面，接連發生了十多次事件。難民一個個沒有一刻不是在悲怖狀態中生活。

有一位母親和兩個女兒，那天當場看見日本兵強姦女子，駭得不敢住，跑回家去，她的家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她想日本兵找不着她們。當天晚上，兩個日本兵，毀門而入，她的大女兒抵抗，被日本兵用刺刀殺了，奶頭都割下來。她和她二女兒都受了侮辱，二女兒纔十一歲。

她哭啼啼地同她的二女兒回到難民區辦事處，把小女孩立刻送進醫院。

日本軍總司令答應，從一月一日起，南京就可以恢復秩序，但是在一月一日以後，一切的狀態，毫無變更。

日本軍隊的長官和部下，似乎都沒有沿江而上進取漢口的志願。他們以為對華戰事已經結

束了，他們應當在野蠻行動中間，飽嘗他們勝利的快樂，後來德國的軍事批評家，深怪日本軍打下南京以後，不積極擊破中國的主力，徘徊觀望，讓中國軍隊重新集中改編，使日本當局速戰速決的計畫，不能實現。他們那裏知道，那時在南京的日本軍隊，正忙於從事他們的姦淫擄掠，那裏還有工夫，來和中國抗戰的勇士，再拚個你死我活呢？

新年的第三日，翠心正和雷伯、斯密斯在辦事處商量難民糧食分配的問題，外面忽然來了兩個日本上級的軍官，翠心剛要退出，兩位軍官連忙攔住，請她坐下，有重要事體商量。

他們並沒有說假話，他們的確有重要事體，昨天雷伯見日本軍總司令商量難民區保護的問題，總司令答應派二十名憲兵，輪流執衛。雷伯、斯密斯、翠心聽見都高興。兩位日本軍官很客氣，凡是他們提出的事件，都答應盡量幫忙。

他們先就問好了翠心的名姓職務，臨行的時候，忽然說，要請黃女士到總司令部繼續商量一些善後的問題。翠心不願意去，雷伯說他可以代去。兩位日本軍官用盤扭的英國話說，雷伯不能代替，這個事件，非黃小姐不行。斯密斯看見形勢不妙，也竭力阻擋。

兩位日本軍官忽然改變了客氣的態度，拉着翠心的手就拖起走。翠心把他們的手掙脫，怒目

說道：「不用拉我自己去！」

他們坐上小汽車，一直開到總司令部，兩位軍官中的一位，進去見總司令，那一位軍官很客氣地請翠心坐在會客廳。

總司令出來了，看見翠心，滿面推下笑來。他的中國話，到說得不錯，他亟力稱贊難民區委員會辦事熱心，對於翠心的服務，尤其稱贊。他說中國、日本，都是東亞民族，應當彼此提攜，日本並不願意征服中國，只想和中國合作。翠心請求他約束軍隊，停止殘殺，他說這是一時的現象，他正在努力防止，三兩天以後，他就要恢復南京的繁榮。

接着談一些難民區糧食的事情，翠心正要告別，勤務兵進來請總司令和客人吃飯。翠心推辭，總司令不肯，翠心想要吃就吃，大家走到飯廳。

筵席很豐盛，總司令和兩位軍官，飲興甚豪，一連喝了幾大鐘，翠心都停盃不飲，酒下肚，總司令漸漸狂放了，他不斷地審視翠心，他要請翠心唱歌，翠心說她不會。他堅持要翠心喝一盃酒，翠心也就喝了一盃。他再勸翠心喝，翠心不肯，他起身來灌，翠心大怒，把桌上一大碗湯順手端起來，對着他臉上一潑。湯上面全浮着鷄油，沸騰的熱度，完全保持，總司令燙得直叫。

翠心一退身倚着牆壁，袋裏抽出一把小刀。

兩位軍官都拿出手槍，對準翠心，翠心一點也不動。兩位軍官要開槍，總司令連聲叫不要便宜了她。兩位軍官逼上前來，翠心知道一切都沒有希望，把小刀對準自己胸膛一刺，心裏像油煎一樣，忽然一陣昏厥，她倒下去了。

大家上前去看，已經沒有辦法，刀刺得這樣準，一直穿進了心，不到五分鐘，翠心就絕氣。總司令滿臉是泡，叫軍醫搽了一臉的黑油膏。

雷伯和斯密斯早起來要見總司令，外面執衛兵不讓他們進來。

他們放心不下，在門前等候。後來看見兩名兵士，抬出一具死屍，看衣服知道是翠心，他們連忙接着，兵士們也樂得省事，讓他們用小汽車載回去。

辦事處的人，非常惋惜，盡力籌備，把她安埋在北極閣下面。

南京無政府的狀態，一直繼續到月底，中間犧牲了無數的中華國民。

美國人在東京出版的英文報紙日本報知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刊載着下面一段消息。

「片桐步隊的向井敏明少尉與野田岩少尉兩人均在句容作戰，舉行『友誼的殺人競賽』，能親手殺死一百人者奪得錦標，現在已經達到最後階段。據朝日新聞的消息：向井少尉已經殺死八十九人，野田少尉已經殺死七十八人。」

這個極端有趣的新聞，十二月十四日，又得着下面一段繼續：

「據日日新聞戰地特派記者從南京來電：向井少尉與野田少尉舉行殺死一百個中國人的競賽，錦標現在還不能決定。向井少尉已經殺死一百零六人，野田少尉已經殺死一百零五人，但是不能決定那一個先殺死一百人。現在兩人同意，不以一百人爲標準，而以一百五十人爲標準。」

「在這一次競賽中，向井少尉的刀鋒已經略受挫損，因爲他把一個中國人連頭帶身體劈成兩半個。據向井少尉說，這一次競賽完全是『玩意兒』。他覺得彼此能夠突破一百人的記錄，而互不相知，實在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向井少尉說，他把殺人的軍刀擱在肩上，一顆子彈都不能打中他。」

三四

自從大場失守以後，中國軍隊，節節後退，無錫人心恐慌，民衆紛紛向鄉下遷避。市場上留下的，都是一些窮困不堪的人。前線的傷兵，絡繹運來，後方無人照管，幾個傷兵醫院都擠滿了，交通工具缺乏，不能夠把他們運到後方，當局束手無策。傷兵的傷，沒有人裹扎，有時連水也沒有得喝。

鐵崖同慧英，看見這一種情形，努力籌劃救濟的辦法。因為無錫鎮上，敵機不斷來轟炸，大部分的平民搬走，鄉下人不敢挑東西進城，一切給養，都沒有法子購買，他們在附近鄉村，挪出許多屋子，派人把受傷同志，盡量運到鄉下。

關於傷兵的搬運待遇，鐵崖有時候也參加，但是他大部分的精神，都放在游擊隊的組織上，他觀察地形，布置軍事，預備大軍退後，他們還可以長期抵抗。慧英統率大批的婦女，對大批受傷將士，殷勤招待。她們誠懇的態度，不辭勞苦的精神，躺在病牀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欽佩。他們替慧英取一個綽號，叫「小觀音」。慧英每次走進屋來，他們就歡呼。

日軍越逼越近，前線的軍士，如潮湧一般地退來，有許多軍士，擠不上火車，徘徊車站，日機不斷來掃射轟炸，後來簡直沒有車了，只有步行。最後日軍已經離城不遠，許多不及的軍士，四散鄉下，鐵崖請他們正式加入游擊隊，他們都欣然樂從。鐵崖把他們重新編制，選擇裏面能戰的軍官，充當各隊的領袖，但是一切的行動，完全要受游擊隊總部的指揮。

這樣一來，鐵崖的努力，更加強了。軍士也很高興，他們還有再打日本人的機會。

日兵占無錫，附近的鄉村也不安全，慧英命人把受傷的將士陸續再往內地運去。

日本軍隊已經進城了，燒殺姦淫劫掠，是他們正常的工作。最可恨的，居然有本地的好紳，出來替他們組織維持會。維持會的責任，實際上就是領導搶劫，搜索民家婦女。一般平民，怨聲載道，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剝他們的皮！

日本兵進無錫的一天，慧英收容的傷兵，還有兩百多人沒有搬走，他們都是重傷，自己不能行動。但是市上的消息傳來，許多壯丁都不願意冒險來搬，慧英和幾位領袖的人，百般鼓勵，纔得有一部分人幫忙。工作更慢，形勢更急。大家都勸慧英躲避，慧英看見受傷的軍士，無論如何，也不忍心。到後來連傷兵都替慧英擔心，大家一致通過，請慧英離開，日本人來，他們願意犧牲。慧英着實感激他

們，但是越不願意離開。

第二天仍然繼續搬運工作。

第三天正在忙亂的時候，一羣日本兵來了，大家四散奔逃。慧英跟着跑出去，躲在蘆葦中間。

日軍不斷開槍，野炮一排一排地打，他們跑得慢的，只好躲着，不敢再逃。

幾處的村莊都起火了。慧英在蘆葦中望見，淚如雨下。一百英勇抗戰的將士們，就是這樣結束了。

日軍取一種大包围的形勢，一面開槍，一面搜索前進。

慧英知道不能倖免，她想起興兒，想起國剛，想起鐵崖，好似萬箭鑽心！她能夠再見他們一面嗎？難道她的生命就是這樣完結了嗎？

兒時的回憶，重新湧現，她忽然想起立羣了，那時她同立羣，是多麼親密的關係！她想起他們怎樣到倒影池邊去釣魚，怎樣她聽見小鳥的聲音迷了路，立羣帶她回去；怎樣他們在客廳裏排戲，她把沙發推倒了，立羣厲聲責備她，怎樣他們逛焦山，因為立羣要到南京，她捨不得，在樓上同立羣握了幾分鐘的手，怎樣立羣暑假回家，對她第一次表示愛。

以後的事情，她不敢再往下想了。她今天爲什麼在這兒呢？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她不是在作夢嗎？

一排槍子從她頭頂上飛過，打折了一些蘆葦，她蜷伏着，不敢動。

遠遠有腳步的聲音，她想逃，但是回頭一想，這個葦塘不是最好的地方嗎？假如日本兵發現她，她不是就可以跳下去嗎？

她戰慄地在那兒等候，像一隻被獵狗逼得走頭無路的兔子。

腳步聲更近了，她想什麼都完了！

她自己必須要鼓起勇氣，來承當可怕的事實，但是想到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轉瞬之間，就要停止一切生命的活動，死亡，腐化，永遠在黃土中葬埋，她精神震盪，快要昏厥過去。

假如有立羣在我旁邊就好了！

她心裏忽然有這種奇怪的思想。

幾個帶黃帽紅邊的人上前來了。

慧英看見他們，立起身來，要往葦塘中一跳。有一個日本兵很快地丟下槍，從後面把她抱住。她

急了，用手拚命抓日本兵的手，抓得滿手是血。日本兵疼極了，用力把慧英向後一拖，慧英倒下了。
日本兵放手，罵了幾句。

慧英翻身起來，又往葦塘跳，左邊一個日本兵用槍托子在她頭上一擊，她就不省人事了。

在日本兵進攻傷兵收容所一個鐘頭以後，鐵崖得着先回來的人的消息，知道慧英沒有跑出來，一百多個傷兵，都在日本人手裏，他立刻集合隊伍，準備反攻。

再隔一個鐘頭，滿山遍野，都是游擊隊，把日本一千多軍隊，重重包圍，日本軍官立刻下令後退。大部分軍隊都逃走了，留下三百多人，在幾個緊要的地點，防止游擊隊的追擊。

半點鐘以後，游擊隊的一部分，從山後抄過來，把日本兵截成兩段。大部分的日軍，向無錫退去，其餘的三百多人，在二十分鐘以內，完全解決。

大家到處搜尋，發現幾十個平民的死屍，卻沒有慧英的踪影。

傷兵收容所，已經成了一片焦土，屍首燒得焦爛，氣味薰人，大家咬牙憤恨，急忙把屍首搬運的搬運，埋葬的埋葬。

他們不能向無錫進攻，因為日本兵在那兒人數衆多，而且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他們不能在這

兒久留，因為日本軍說不定立刻就來反攻。

他們迅速地布置一切，就分散撤退了。

一個鐘頭以後，大隊的日軍前來，放了四個多鐘頭的槍炮，上面還有十八架飛機助戰，一個大包围攏來，結果裏面沒有發現一個人！

那時國剛率領的大鵬隊，已經奉命退到漢口。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掩護中國從南京撤退的軍隊，轟炸日本沿江向上的軍艦。他們差不多每天出動，建樹了許多光榮的戰蹟。

忽然有一天，國剛接着鐵崖的來信，告訴無錫失陷的詳細情形，最後講到日本兵進攻收容所，慧英因為搬運傷兵，最後離開，被日軍包围，不知下落。游擊隊反攻，殲滅日本軍隊三百餘人，慧英的屍首，始終沒有發現。他說這是極不幸的事情，但是也是極光榮的事情。慧英能夠犧牲自己，為國家服務，她的人格是偉大的。他勸國剛不必悲傷，應當聚精會神，繼續英勇抗戰。

這一個消息，對於國剛的打擊太大了。他痛恨日本人的暴行，他同情慧英。他自己好慚愧，不能保護慧英，但是他此時有什麼辦法呢？他寫信給他的父親，派人到無錫各方面打聽，一定要知道慧英的下落。假如已經死了，也就罷了，假如還沒有死，無論如何，應當設法救她出來。

第二天天剛發白，國剛帶領九架轟炸機，沿江而下，到九江附近，發現五隻日本軍艦。國剛分散隊形，一個個俯衝投彈，軍艦上的高射炮，密如雨集，國剛絲毫不顧，結果他的飛機中了三彈，都沒有打中油箱，兩個彈子打在左翼，一個彈子打中他的左腕。

他忍痛駕駛，血流出來，連腿上的褲子都浸透了。

日本軍艦有兩隻中彈起火，濃煙噴起，國剛歡喜欲狂，指揮大隊，飛回漢口。到醫院裏好傷，好在並不很重。雖然失血甚多，他的精神仍然興奮。

國剛的傷還沒有好，上峯的命令下來，國剛自動請求出發。大隊長不讓他去，他堅持要去。結果大隊長允許了他。

他們走到途間，忽然遇着五架日本驅逐機。國剛看見不能逃走，命令密集隊形，準備應戰。

十幾架飛機，翻飛上下。國剛咬着牙，忍着疼，拿出最後的力量，瞄準射擊，兩架日本飛機先後打了下來。還有三架，仍然上下衝擊。

國剛的左腕，漸漸不能支持，拚命抵抗。

最後一架日本飛機，從尾上衝來，國剛轉槍迎擊，等到臨近的時候，日本飛機打下來了，國剛頭

中上了一槍。其餘兩架日本飛機，看見勢力單薄，回頭就逃。中國飛機也沒有追，迅速飛回原地。國剛的飛機，尾上不斷冒白煙，搖晃不定。他們的駕駛員，手腕靈活把炸彈扔在江裏，居然安全地轉回機場。

國剛受傷甚重，進醫院兩天纔死。臨死的時候，手裏還緊握着慧英的像片。政府對於國剛的英勇，十分褒獎，撥了一大批撫卹金給國剛家裏的人。

鐵崖老淚縱橫，對着六歲的興兒說道：「你的父親母親都爲中華民族犧牲了，你應當常常想念他們，承繼他們的精神人格，不要作不肖的子孫，把中國的政治，交付非我族類的人！」

「爺爺！興兒答道：「我不會的！將來我長大了，也要和父親一樣。」

「興兒，不要和你父親一樣，你們應當一代勝一代，比你父親還要強。」

「怎麼強法呢？」

「常常都想到戰爭，常常都預備戰爭，再不要像你父親那一代，成天成日希望國際間的和平正義。」

「爺爺，什麼是和平正義？」

「和平正義就像馬戲場的馬，他們跳舞起來很好看，但是他們不會駝東西。」
鐵崖的話，奧兒還不十分明白。

「八一三」戰事爆發，立羣奉外交部的命令，正在上海同各國領事，交涉重要事件，一時不能回來。接着上海同南京的交通斷絕了，他很不放心翠心，但是他沒有法子回去，也不能接翠心來。

他住在英租界他父親的公司裏邊，每天只聽見飛機大炮的聲音，晚上更來得厲害。租界上子彈橫飛，馬路上行走，也是很危險的。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裏，有時候到翠心家裏商量，他們也一樣地束手無策。

有一個美國傳教士，從南京坐軍艦回來。他認識翠心，他告訴翠心家裏的人，翠心在南京的狀況。同時帶來兩封信，一封給父親，一封給立羣。

信裏面的大意，是說他已經加入傷兵醫院做看護工作，現在預備要加入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她決定不逃，她想在南京沒有什麼危險，就有危險，她也願意犧牲自己，替本國受苦的同胞，作一點救護的工作。

大家知道翠心沒有走，都替她發愁。

大場的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上海的戰事結束，一切都平靜了，只餘下八百壯士，讓青天白日旗，在四行倉庫的屋頂上，飄搖招展。最後他們也奉命撤退了。

南京危在旦夕，日本軍殘暴無恥的行爲，早傳徧了世界，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替南京的同胞擔心。立羣每天坐立不安，不知道翠心是何景況。

金大可現在是金城銀行分行的經理，他和立羣常常見面，他們銀行裏邊，不時帶來一些消息，但是關於翠心的當然是沒有。

南京陷落了，陷落得這樣迅速，誰也沒有料到。殘殺、劫掠、姦淫的消息，雪片傳來。上海中英文報紙，都用大字登載，全世界的人士，都注意日本軍隊在南京禽獸的作風。但是消極的同情，並不能減少中國人民的痛苦。

立羣恨不得飛到南京，去把翠心搶回來，然而秩序太亂了，要通過戰線比登天還難。

這樣情形，繼續了一個多月，纔聽說南京大部分日本軍隊，因爲中國政府不肯屈膝求和，已經又開始前進。南京城裏搶劫得精光，他們再沒有什麼留戀。漢奸、流氓、浪人，大批活動，要幫助日本政

府爲非做惡。

臨時僞組織成立了，猛烈的屠殺，改良爲長期的壓迫。

南京的秩序，漸漸恢復，但是京滬的交通，還是非常困難。日本軍隊器械的運輸，占據了大批的車輛，沿途都要受嚴密的檢查。日本軍隊對於中國人民，實行「共存共榮」的政策，稍爲有點價值的衣物，袋子裏些微路費，悉數扣留。一句話不對，就是刺刀、手槍，就地解決。

到南京的危險，真是不能想像。好些因爲萬不得已的緊急事體，冒險前去，都沒有回來的消息。一天一天地過去，立羣等得不耐了，他決心不顧一切，到南京去看個明白，他同他父親商量，他父親不贊成，他到銀行去找金大可，金大可皺一皺眉頭，說這不是鬧着玩的事。

立羣猶豫不決，金大可忽然把桌子重重地一拍，說他已經想出了一個辦法。

立羣很驚異，金大可會有什麼辦法呢？

「你忘記了王大本嗎？」金大可問道。

「當然沒有忘記，上星期我還到大同公司去找過他。」

「大同公司的經理，因爲商業上的關係，認識許多日本的浪人。這些浪人，同日本軍閥都有連

絡。凡是包庇走私，販賣毒品，勾結漢奸，刺探軍情，都是他們在那兒上下其手。他們的勢力是很大的，日本軍人少不了他們，他們要的是錢，只要有錢，許多事體辦不通的也辦得通。」

「你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你去找王大本和大同公司的經理商量，也許他可以替你開一個門路。」

「有什麼用處呢？」

「你怎麼這樣糊塗？只要浪人肯答應，他就可以把你安全地帶到南京呢！」

「呵，對了。我馬上就去。」

立羣去見王大本，王大本聽說是翠心的事，特別幫忙。大同公司的經理和立羣的父親曾經有好幾次的交易，也滿口答應。

當天晚上，經理同王大本到立羣家裏來，說事情已經弄妥，但是索價太昂，不知道立羣肯不肯去。立羣的父親說，錢沒有關係，只要立羣能夠安全地來回，翠心能夠找着。

經理說，這位日本浪人，可以負責把立羣帶到南京，負責把他們兩夫婦帶回來。他可以備辦通過證，沿途有什麼困難，他可以擔保解釋。到南京他可以供給立羣一切的機會，去尋找他的妻子，找

着了無論在那一個慰勞所，他可以負責交涉把人帶出來。

「慰勞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立羣問道。

「你還沒有聽見說過嗎？」經理道：「就是日本軍隊，擄掠了中國良家婦女，關在一處讓軍人取樂的地方。」

立羣驚駭萬狀，他不能想像，翠心會遭受這樣殘酷的命運。

「他要多少錢呢？」立羣的父親問道。

「先交三萬，假如人找着了，再交五萬。」

這個數目，當然不算小，但是立羣的父親不遲疑地馬上答應了。

「他這個人靠得住嗎？」立羣的父親寫支票的時候問道。

「不成問題。」經理道：「我同他曾經有許多來往，從來沒有騙過我一次。他錢是要的，事情也是要辦的。你知道，日本的浪人，是從前日本封建時代的武士階級，後來封地失掉了，他們又不願意和平民一樣地作工，他們到處過流浪的生活，幹許多爲非作歹的事情。對華的侵略，大部分都靠這一批人的力量。他們作的事體極壞，但是所謂『盜亦有道』，他們守信義，遠在日本外交大臣之

上。」

「那麼就是這樣辦好了。」立羣的父親把支票遞給經理。

「你放心，一切都在我身上！」經理拍拍自己的胸，「假如有錯，你問我！」

「什麼時候動身呢？」立羣問道。

「明天清早七點鐘，請你到我那兒來。」

經理同王大本告辭，立羣父子謝謝他們，送他們出去。立羣轉來收拾行李。他帶了一牀駝毛氈子，一隻小皮箱。

這一位浪人叫田村，短小精幹，嘴上有極整齊的仁丹鬍子，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

從北站上車，車走得非常的慢，因為沿途都要在小站等候兵車。到處都是破爛的房子，和炸彈的深坑，機槍的彈痕，沒有一個車站是完整的，有些車站，臨時搭了一個草棚，車站的人員，在裏面辦公。

路上遇着了好幾次檢查，田村上前去講幾句話，把證章露給檢查員看，檢查員立刻對他舉手敬禮。

過蘇州的時候，立羣親眼看見一件悲慘的事體發生。

同車有一位白胖的中國人，看樣子像一個商人，他的目的地似乎是蘇州。車到蘇州，他下車了，車站前面擺一張桌子，桌前還掛一張紅桌圍。一位一臉橫肉的日本軍官，坐在桌後的椅子上，口裏啣着一支雪茄。

下車三四十個中國人，一個個上前，受日本兵的檢查。有十幾個人，他們認爲行跡可疑的，叫他們站在旁邊，其餘的十幾個人，深深呼吸一口氣，自己提着行李，離開車站。

最後檢查這一位白胖的商人，日本兵翻來覆去地看，沒有找出什麼可貴的東西。他們再搜他身上，也沒有什麼。他已經預備要走了，忽然有一個日本兵，發現他長袍下面，有幾針新的線痕。他把衣服牽起來仔細一摸，白胖商人臉色就有點不對。日本兵用刀割開，扯出一張白紙來。日本軍官看完，把雪茄向地下重重地一扔，對兵士們說了兩句話。

白胖的商人知道大事已去，登時破口大罵。有一個日本兵，手提一把長刀，向他腦袋上一砍，斜劈了半邊，他屍首倒地，血水像湧泉一般地噴出來。

車上的客人，都不忍再看，扣留在旁邊的十幾個平民，有幾個嚇得打抖，有一個叫出聲音。

軍官又對日兵說了一句話，十幾個人都帶走了。

五分鐘後，立羣在車上聽見一排機關槍的聲音。同時火車也向前開動。

火車停在無錫，立羣忽然想起鐵崖、慧英。他們現在在那兒呢？想來早已經逃走了罷！

他幾乎要想下車去看。這當然是荒唐的舉動，他那裏能看見他們呢？並且下車是多麼危險的事！

立羣心潮起伏，足足等了兩個鐘頭，車還不開。

他同田村閑談，田村告訴立羣許多日本的風俗習慣。他們都不談政治，立羣也不提起。田村這個人，到是滿有風趣的。

繼續走了兩天，纔到鎮江，越近南京，檢查越是嚴厲，慘案也越多。每一個車站，差不多都要殺幾個人。這些人都死得不明不白，沒有拿着什麼證據，也沒有什麼形跡可疑。日本軍隊，似乎想在占領之後，先造成一種恐怖的局面，中國民衆，以後纔不敢反抗。然而事實上卻恰得其反。

鎮江車站，殘破不堪。立羣想到自己的家，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楊大媽還在嗎？

車停得很久，立羣和田村商量，說他家就在附近，想回去瞧瞧。田村同他下車，日本兵並沒有留

難。

他們還沒有走到門口，立羣遠遠望見，他的家已經成了一片瓦礫。臨近一看，許多七顛八倒燒焦的柱頭。他同慧英從小種的桃樹，已經不知那兒去了。

他嗟嘆一會，同田村重復上車。

火車斷斷續續地走了一個整晚上，纔到南京，南京車站上，軍警林立，田村顯示證章，立羣還是經過嚴厲的檢查，田村用日本話向當事人再三解釋，纔放出車站。

街上擺了許多小攤，殘餘的小商店，有些已經開門。滿城房屋，燒得七零八落。

立羣、同田村，住在一個株式會社。裏邊有一些日本人，大概都是田村的同類。他們都很快樂，南京現在是他們的了！

田村和立羣洗了澡，好好吃了一頓飯，弄了一部小汽車，首先到金陵大學去訪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委員會早已經解散了。裏面住的全是日本軍隊。他們又到紅十字會，裏面的人，全不接頭。立羣到美國大使館，裏面換了一批新人，打聽國際委員會秘書斯密斯，說他早已回國，問黃翠心，他們全不知道。

立羣又到德國大使館打聽雷伯，雷伯到上海去了。立羣只好記下雷伯在上海的住址，預備回上海，好再向他打聽。

天晚了，回來休息。

外面北風怒號，牀上衾寒如水。

立羣在南京的知交，當然死的死，逃的逃，找不着了。一般族貴，都是些從前不知名的人物。立羣怎麼能夠向他們打聽呢？

他和田村商量，田村說明天最好到慰勞所去看一看。

自從日本皇軍進據南京以後，先後在南京城裏設立五十三個慰勞所。

慰勞所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共七所，是供高級軍官游玩的。裏面陳設得很精美，茶、酒、煙、咖啡、點心，隨時都準備着。晚上還有日本的隨軍藝妓表演。

中等一共二十四所，是供中下級軍官享樂的。裏面布置也很乾淨，有無數的小房間，陳設很簡單，一張桌子，一張牀，一個洋磁盆，一壺白開水。每一間屋子裏邊，有一個從中國民間劫掠來的婦女，在那兒靜臥等候，房間都有號數。軍官在門口買好票，每張票兩塊錢。拿着票直接走到裏面，那兒有人看過票上號數，領到適當的房間。這一個走了，裏面的人報告，賣票的人，把剛纔取下來牌子重新掛上。等到第二個來，又招呼進去，把牌子再取下來。

下等慰勞所，一共有三十二所。裏面也有一些小房間，但是大部分都是大屋子，每間屋裏只有一些木板牀，裏面坐着從五個到十幾個中國婦女。日本兵在門口也要買票，每張票只要五角錢，拿

着票進去，隨便自己挑選，那一個閒着，就找那一個，生意太好了，川流不息地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進來。裏面的女人，簡直沒有機會穿褲子，屋子中間有一個大火爐，這是日本皇軍司令，對於中國婦女的恩德。

立羣同田村，一共跑了三天，纔把五十三個慰勞所看完。每到一處，檢查裏面的名冊，還恐怕有遺漏，再到每一間屋子去瞧。

在上等慰勞所裏邊，還不覺得怎麼樣。大部分都是日本妓女，也有一些中國女子，她們還穿着整齊美好的衣服，她們大部分的工作，是坐在日本軍官懷裏，陪着他們飲酒。

在中等慰勞所裏邊，中國女人，一個個都憔悴不堪，立羣親眼看見她們遭受日軍的蹂躪，有些女子，一個人在屋裏，飲泣吞聲，等着死神降臨。

最傷心慘目，莫過於下等慰勞所，一個個中國女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赤裸着身子，披頭散髮，十幾名日本兵，在裏面同時胡鬧，稍爲不滿意，就拳打腳踢。一會又喧嚷起來，管理的人，連忙進去道歉，然後再用皮鞭來抽中國女子。

每天立羣回來，從街上經過，看見到處張貼着「日本皇軍伐罪弔民」、「愛民如子」、「中日

合作。」「打倒×××」一類的標語，心中充滿了憤怒和滑稽。

到處都沒有翠心的名字和踪跡，立羣非常失望，田村也失望。

立羣一方面失望，一方面也僥倖，因為他恐怕萬一發現翠心真在裏邊，他不知道怎樣忍受，然而他又不能不追尋。

晚上回寓，他正在籌劃新的路線，忽然外面進來一位中國人，要找田村談話。

這一位中國人，原來就是立羣中學時代整日剝南香瓜子的大少爺，雖然相隔多年，他的女性的面貌和舉動，立羣依然認識。

田村出外去了。大少爺和立羣招呼，立羣說出名字，他驚喜之至，同立羣重修舊好，談起從前中學同寢室的事情。

據他自己的談話，他在市政府裏作官。他極口稱贊新政府比舊政府好，從前他在常州縣政府裏作事，每月薪水不過一百元，現在他淨拿五百，另外還有出差費，他還稱贊日本軍的紀律，立羣聽着，恨不得一拳揍死他！

他問立羣的來意，立羣坦白告訴他，爲的是從他那兒也許可以得着一點消息。他起初也說不

出個道理來。後來立羣談到翠心在難民區國際委員會服務，他高興地告訴立羣，他認識一位鼓樓醫院的看護，在南京失陷的時候，曾經在難民區裏服務。

立羣聽見很興奮，請他馬上一塊兒到鼓樓醫院去。

他說今天晚上不成，他還有重要事體要和田村商量，最好明天去。立羣也不便勉強，約好明早九點鐘他再來。

田村回來了，他們談的，原來是在南京籌備一個新跳舞場的事情。規模是很大的，他已經集好了資本，要求田村運動日本人的保護，答應酬勞田村一大筆錢。

田村當然答應，彼此再三握手，盛稱中日兩大民族，能夠竭誠合作。

大老爺沒有失信，早上來了。立羣和他到鼓樓醫院，等了一個鐘頭，這位看護，纔從裏面出來，說裏面病人多，一時脫不了手，讓他們久等，很對不住。

看護瘦瘦的，高高的，爲人很和氣。

立羣說明來意，提起黃翠心三個字，話還沒有講完，看護滿眶都是眼淚，連忙把手巾取出來。立羣精神震盪，連忙問她到底怎麼一回事。

她抽抽噎噎地把翠心在傷兵醫院和難民服務的經過和最後日本人請去被迫不辱用小刀自殺的慘劇，詳細細細講出來。她說，她和翠心從前雖然不認識，因為患難相處，不久就成最好的朋友。翠心爲人有作爲，有胆量，重感情，凡是同她接近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她。她死得壯烈，看護後來從一些日本兵口裏知道，翠心進總司令部自殺的情形。她說翠心早就同她說過，萬一被日本人捉去，她一定自殺，她的小刀，白天夜晚，都藏在身邊。

立羣聽完，像泥塑木雕一樣。

翠心就是這樣犧牲了，他回想過去的幾年，不覺淚下。

看護到反而揩乾眼淚，再三勸慰他。她告訴立羣，翠心的墳墓，就在北極閣山下，上山的路旁邊，墳前立有石碑，很容易找着。

她還告訴立羣，翠心有一些零碎東西，她一直替她保存着，現在立羣不妨帶回去，作爲紀念。不過她請求把翠心的一個小皮包留下給她。

立羣謝謝她，問東西在那兒，她說在家裏，今天醫院很忙，她問立羣可否明天這個時候再來一趟，立羣說當然可以。

立羣和大少爺分手以後，坐車到新街口，好容易買着一束鮮花。他叫汽車夫開到北極關山下，在翠心的墳前，插上花，傷心地大哭一場。

第二天早上，他再到鼓樓醫院，等了一個小時，看護還不出來。裏面有喧嚷的聲音，好些時候纔平靜。

看護提着一隻小箱子出來，立羣打開來看，把皮包送給她。裏面都是翠心日用的物品，立羣又是一陣傷感。

看護說今天對不起，她不能同立羣久談，因為裏面有一位精神病的女人，大吵大鬧，剛纔好不容易把她安靜下去，但她還得轉去守着她，假如再鬧，她好找醫生。

她同立羣握手道別，她說：「真是對不起！本來還想和你多談一會，要不是這位王慧英就好了。」

「王慧英嗎？」立羣驚問道。

「對了，這就是那位精神病女人的名字。」

「她從那兒來的？」

「從常州來的。」

「爲什麼從常州來呢？」

「你認識她嗎？」

「她和我親戚的名字一樣。」

「你想見見她嗎？」

「請你幫忙。」

「這當然不成問題。她到這兒來，一個多月，就沒有一個熟人來看她。你既然是她的親戚，你也許可以幫助幫助她。」

立羣驚異得很，隨着看護進裏面去。

「她怎麼來到這兒呢？」

「說起來很可憐！這個女人本來是無錫人，被日本兵搶去，送到常州慰勞所。因爲搶她的時候，被日本兵打傷了頭部，醒過來就瘋了。進慰勞所大吵大鬧，皮鞭子打她，手槍威脅她，她都不怕。她把許多東西都打爛了。有一個日本兵刺了她兩刀，扔她在街上。常州有一位法國天主教士，日本兵來

的時候，他還在教堂中祈禱，不肯逃走，日本兵也沒有殺他。他在街上，看見這個女人，把她抬回教堂，替她裹好傷口。十幾天以後，傷口平復了，但是瘋病仍然不退。天主教士，親自送她到南京。她嘴裏說話紊亂，有時很兇惡地吵鬧，她惟一清醒的，就是她知道她自己叫王慧英，除此以外，都是糊裏糊塗的。

立羣越聽越像，這是慧英無疑了。

看護推門進去，慧英看見他們進來，急忙躲到屋角。

「不要來！不要來！」

「慧英，是我！」立羣上前一步道。

「我知道你是日本人！不要挨近我！」

慧英圓睜着眼睛，立羣看見她驚怕的樣子，一陣心酸，眼淚一湧而出。

「慧英，你連我都不認識嗎？」

「你是誰？」

「我是立羣！」

「呵，日本人又來了，又來了！」

慧英一直衝到牀前，把被窩拉來蓋住臉面。

「慧英！慧英！」

「不要摸我！我怕！我怕！」

「慧英，你聽！我是立羣，我在同你講話！」

慧英忽然抬起頭來，張開眼睛望着立羣。

「你是誰？」

「我是立羣，我是立羣！你怎麼會不認識我？」

「這聲音好像在那兒聽過！我忘不了！我的頭疼得很！」

慧英雙手捧着頭，立羣再四叫她。

隔了一些時候，立羣又對她講話，慧英還是不懂。看護在旁邊也幫着說，說她的親戚來看她。

「親戚嗎？」慧英忽然問道：「我沒有親戚。我的親戚都死完了！都是日本人殺的。」

「慧英！我是立羣，我來接你回去！」

「你是誰？你再說呢！」

「我是立羣！」

「呵，立羣！立羣！我等你很久了，你爲什麼老不來？」

「她認識你了！」看護在旁邊高興道。

「慧英，我來了！」

「北燕大學放假了嗎？」

「放假了。」立羣只好順着她說。

「立羣你讓我等得好苦！」慧英挨近立羣，抱住他的頸項，說道：「翠心和國剛，都說你不回來。」

我知道你會回來的。現在好了，你回來了！」

慧英不斷吻立羣，立羣又不敢擋她，看護心裏奇怪，嘴裏不敢說。

「立羣，」慧英繼續道：「我真高興！你回來了！我要告訴他們，他們的話都是假的！立羣，你答應我，以後永遠不離開我嗎？」

「我答應你。」

「立羣，我們什麼時候回鎮江去呢？」

「明天一早。」

「好極了！媽媽一定喜歡，她正在家等着我們呢。」

「慧英，你休息一會，好不好？」

立羣把慧英推倒在牀上，牽開被替她蓋上。

「好，我很疲倦，我要睡一會，但是你不許走！」

「我一定不走！」

慧英躺下，一會就睡着了。

立羣同看護商量，要帶慧英回上海，看護同他去見醫生，醫生也答應。一切的手續都辦好，決定明天一早走。

他們轉來看慧英，慧英舒服地睡着。

立羣連忙坐車回寓，告訴田村，他已經找着他的太太了。田村替他高興，也替自己高興，五萬元的報酬，穩到手了。

立羣同田村約好，明天一早動身，他請田村到醫院來接，當天晚上，他還要到醫院去守病人，他說他太太神經已經錯亂。

等立羣回去，慧英又不認識他。

他對她講了許多話，慧英又重新認識，但是這一次講的，都是小孩時候的事情。

立羣終夜坐在牀邊守着她，慧英有時睡覺，有時驚醒，有時認識，有時又不認識，認識的時候，對立羣是親愛的。

在火車上，慧英還規矩，立羣一刻也不敢離開她。

三天以後，回到上海，立刻把慧英送進醫院，田村的五萬元，自然沒有短少。

立羣的父親，知道翠心殉難，着實傷感。到醫院看見慧英精神失常，也不勝感慨。

立羣住在醫院，陪着慧英，慧英只認識他，不認識別人。立羣的父親來看她，她不知道，有時還把他當作日本人。

慧英似乎把同國剛結婚以後的事，完全忘記了。她同立羣談的，老是過去的事情。她甜蜜的情話，只引起立羣內心的悲傷，但是慧英似乎是很快樂的。

一個月以後，慧英的身體漸漸消瘦，身上氣力也沒有了。整天躺在牀上，她始終很快活，同立羣講許多關於他們結婚以後的計劃。

醫生一切的針藥，毫不見效，慧英只剩了一絲氣。

在三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慧英還在同立羣談話，忽然接不上氣，死在立羣的懷中。她死了以後，臉上還掛着一幅笑容。

三七

南京日軍的暴行，翠心、慧英的慘死，給立羣不可磨滅的印象。鄉土淪陷了，親愛的人，一個個都死去了。立羣現在已經看穿一切，明白一切，他現在惟一的打算，就是怎樣找一個最適當的機會，替死者復仇。

楊大媽的姪女，從無錫展轉逃到上海。據他說，日本兵進占鎮江的時候，附近的平民，都四散奔逃。她勸楊大媽走，楊大媽不肯走。她說她已經那樣大的年紀了，逃出去也是死，在家裏也是死，還不如留在家裏看屋子。

日本兵來，楊大媽的姪女跑出去了。伏在田裏，看見屋子起火。晚上她回來，屋子燒光，楊大媽的屍首，例臥在殘火裏，燒得不成人形。

她請人把楊大媽隨便安埋在屋後，經過許多艱難困苦，逃到常州一位親戚家裏，住了一個多月，湊了點錢，纔趕車到上海來。

立羣父子回想楊大媽在他們家裏幾代的勞績，垂暮的年紀，受日軍這樣的摧殘，不覺悲憤填膺。

慧英回到上海，他們兩人已經到處派人打聽長鬍子舅舅的消息。因為秩序太亂，交通阻塞，無法打聽。慧英葬後，有人從無錫來，立羣父子纔知道鐵崖統率游擊隊，努力甚大，在京滬一帶，不斷攻擊日軍。

同時他們最傷感的，就是國剛已經爲國犧牲。立羣同輩中關係最密，感情最篤的，就是慧英、翠心、國剛，現在最後一個也不剩了。

他想起從前在鎮江的時候，他同慧英、國剛、桃園三結義，他是劉玄德，國剛是關雲長，慧英是張翼德，現在關張都先後死亡，只賸下最中用的劉玄德活在世上。桃園三結義的誓言是：「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大家都死了，他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劉玄德可以不顧連吳有利的外交，要替關羽復仇，他現在爲什麼不犧牲一切，替他的妻子朋友，中華民族殉難的同胞復仇呢？

他託人帶口信給鐵崖，報告慧英病死的經過，同時他問鐵崖，他可否來加入工作。他現在立定

最大的決心，無論任何勞苦犧牲，他都能夠忍受。

十幾天以後，帶信的人回到上海，說是鐵崖病得很厲害，他希望立羣趕快去看他，他那一方面游擊隊的工作，還沒有一個適當的人可以完全付託。立羣他是知道的，只要立羣打定主意，一定能夠完成他未竟之業。

立羣同他父親談，他父親有點捨不得，但是大義所在，他也並不阻攔，只教立羣自己決定。

立羣父親的生活很孤寂，近來憂愁太多，不時生病。立羣惟一不放心的，就是他走沒有一個體已的人照應他父親。

他勸他父親續絃，他父親不願意，說他同立羣的母親感情很好，他不能作對不起她的事情，立羣說，父親現在需要人伺候，雇的人不當心，假如母親九泉有知，也一定會勸父親趕快尋求一個代替她照料父親生活的人物。有了人，立羣走了也安心。

談到照料一層，立羣的父親到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翠心家裏有一個三十來歲的老丫頭，為人極其忠實，伺候老人，尤其細心。假如翠心的父母願意，立羣的父親倒也喜歡她，這樣可以兩全其美。假如續絃，不但對不起亡妻，他也不願意再去糟蹋別人年青貌美的姑娘。

立羣贊成這個意思，馬上去和他岳父岳母說，黃家也很歡喜，替這個老丫頭尋了最好的出路。什麼都說好了，一輛汽車載過來，請了幾桌客，就算正式納星。

老丫頭很懂禮節，進門當着衆人，替老爺磕了四個頭。

立羣的父親對於生意已經失掉了興趣，淞滬之戰，他的財產損失了一小部分。現在他預備在最短期間，完全結束。剩下的錢，三股均分，一部分留着作自己的養老費，死後仍歸立羣承繼，一部分給立羣作游擊隊工作，還有一部分留作將來立羣兒女的教育生活費。假如立羣沒有兒女，就捐給教育團體。由律師保管，立羣自己不能挪用。

姨太太分得一筆錢，免得他將來死後，有人從中挑撥，發生任何的爭執。

一切事情，都布置得有頭有緒，立羣動身到無錫，臨別時立羣的父親，還不忍割捨。

路上也經過一些盤查，但是沒有從前那樣厲害。立羣到鄉裏會見鐵崖，鐵崖已經不能行動。整天躺在椅上，晚間也不敢上牀安眠，因爲一躺下就劇烈地咳嗽。

立羣和一些游擊隊的領袖見面，他們都是本地的鄉紳，他們忠心勇敢，但是知識方面，到底差一點。所有的計劃調度，都非鐵崖不行。

鐵崖病了一個多月，立羣替他執行許多工作。他爲人誠實能幹，見義勇爲，漸漸取得一般鄉下人的信仰，代替了鐵崖領袖的地位。

鐵崖的病勢，愈是沉重。起初身體雖然不能行動，不能在牀上躺睡，每餐還可以吃一碗稀飯，一碗乾飯，現在只能吃半碗稀飯，他最喜歡抽葉子菸，病後是他惟一的消遣，長期不斷地咳嗽，減少他享受的機會。只有在咳嗽的時候，迅速抽吸，不到半枝，就大咳特咳起來。

鐵崖的妻子，跑來跑去，不離左右地伺候他，興兒也常到屋裏來陪鐵崖，立羣來後，他非常喜歡立羣，立羣也喜歡他。

有一天晚上，他祖母忙着替鐵崖煎藥，醫生說這個藥當天晚上要服三次，她不敢睡覺，怕誤了時間，興兒要祖母陪他睡，祖母說沒有工夫，叫興兒一個人到隔壁屋子去睡。興兒說，他一個人太寂寞，不可以去同薛伯伯睡，立羣馬上要帶他去，他祖母也答應了。

從此以後，興兒常常和立羣一塊兒睡，白天立羣辦事，他也老在他旁邊，他們活像兩父子。

鐵崖起初在牀上不能睡覺，現在在椅子上也不能睡覺，最可恨的就是喉間的痰，老咳不出來，有時候一口痰要咳半點多鐘。他全身用力，臉紅筋脹，旁邊的人，恨不得替他努力，他還是咳不出來。

休息片刻，閉得難受，又用力去咳。好容易咳出來了，大家都替他高興，但是沒有多久，喉間又塞上第二塊。

他說像這樣活受罪，還不如早點死去，他妻子和立羣都安慰他，勸他好好吃藥，只要痰化了病就好了。死神逼近，鐵崖到有點不甘心死，他還在那兒支持奮鬥。他平常不喜歡吃藥，現在態度改變，老想吃藥，稍爲煎慢的點，他就問他的藥爲什麼還不來？

就是一位銅筋鐵骨的人，長期吃不好飯，睡不好覺，也要銷磨，何況鐵崖是老病之軀？但是他的精神還很好，有時候隊裏的人來探詢，他仍然願意見他們，和他們談話，鼓勵他們，指示他們工作進行的方針。他相信，中國不但抗日戰爭會勝利，中華民族對將來世界文化、國際局勢的發展，負有一重偉大的使命。

他再三叮囑，這一次大戰結束，非戰主義、國際和平的思想，又要抬頭，但是戰爭是人類不可免的，中華民族必須要時時刻刻準備戰爭，不要再上別人的當，提倡戰爭的民族，別人不敢欺負，也許到可以免戰，信仰和平的民族，旁的國家，一定要乘機而來，戰爭反而不可避免。

他希望以後中華民族，每一個人都成爲戰士。只有一羣戰士組織的國家，纔是獨立自由的國

家。

爲着預備戰爭，全國一切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的組織，都要軍隊化。他不贊成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但是他堅決主張，國內的人民，貧富應當均等，少數官僚資本家享樂，大部分民衆受苦，是不應當的，並且也絕對不能應付戰爭的局面。貧富均等的目的，並不是單爲個人舒服，乃是爲着每人生活平等，纔可以人盡其才，把全副精力，從事國家民族光榮的工作。

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權力。求生存的人，可以作奴隸，只有求權力的人，纔可以作英雄。前一種人，單談物質主義，後一種人纔有理想主義，只有理想主義，纔可以提高人類的尊嚴，他們可以驅遣物質，不受物質的驅遣。

工業發展，科學研究，是目前中國刻不容緩的工作。頑固守舊，要保持中國農業社會的文化工具，中華民族一定會受天然淘汰。然而採取西洋的工業科學，甚至於吸收融化西洋各部分的文化，並不一定要失掉中華民族的驕傲。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我們祖先遺傳下來偉大的血，隨便放在任何環境，採取任何形式，都會發榮滋長，開成異樹奇花。

立羣每次同鐵崖談話，回屋都詳細記載下來，預備將來參考他未完成的著作，寫出來作中華

民族運動的方案。

在端午節的前一晚，鐵崖吃完兩調羹稀飯，忽然痰湧上來，白眼翻起，心頭董董地跳。大家圍着叫喚他，他睜開眼睛一看，鬚髯要講話，聲音太小聽不見，立羣把朵耳靠到他的嘴唇，他好像說：「努力戰爭！」馬上心就停止跳躍。

一家人都失聲，游擊隊的人知道了，都詞聲大哭。安葬的那一天，游擊隊員三萬多人，肅靜地，悲哀地，看着一坏黃土，掩埋了我們民族的英雄。

他死後游擊隊的工作，由立羣領袖，雷厲風行地繼續進行。

有一天晚上，立羣同興兒一牀睡覺，立羣思慮許多事情，整夜都沒有睡着，興兒忽然醒來。

「薛伯伯！」

「興兒！」

「我剛纔作了一個夢。」

「夢見什麼？」

「夢見太陽從天上掉下來了！」

「是嗎」

「薛伯伯天明了沒有？」

「天已經在明了，你看，東方已經起了一道曙光！」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三日脫稿於昆明蓮花池畔